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 《帕斯卡的思想》

原著：布莱斯-帕斯卡

英译出版日期：1905年



关于想象的欺骗力量

关于正义、习俗和偏见

人类的弱点、动荡和缺陷

人与神的幸福

第二部分序言。

寻求真理的必要性

哲学家

关于默罕默德和中国的思考

犹太人

圣书的真实性。

预言

关于一般类型及其合法性

犹太律法是比喻性的

关于真正的宗教及其特点

基督宗教的优越性

原罪

基督教的永恒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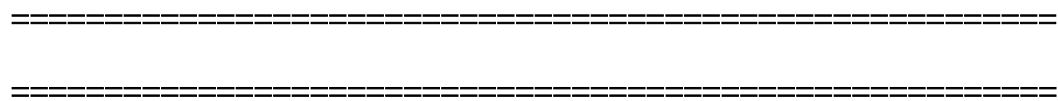
基督教的证据

耶稣基督神性的证据

耶稣基督的使命与伟大

耶稣的奥秘

真正的义人和真正的基督徒。





费朗。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的法律世家，家族中许多成员都曾担任过有利可图的要职。他的父亲艾蒂安-帕斯卡尔 (Etienne Pascal) 曾在诺曼底担任省行政长官，帕斯卡尔从 16 岁到 25 岁一直生活在诺曼底和巴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几乎完全由父亲教育。他八岁时母亲去世。艾蒂安-帕斯卡尔是一个虔诚而又严厉的人，但他决不喜欢或允许任何对宗教的过分推崇。

他想让儿子戴上面纱。但他有着那个时代常见的信仰和迷信，认为儿子的病是巫术造成的，于是请来了那个被认为是造成疾病的老妇人，用日出前采摘的草药和一只猫的死亡来消除疾病。这给他的儿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感想》中运用了一个巧妙的论点来证明，召唤魔鬼所创造的奇迹，从正确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奇迹。无论如何，这个反咒是不完整的，因为孩子虚弱的身体到最后仍然虚弱。

在智力方面，布莱斯-帕斯卡尔迅速成长为巨人般的身材和力量；他的天才主要表现在数学方面；15 岁时，他关于圆锥曲线的研究被认为值得在巴黎最有科学头脑的人面前阅读，在以后痛苦的岁月里，只有数学研究能够让他平静下来，并转移他对自己的注意力。他的实际阅读范围一直很窄，学术造诣也不深厚。1646 年，他的父亲在鲁昂摔断了大腿，受到了当地两位詹森主义思想流派成员的影响，这两位成员在他生病期间照顾了他，从那时起，这个家族就有了更严肃的宗教观点。杰奎琳从一开始就深受她所接

触到的更为严谨的观点的影响。由于被禁止进入修道院，她在家里过着与受戒修女一样简朴的生活，但在父亲去世后，她在哥哥勉强的同意下在皇家港戴上了面纱，并成为了这一严格规定下最严格的修女之一。

布莱斯-帕斯卡经历了双重皈依过程。当他的家庭第一次受到詹森教派的影响时，他如此认真地投入到神学研究中，以至于严重伤害了他虚弱的身体，并在他逝世的那年，他的父亲也去世了。

在那里，他的朋友罗阿纳兹公爵（Duc de Roannez）、梅雷骑士（Chevalier de Méré）和米顿先生（Miton）都是最知名、最时髦的人物。他父亲的去世让他拥有了一笔不菲的财富，他自由地使用这笔财富，一点也不恶毒，但也没有放弃社交的乐趣。有证据表明，有人曾建议他娶罗阿纳兹公爵的妹妹为妻，毫无疑问，他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写下了著名的《爱的激情论》（Discours sur les Passions de l'Amour）。然而，这仅仅导致了公爵和他妹妹的皈依，后者在一段时间内，前者在其一生中，仍然受到当时激起的宗教情绪的影响。

1654 年秋天，不知是在一次危险的事故中得到解脱，还是因为某种现在甚至无法猜测的隐秘原因，帕斯卡尔突然发生了第二次皈依，从此一去不复返。那一刻，帕斯卡尔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变得节俭、克己、绝对服从他的精神导师、无休止地施舍，

而不再是适度地、有节制地享受世俗的快乐，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皇家港的生活、争论和利益中，他不仅是一个新的皈依者，而且是一个社会的拥护者，他最亲爱的人甚至比他更充分地融入了这个社会。同年年底之前，他一度成为皇家港的独居者之一。

皇家香榭港熙笃会修道院距离巴黎约 18 英里。该修道院始建于十三世纪初，如果不是因为其最后几年的辉煌，就会被人淡忘。修道院的统治曾一度大为松懈，但后来经过了极为严格的改革。

雅克琳-阿尔诺德（Jaqueline Arnauld），年轻的女修道院院长，在宗教中被称为“安热莉克夫人”（La Mère Angélique）。被选为该修道院院长的神父是圣西兰修道院院长让-杜维尔吉耶-德-豪兰（Jean du Vergier de Hauranne），他是伊普尔主教科尼利厄斯-扬森（Cornelius Jansen）的密友。他们共同致力于圣奥古斯丁的研究；扬森倾注毕生精力的著作《奥古斯丁》就是在圣西兰的协助下策划的。从这部著作中引出的某些命题后来遭到了谴责，耶稣会士和詹森派两派之间的争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这些命题是否是异端邪说；第二，这些命题是否确实包含在詹森的著作中，或者是否可以从詹森的著作中合理地推导出来。这场争论持续了许多年，结果各不相同，在此无需赘述。

在皇家港改革之后，也就是在学会声誉达到顶峰的时候，无论受到怎样的攻击和危险，整个学会都由两所修道院组成：香榭皇家



港修道院和巴黎的一所附属女校。皇家香榭港作为一个精神中心，在三位伟大的院长——圣西朗先生、辛格林先生和萨西先生——的领导下，陆续有男男女女来到这里，他们没有发过修道誓言，但在一段时间内过着修道甚至是苦行僧的生活。女人们大多在修道院里有自己的房间，男人们则在附近为自己建造房间，或者共同使用属于修道院的农场拉格朗日（La Grange）。在这样一个严格的团体中，男女是完全分开的，这一点毋庸赘言；共同的礼拜、对同一位忏悔者的信任以及宗教观点的相似，是将整个团体联系在一起纽带。

当帕斯卡尔正式加入皇家港时，修道院及其附属机构亟需外界的援助。教皇颁布了谴责扬森的诏书，法国议会起草了一份尽可能减小其影响的公式，皇家港最终也接受了这份公式。但是，如果说皇家港派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失败的影响，并以高超的智慧表明被谴责的主张与他们所坚持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也不在扬森的书，那么他们的敌人则夸大了胜利。巴黎的一位忏悔者拒绝赦免一位教区居民，因为他家里住着一位扬森主义者，而且他还把孙女送到了皇家港的学校。安托万-阿尔诺德（Antoine Arnauld），人称大阿尔诺德（Le Grand Arnauld），安热莉克夫人的弟弟，他本人也面临着被索邦大学判刑的危险。在付印前，他向皇家港的独居者们宣读了这份声明，发现这样做是不行的，于是他转而向帕斯卡尔（当时在辛格林先生手下工作了一年）建议，让他这个用笔轻巧的年轻人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第二天，

帕斯卡尔就写出了《外省来信》的第一封，正确的标题应该是“一位外省朋友写给他的一封信”。在这些信中，帕斯卡尔形成了自己真正的风格，一举跻身法国伟大作家之列。这些信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他的对手的看法；这些信，再加上他亲眼目睹的上帝之手，一度拯救了皇家港。但是，“外省书信”的历史必须在别处读到，圣棘奇迹也必须在别处完整地读到。

“外省书信”正在出版过程中，但阿尔诺德先生却遭到了索邦大学的谴责。他的敌人说他被逐出教会了，但严格说来这并不属实；他有被逮捕的危险，所以躲了起来；皇家港的独身主义者几乎都被驱散了；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眼看就要关门了，忏悔者们即将被撤走，修女们也被送往其他修道院，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玛格丽特-佩里埃（Marguerite Perier），一个十岁的孩子，帕斯卡尔姐姐的女儿，是巴黎皇家港的学生之一，还没有被遣送回家。她因泪腺溃疡而受到修女们的精心照料，溃疡毁坏了鼻子的骨头，还造成了其他无需赘述的可怕后果。修女们把救世主的遗物，也就是他嘲讽王冠上的荆棘之一、托付给了修女们，在为它举行的仪式上，修女们特别瞻仰了它，而且似乎还把它放在灵位盒里，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轮到学生们时，女主人弗拉维亚修女突然心血来潮，说：“我的孩子，为你的眼睛祈祷吧！”她用灵位碰了碰溃疡处。孩子的病治好了，对社区的影响立竿见影。剩下的独居者没有被驱散，一些离开的人又回来了，忏悔者没有被撤走，学校也没有关闭，皇家港得到了喘息。

对帕斯卡尔来说，这个奇迹既是一个庄严的宗教事件，也是一个家庭事件；从那时起，他就把一只环绕着荆棘冠冕的眼睛和“Scio cui credidi”格言作为自己的标志，他记下了对这个奇迹的各种想法，以及在他看来，上帝通过这个奇迹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做出了有利于皇家港的判断，他还草拟了一份反对无神论者和不信教者的作品计划。在1657年春天和1658年春天之间的一年里，在他健康状况良好的那一年（如果这还能被称为健康状况良好的话），他指明了计划，并写下了他打算创作的最完备的段落。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里，他在纸屑上，或在已写好的文章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了他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构成了这部作品的主要部分，而这些想法往往是在他完全无法继续工作的时候产生的。其中许多是口述的，有些是写给朋友的，有些是写给在他生病期间一直照顾他的仆人的。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得不再次搬到巴黎，由他的姐姐佩里埃夫人悉心照料，最后他搬到了佩里埃夫人的家中，1662年8月9日，他在那里去世，享年39岁。

在他去世六年后，他的家人和朋友才得以考虑以何种形式将他未完成的作品奉献给世人。后来，皇家港有了喘息的机会，克莱门特九世建立了所谓的“教会和平”，人们认为是时候整理这些珍贵的碎片了。当时，人们还不太理解将作家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

世人的责任，罗阿纳兹公爵甚至建议按照帕斯卡尔的思路重写他的全部作品。大家都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编辑；因此，章节的编排和章节中的片段都是需要公平讨论的问题。但是，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更进一步，即使他们已经确定了文本，还必须经过不同神学家的进一步审查。最后，在 1670 年 1 月，《笔谈》作为一部小二开本出版，有佩里埃家族的序言，卷中未提及皇家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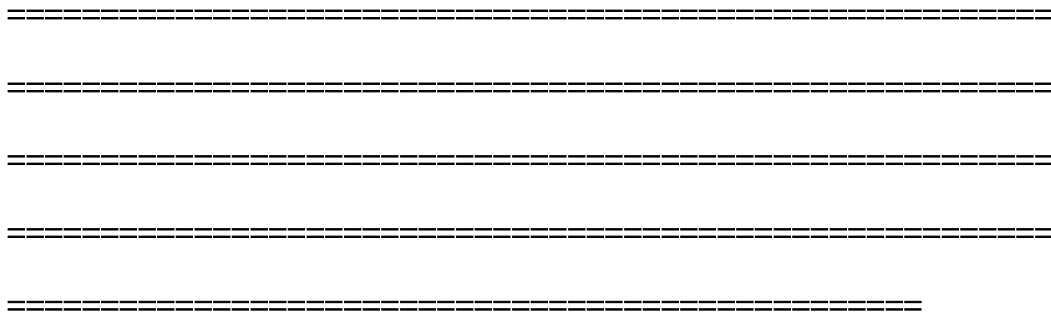
关于这一版本和其他版本的详细介绍，读者可参阅莫利尼耶先生版本的序言（巴黎，1877-1879 年）以及福格尔先生版本的序言（巴黎，1844 年）。

1842 年，维克多-库桑（Victor Cousin）先生首先提请人们注意帕斯卡尔新版本的必要性。他指出，帕斯卡尔的文本被随意删减，而他邀请普罗斯珀-福热（Prosper Faugère）先生首先承担了这项工作。哈弗特先生在采用他的文本时偏离了他的编排，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旧编者的编排，并附有出色的评注和注释；1866 年巴黎第 2 版出版。莫利尼耶先生再次逐字逐句地查阅了各手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福格尔先生的编排，但仍以自己的技巧和判断力为指导。必须始终牢记的是，每个编辑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确定作者没有安排的片段的位置。但只要编辑不是为了改而改，而是忠实地秉承前人的精神，那么在编排最终确定之前，每一位新来的编辑都有很大的优势。莫利尼耶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编辑，在他的编排中，帕斯卡尔的文本即使不是完全固定，也似

乎是主要固定的；因此，我们第一次不仅有了帕斯卡尔的“思想”，而且有了他设计呈现给读者的大致编排。

英文译者的职责很明确，他的责任仅限于决定遵循哪个文本，他无权为自己制定一个文本。因此，在本版中，除了两处之外，莫利尼耶先生的文本和编排都得到了严格遵守。关于其中一处，莫利尼埃先生自己在他的著作中采用了不同的读法。

帕斯卡尔对《圣经》的引用当然来自《武加大译本》，但很多时候确实是凭记忆，而且是不正确的，而他往往只提供了他所段落的内容。因此，没有一个版本的《圣经》被完全采用，而是采用了授权版本和杜埃或兰斯版本，因为每一个版本都最接近帕斯卡尔所引用的内容。



帕斯卡尔的信仰宣誓

1654 格雷斯年

11 月 23 日，星期一，教皇圣克莱门特日

忘记世界，忘记上帝之外的一切。

只有在所教导的方式中才能找到他

在福音书中。

人类灵魂的伟大

公义的天父啊，世人还不认识你、

但我已认识你。

喜悦、喜悦、喜悦，喜极而泣。

让我永远不与你分离。

这就是永生：使他们认识你

唯一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

=====

=====

=====

一般介绍。

让他们在抨击宗教之前，至少了解一下他们所抨击的宗教是什么。如果这个宗教声称能够清楚地看到上帝，并且公开、毫无遮掩地拥有上帝，那么说我们在世界上看不到任何东西能够如此清楚地显示上帝，这就是对它的抨击。相反，它肯定了人处于黑暗之中，与上帝疏远，上帝隐藏了自己，不为他们所知，上帝在《圣经》中给自己起的名字就是“自隐之神”（Deus absconditus）；如果《圣经》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确定这两点，即上帝在教会中设置了明显的标记，使那些真诚寻求他的人能够认出他来，但他又将这些标记隐藏起来，只有那些全心全意寻求他的人才能察觉到他；那么，当他们声称忽视对真理的探索，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向他们揭示真理时，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他们所处的蒙昧状态，也正是他们指责教会的原因，却恰恰确立了教会所坚持的一个观点，而不影响另一个观点，非但没有破坏，反而确立了教会的教义。

为了反对这一点，他们应该说，他们已经竭尽全力四处寻找，甚

至在教会为指导他们而提出的建议中也寻找过，但毫无结果。如果他们这样说，他们的确是在攻击教会的一项主张。但我希望在此说明，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这样说，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我们很清楚这种脾气的人是怎么做的。他们认为自己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他们读了几个小时的经书、与一些传教士讨论了信仰的真理。但我要告诉他们，我经常说过，这种粗心大意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的轻微利益，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它；而是关系到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灵魂的不朽对我们如此重要，对我们的触动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我们对它的真相漫不经心，我们就会失去所有的感觉。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思一念，都必须根据我们所希望的永恒祝福的有无而采取不同的行动，以至于我们不可能理智地、有判断力地迈出任何一步，除非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和目标。

因此，我们的首要兴趣和首要职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启发，我们的整个行为都取决于此。因此，在未信者中，我将那些试图竭尽全力获得教导的人，与不愿意辛苦、不假思索地生活的人区分开来。

我只能对所有真诚地为自己的怀疑感到悲哀的人表示同情，他们把怀疑看作是最糟糕的罪恶，他们不遗余力地想要摆脱怀疑，并



在这一努力中找到了自己最主要、最严肃的信仰告白。

但是，对于那些终其一生都不去思考人生终极目标的人，对于那些仅仅因为自己内心找不到信念之光，就忽略了从其他地方寻找信念之光，忽略了彻底研究有关观点是属于那些被大众简单地轻信的观点，还是属于那些虽然本身晦涩难懂，但却有着坚实而坚不可摧的基础的观点的人，我要说，我对他们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对关系到他们自己、他们的永恒和他们的全部的事情的忽视，让我愤怒而不是同情；它让我惊讶和恐惧，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畸形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对精神奉献的虔诚。我的意思恰恰相反，这种情感应该源于人类利益和自爱的原则。

我们不需要有多高的境界就能明白，这里（此世）没有真正的、可靠的满足，我们所有的快乐都是虚无的，我们的罪恶是无穷的，最后，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我们，它必然会在几年之内把我们置于可怕的选择之中，要么永远毁灭、永远悲惨，要么永远幸福。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无论我们如何勇敢面对，那都是等待着世界上最美好生活的结局。让我们反思这一点，然后说，除了对另一种生活的希望之外，今生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只是在接近永恒的过程中才感到幸福；就像对永恒有十足把握的人不会再有悲伤一样，没有一丝永恒之光的人也不会有幸福。

因此，怀疑而不去寻求的人是完全不幸的，也是（对自己）完全不公平的。如果他同时又很轻松和满足，自称如此，事实上还以此为荣；如果正是这种怀疑的状况构成了他的快乐和自夸的主题，我就没有任何词语来形容如此奢侈的人了。这种感觉从何而来？除了无望的苦难，我们还能有什么快乐可言？我们有什么理由夸耀自己身处无法穿透的黑暗之中？一个有理智的人怎么会想到下面这样的论点呢？

“我不知道是谁派我来到这个世界，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更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我对每件事都非常无知；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的感官是什么，更不知道我的灵魂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我的那一部分在想我所说的话，它反映了一切，也反映了它自己，但它对自己和对周围的一切一样无知。我看到宇宙中那些可怕的空间将我紧紧包围，我发现自己被固定在这广阔无垠的一角，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定格在这里。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生命的这一瞬间被分配到了这一点，而不是在我之前或之后的整个永恒中的另一点。我看到的只是四面八方的无穷无尽，它们像原子一样将我包围，像影子一样只存在一瞬间就不再回来。我只知道我很快就会死去，但我最不知道的是我无法避免的死亡。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我只知道，

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我要么会永远坠入虚无，要么会落入被冒犯的上帝之手，却不知道这两种情况中哪一种会永远成为我的命运。这就是我的状态，充满了软弱和不确定性；由此我得出结论，我应该终其一生，不去寻找我的命运。也许我可以在疑惑中找到一线曙光，但我不会费心费力，也不会迈开脚步去寻找它；在蔑视了那些为此烦恼的人之后，我将毫无预见、毫无畏惧地去试探这一重大事件，让自己在不确定未来状况永恒性的情况下，轻轻地走向死亡。”

谁会希望自己的朋友是这样一个人；谁会在生意上选择他而不是别人的建议；谁会在悲伤时向他求助？在生活中，我们又能把他派上什么用场呢？

事实上，宗教的光荣就在于它的敌人是如此无理的人，他们的反对对宗教的危害如此之小，反而有助于确立宗教的真理。因为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为了确立这两点，即自然的败坏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现在我认为，如果这些人不能用他们道德的圣洁来证明（基督）救赎的真理，他们至少可以用如此不自然的情感来证明天性的堕落，这一点令人钦佩。

对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他的处境更重要，没有什么比永恒更可怕；因此，有些人对失去自己的存在无动于衷是不正常的。在其他方面，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害怕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们预

见到它们，他们感受到它们；正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失去职位或因为想象中对他荣誉的侮辱而在愤怒和绝望中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而正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不安，没有情绪，知道他必须在死亡中失去一切。在同一个人的心中，对最卑微的事情如此敏感，对最伟大的事情又如此麻木不仁，这真是一件畸形的事情。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魔力，一种超自然的昏睡，其原因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人的本性必须经历一场奇特的革命，然后才能为自己处于一种似乎不可思议的境界而感到荣耀。然而，经验告诉我，上文所述的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些在（宗教信仰）这件事上背离信仰、甚至主张要摆脱宗教信仰而获得“自由”的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那就太令人吃惊了。他们说，好社会的礼仪就在于这种大胆（的背离宗教信仰）。他们（把脱离宗教信仰）称之为摆脱枷锁，他们试图模仿这种（脱离宗教信仰的）行为。然而，要让他们相信，他们这样寻求“自尊”是多么自欺欺人，并不难。即使是那些有明智判断力的世人也不是这样，他们知道世俗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表明自己是可敬的、忠诚的、有正确判断力的，能够为朋友提供有用的服务；因为人的本性只喜欢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现在，听到一个人说他终于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枷锁”，他不相信有上帝在监视他的行为，他认为自己是自己行为的唯一

主人，只对自己负责，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他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从此对他充满信心，并在生活的每一个需要中都向他寻求安慰、忠告和帮助吗？当他们宣称他们认为我们的灵魂不过是一阵风或一缕烟，不，当他们用骄傲满足的口吻这样告诉我们时，他们以为是在取悦我们吗？这难道是一件值得高兴地断言的事情，而不是作为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而悲哀地说出来吗？

如果他们（那些试图脱离宗教信仰的人）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如此大的错误，如此违背良知，如此与可敬的行为背道而驰，如此在各方面都与他们所追求的良好教养相去甚远，以至于他们宁愿选择挽回，也不愿败坏那些可能有追随他们倾向的人。事实上，如果他们不得不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宗教产生怀疑的原因，他们就会说一些如此软弱无力、卑鄙无耻的话，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曾经有人高兴地对这样的（试图想要脱离宗教信仰的）人说：“如果你继续这样说下去，你真的会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说这话的人是对的，因为谁会不为自己的（没有来生的）观点感到恐惧，因为他的同伙中会有这样卑鄙的人！

因此，那些只是假装有这些观点的人，将是非常不幸的。如果他们在内心深处为自己缺乏光明而烦恼，那就让他们不要掩饰：公开并不会带来羞耻；唯一的羞耻就是无耻。没有什么比不明白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的不幸更能暴露心灵的软弱，没有什么比不渴望永恒应许的真理更能确定心灵的邪恶，没有什么比与上帝对抗更

懦弱。因此，让他们把这些不道德的行为留给那些真正有能力这样做的人吧；让他们即使不能成为基督徒，至少也要成为有尊严的人；最后，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两类人可以被称为通情达理的人：一类人全心全意侍奉上帝，因为他们认识上帝；另一类人全心全意寻求上帝，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

至于那些活着却不认识他、不寻求他的人，他们认为自己不值得别人照顾，所以他们需要他们所鄙视的宗教的全部仁慈，才不至于使人们如此彻底地鄙视他们，以至于把他们抛弃在他们的疯狂之中。但是，既然这个宗教要求我们在他们今生的时候，把他们看成是能够得到照亮的恩典的人，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更充满信心，而我们却可能陷入他们现在的盲目，我们应该为他们做我们希望他们为我们做的事，如果我们在他们的位置上；请他们可怜可怜自己，至少前进几步，如果他们有可能找到光明的话。让他们花上几个小时来阅读这些文字吧，否则他们会无益于阅读：无论他们对阅读有多么厌恶，他们或许都会有所收获；至少他们不会是巨大的失败者。但是，如果有人带着完全的诚意和寻求真理的真正愿望来完成这项任务，我并不对他们的满意度感到绝望，也不对他们通过我在这里收集并按以下顺序列出的证据而对如此神圣的宗教深信不疑感到绝望。

在开始论述基督教宗教的证据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说明，在一个对他们如此重要、对他们触动如此之大的问题上，那些对寻求真

理无动于衷的人是不公平的。

在他们所有的错误中，这无疑是最能证明他们是愚昧和盲目的错误，也是最容易被第一眼的常识和我们的自然感觉所迷惑的错误。

毋庸置疑，今生只是一瞬间，而死亡的状态是永恒的，无论其性质如何，因此，我们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必须根据永恒的状态而采取不同的路线，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带着理智和判断力迈出任何一步，除非考虑到我们的目的和目标。

没有比这更清楚的了，因此，根据所有的理性原则，如果人们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就是最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可以对那些在生活中不考虑人生最终目标的人做出判断，他们任由自己的欲望和享乐左右，不加思索，也不感到不安，仿佛只要把注意力从永恒转移开，就能毁灭永恒，他们只考虑如何让自己暂时快乐。

然而，这种永恒是存在的；死亡这扇永恒之门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这无疑会使他们陷入一种可怕的困境，即在永恒中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悲惨无比，却不知道这两种永恒中的哪一种是为他们准备的。

这种怀疑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他们面临着永世痛苦的危险，于是，

他们好像这件事不值得费心似的，不屑于去研究这（永恒命运）究竟是一般人过于轻信的观点之一，还是那些本身模糊不清、但却有着坚实而隐蔽的基础的观点之一。因此，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是真是假，也不知道证据是强是弱。他们的眼前就有这些证据，但他们拒绝正视它们；在这种无知中，他们选择做一切会使他们陷入这种不幸（如果存在的话）的事情，等待死亡来验证它，同时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完全满意，公开承认甚至夸耀它。我们认真思考这件事的重要性，能不对如此奢侈的行为感到反感吗？

这种无知的安逸是一种畸形的东西，应该让生活在这种安逸中的人认识到这种安逸的奢侈和愚蠢，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愚蠢，使他们感到困惑。当人们选择无知地生活而不寻求启迪时，他们就是这样推理的。他们说：“我不知道。”

因此，怀疑是一种不幸，而在怀疑时寻求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责任。因此，怀疑而不寻求的人既是不幸的，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说他同时也是个欢愉者和妄自尊大者，那我就无法用任何词语来形容一个如此奢侈的人了。

因此，让我们欢欣鼓舞吧；我不知道结论是什么，因为它还不确定，到时我们将看到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个垂死之人敢于在软弱和痛苦中面对全能和永恒的上帝，这难



道就是勇气吗？

如果我处于这种境地，我会很高兴有人会同情我的愚蠢，并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好心地解救我！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已经从自然中堕落，以至于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颗种子在萌发。

一个被关在地牢里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否已经注定，他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了解自己的命运，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并且这一个小时足以让他撤销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不利用这一个小时来了解自己的命运，而是用来打球，那么他的行为就违背了自然规律。

因此，人类（沉浸在罪恶中的行为）违背了自然。这是为了加重上帝之手的重量。

因此，并非只有寻求他的人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而且，那些不寻求他的人的盲目性，（他们所将要受到的终极审判和惩罚）也更证明了上帝的公义。

我们遮住眼睛，不让自己看到悬崖，然后漫不经心地跑向悬崖。

在我们与地狱或天堂之间，只有（此世的）生命，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

如果说生活中不寻求了解自己是什么是一种超自然的盲目，那么在信仰上帝的同时却生活在病态中就是一种可怕的盲目。

人对琐事的敏感和对大事的麻木是一种奇怪的颠倒。

这表明我们对他们无话可说，不是我们鄙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常识：上帝必须触摸他们（才能使他们幡然醒悟）。

我们必须同情双方，但对其中一方（那些真诚地怀疑、但愿意殚精竭虑地寻求的人），我们必须感到因温柔而产生的同情，而对另一方（那些内心顽梗、不愿意思考永生、沉浸在此生罪恶之中的人），我们必须感到因蔑视而产生的同情。

我们确实必须信奉（罪恶的）人类鄙视的宗教（基督教），这样我们才不会鄙视（罪恶的）人类。

这种人（那些内心顽梗、刻意反对基督教信仰、沉浸在自我的骄傲之中的人）是院士和学者，是我所知道的最糟糕的人。

我并不是通过制度，而是通过人的内心世界来理解这一点的。

责备米顿，是指当上帝责备他时，他不会感到烦恼。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那我们就应该悲伤地说出来。

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但我们却只忽略了这一点：

如果一个人确信（关于上帝救赎的）这个消息是假的，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即便如此，他也不应该感到高兴，而应该感到沮丧。

假设一个继承人发现了他房子的产权证。他会不会说：“也许是伪造的？”而忽略了认真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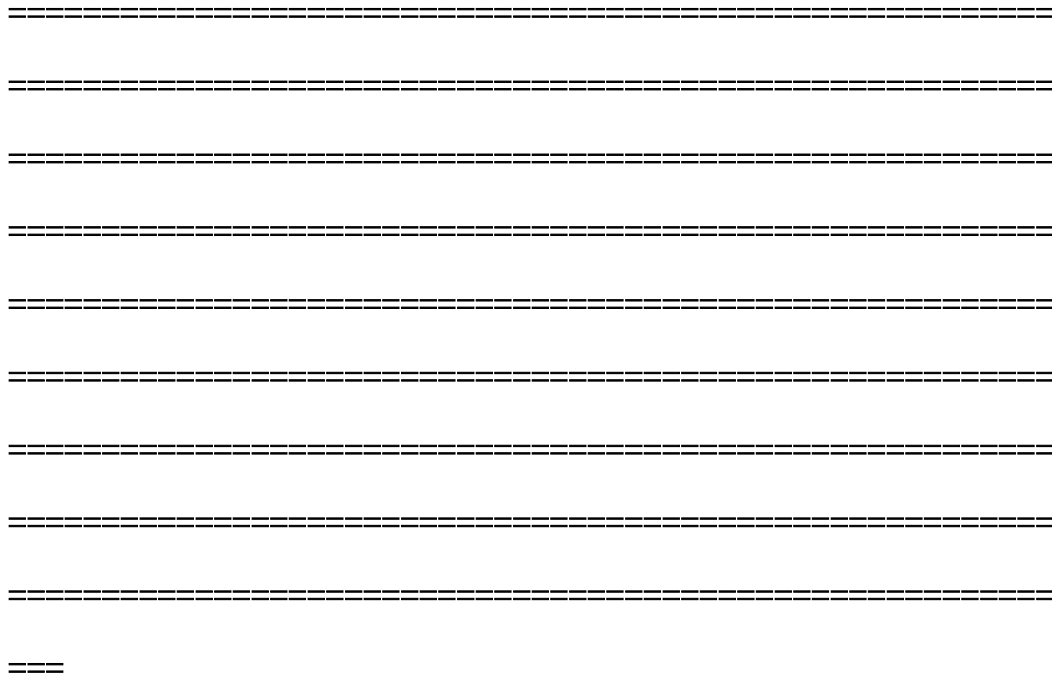
我们不能说这是理性的标志。

麻木不仁，轻视有趣的事物，对我们最应当感兴趣的事情麻木不仁。

那么，如果不是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又能从所有这些模糊之处得出什么结论呢？

没有神的人的悲哀。

大自然是天然腐朽的。



第一部分序言。

谈谈对那些（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看法。

他没有明确的体系，试图通过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来逃避困难；他追求时髦。

他那愚蠢的自我描述计划（而且这不是随口说说，也不是违背他的格言，因为每个人都可能犯错），是根据他的格言本身，根据

他的主要和基本的设计。因为出于偶然和软弱而说蠢话是一种普通的恶行，但有目的地说蠢话则是无法忍受的；而说这种故意的蠢话，应当受到清晰的指责。

-----

蒙田——蒙田的缺点很多。猥亵的表达。无论德-古奈小姐怎么说，这都是不好的。他信口开河，目空一切；他无知无识，妄自尊大。他对自杀和死亡的看法。他对救赎漫不经心，没有恐惧，没有忏悔。既然他的书不是出于宗教目的而写的，他就没有义务谈论宗教；而他本应总是有义务不让人们背离宗教。我们可以原谅他在某些生活问题上有些松懈和放荡的观点，但不能原谅他在死亡问题上彻底异教化的观点，因为一个人如果不希望至少死得像个基督徒，就必须完全放弃虔诚。在他的整本书中，他期待的只是一种软弱而懒散的死亡。

蒙田身上有什么优点，只能说是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我指的是他身上的恶。

如果有人告诉他，他太啰嗦、太自负了，他的道德观可能马上就会得到纠正。

不是在蒙田身上，而是在我自己身上，我发现了我在他身上看到

的一切。

不要说我说的没有新意，我对事情的处理就是新意。在打网球时，两个人打同一个球，但其中一个人打得更好。

可以说，我的话以前也被用过。如果相同的思想在不同的安排下不会形成不同的话语，那么相同的话语在不同的安排下也不会形成不同的思想。

人的比例的失调。

是我们的直觉知识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

如果不是这样，人就没有真理；如果是这样，人就有很大的理由感到屈辱，因为他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贬低自己。既然没有这样的知识，人就无法生存，我希望在对自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之前，他能认真地、从容地思考自然，他也能审视自己，知道自己的比例是多少。那么，就让人在大自然的完整和崇高的威严中思考大自然的整个领域，把他的目光从围着他转的低矮物体上移开；让他观察那像一盏永恒的灯一样照亮宇宙的灿烂光芒，让地球在他看来与太阳所描述的巨大圆圈相比只是一个点，让他惊奇地看到，即使这个巨大的圆圈本身与在苍穹中旋转的星星所描述的圆圈相比也只是一个细小的点。如果我们的视线停留在这里，

让想象力越过这里，它将很快耗尽思考的力量，而不是自然赋予思考空间的力量。整个可见的世界在大自然宽广的胸怀中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任何想法都无法接近它。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构想扩展到所有可以想象的空间之外，但与事物的真实相比，我们的构想只能产生原子。它是一个无限的球体，中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不在。总之，想象力在这一思想中迷失了自我，这是上帝万能力量的最大感官标志。

然后，回到自身，让人将自己的存在与万物相比较；从他所处的小地牢（我指的是宇宙）开始，让他学会为大地、王国、城市和他自己确定真正的价值。

人在无限中是什么？为了向他展示另一个同样惊人的奇迹，让他看看他所知道的最微妙的东西。让他拿一只蠕虫，在它微小的身体里，他看到了更微小的部分；肢体和关节，肢体里的血管，血管里的血液，血液里的湿气，湿气里的水滴，水滴里的水蒸气；让他再把这些最后的部分分开，用尽他的思考力；让他到达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点，他也许会认为这里是自然界中最微小的地方。然后，我会在他面前打开一个新的深渊。我要为他描绘的不仅是可见的宇宙，而且是他在这个缩小的原子中能够想象到的大自然的一切。让他在其中看到无穷无尽的宇宙，每个宇宙都有苍穹、行星、地球，其比例与可见世界相同；每个地球上都有动物，最后还有蠕虫，他将在其中看到第一个宇宙中的一切，

并在其他宇宙中发现同样的一切，没有尽头，没有停止；让他迷失在奇迹之中吧，这些奇迹的微小和其他奇迹的巨大同样令人惊叹；因为谁会不惊奇地看到，我们的身体以前在宇宙中是不可感知的，它本身在整个宇宙的怀抱中也是不可感知的，而现在，就我们无法达到的虚无而言，它是一个巨人，一个世界，一个整体。

凡是这样审视自己的人，一想到自己在自然赋予他的物质存在中，在无限和虚无这两个深渊之间，就会感到恐惧，一看到这些奇迹就会颤抖；我想，当他的好奇心变成惊奇时，他会更愿意静静地思考，而不是妄自探究。

毕竟，人的本质是什么？对于无限而言，人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人是整体；人是虚无与整体之间的中间物；人与任何一个极端的理解都相去甚远。事物的终结和它们的起点被无情地隐藏在坚不可摧的秘密之中，他同样无法看到自己从何而来的虚无，也无法看到自己被吞噬的无限。

那么，他该怎么办呢？他只能在永远无法知道事物的起点或终点的绝望中，略微辨别事物的中间部分？万物从无到有，趋向无限。谁能追随它们奇妙的轨迹？这些奇迹的创造者能理解它们，除了他（上帝），没有人能理解它们。

在自然界的这两个无限中，无限大和无限小，人类更容易想到大。



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些无限性，人们轻率地投身于对自然的研究，好像这些无限性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比例关系。

奇怪的是，他们希望了解万物的起源，进而达到对整体的认识，他们的推测和他们的目标一样无限。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推测，如果没有像他们的目标一样无限的能力，就不可能形成这样的设计。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我们就会明白，大自然在万物上刻下了自己和作者的形象，它们几乎都是大自然双重无限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科学在研究范围上都是无限的，因为没有人会怀疑，比如几何学，就有无限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们在前提的数量和精确性上也是无限的，因为很明显，那些最终提出的前提并不是自立的，而是以其他前提为基础的，而有了其他前提的支持，这些前提也就不具有终极性了。

但我们对理性作了一些表面上的定论，就像对物质事物，我们称其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点，超过这个点，我们的感官就无法再感知任何事物，尽管就其本质而言，它也是无限可分的。

在这两种科学无限性中，“伟大”对感官来说是最显而易见的，因此有一些人自诩拥有普世知识。

但是，在没有证明和认识的情况下，简单地谈论它只是一件小事，除此之外，还不可能进行更多的思考；因为无穷无尽的事物是如此隐蔽，以至于我们用语言或思想所能表达的不过是它们无形的痕迹。因此，一些（探究这方面的、却不信神的）书的标题是多么愚蠢、虚妄和无知，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无穷小”就不那么明显了。哲学家们经常断言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点，但就在这一点上，他们却都磕磕绊绊。因此，才有了《创世的起源哲学》、《哲学原理》之类的常见书名，这些书名虽然在表面上并不耀眼，但在事实上却与上述情况一样冒昧。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们更容易到达事物的中心，而不是其周围。世界上看得见的一切都明显地超越了我们，但由于我们超越了微小的事物，所以我们认为自己更有能力拥有它们。然而，我们达到“无”的能力并不比达到“全”的能力大。两者都需要无限的能力，在我看来，谁能理解存在的终极原理，谁就能获得无限的知识。一个依赖于另一个，一个导致另一个。极致因距离而相遇，又因距离而重合，在上帝那里找到彼此，也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彼此。

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极限吧；我们是某些东西，但我们不是全部。我们的存在掩盖了我们对源于虚无的第一原理的认识，而存在的琐碎渺小又掩盖了我们对无限的憧憬！

在可理解事物的秩序中，我们的智慧所处的位置，就像我们的身体在广袤的自然界中所处的位置一样。

在各方面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是我们所有弱点的共性。

我们的感官无法感知任何极端。过多的噪音会使我们失聪，过强的光线会使我们失明，过远或过近同样会干扰我们的视线，冗长或简短同样会使我们的话语模糊不清，过多的真理会使我们的头脑失去理智。

在音乐中，过多的和声令人不快，过多的好处令人烦恼。我们既感觉不到酷热，也感觉不到严寒。过剩的品质对我们有害，但感官并不明显，我们在它们面前没有感觉，而是被动的。年轻和年老的虚弱同样会阻碍心智，过多和过少的教导也是如此。

总之，所有的极端对我们来说都好像不是极端，而我们对它们却无感：它们逃过了我们，或者我们逃过了它们。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状态；这就是使我们既不能确定知识，也不能绝对无知的原因。我们在茫茫大海上航行，永远不确定，永远漂泊，从一个目标匆匆驶向另一个目标。如果我们想紧紧抓住任何一点，它就会摇摆不定，让我们失望；如果我们紧紧追随，它就会躲开我们的手掌，

飞离我们，永远消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我们永远抓住。

这是我们的自然状态，但却总是与我们的倾向背道而驰；我们渴望找到一个稳固的地方，一个最终的固定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建造一座高塔，抵达无限。然而，我们的整个根基崩溃了，大地向深渊敞开。

因此，我们不能寻求确定性或稳定性。我们的理智总是被不断变化的表演所欺骗，没有什么能将有限固定在两个无限之间，而这两个无限既包围着有限，又远离有限。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大自然的安排下安息。我们的命运总是离两个极端都很遥远，因此，一个人对宇宙的了解多一点并不重要。如果他拥有这些知识，他的起点就会更高一点。他总是离终点无限遥远，而我们生命的持续时间与永恒也是无限遥远的，哪怕多持续十年。

就这些无限而言，所有有限都是平等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想象力停留在一个无限上，而不是停留在另一个无限上。

我们只能将自己与有限的事物进行比较，这让我们很烦恼。

如果人类从研究自己开始，就会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为力。部分怎么能了解整体呢？不过，他也许会渴望至少了解与他有相应关系的部分。但是，世界上的各个部分是如此相互联系、相互关联，以至于我认为不可能只了解一个而不了解另一个，也不可能只了解一个而不了解整体。

例如，人与他所知道的一切相关。他需要居住的地方，需要存在的时间，需要运动才能生存；他需要构成元素、温暖和食物来滋养他，需要空气来呼吸。他看到光，他感觉到身体，他与万物结盟。

因此，要了解人，就必须了解人是如何需要空气来呼吸的，而要了解空气，就必须了解空气与人的生命是如何相关的，等等。

火焰离不开空气，因此，要了解其中一个，就必须了解另一个。

所有存在的事物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既是依存又是支持，既是媒介又是直接的，所有事物都被一种虽然难以察觉但却自然的纽带维系在一起，这种纽带将最遥远和最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我认为，不可能只了解部分而不了解整体，也不可能只了解整体而不详细了解部分。我认为不可能只知道一个而不纯粹地、绝对地知道所有其他的。

事物本身的永恒或上帝的永恒也一定会让我们对短暂时间感到困惑。大自然的固定不变与我们的不断变化相比，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

我们之所以无法认识事物，是因为它们在本质上是简单的，而我们是由灵魂和肉体这两种不同的性质组成的。因为我们的理性部分不可能不是精神的；如果有人说我们只是物质的，那就更把我们排除在对事物的认识之外了，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悖论。

我们不能肯定物质能够认识自己，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应该如何认识自己。

如果我们是由精神和物质组成的，我们就不可能完全知道什么是简单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因为，既然我们的存在是精神的一部分，我们又怎么能清楚地认识物质呢？既然我们有一个身体，它使我们沉重，把我们拖到地上，我们又怎么能清楚地认识精神物质呢？

此外，与我们双重而复杂的本性相比，事物的简单性才是我们无能为力的根本原因。否认人是由灵魂和肉体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既荒谬又不虔诚。这使我们无法认识万物；因为如果否认这种复杂性，并断言我们完全是物质的，那么很明显，物质是无法认识物质的。没有比这更不可能的了。

那么，让我们设想一下，这种精神与泥土的混合物会使我们失去平衡。

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混淆了不同的观念，用精神的语言谈论物质的东西，用物质的语言谈论精神的东西。因为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身体有坠落趋势，它们会寻找自己的中心，它们会逃避毁灭，它们害怕空虚，它们有倾向、同情、反感；而所有这些都是精神品质。同样，在谈到精神时，他们把精神想象成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这些品质只属于物质。

我们不是简单地接受这些事物的概念，而是用我们自己的特质给它们着色，用我们复杂的存在给我们所思考的所有简单事物打上烙印。当我们宣称万物由精神和物质组成时，谁不会认为我们真正理解了这种组合呢？然而，这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一件事。人对自己来说是自然界中最奇妙的物体，因为他无法想象物质是什么，更无法想象心灵是什么，更无法想象物质的躯体如何与心灵结合在一起。

这是他所有困难中的最大困难，但这正是他的存在：这些就是导致人类完全无法认识自然的部分原因。因为自然具有双重无限性，而人是有限的、短暂的。自然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而人是短

暂的，必死的。万物每时每刻都在衰败和变化，他看到的只是它们的流逝，它们有开始也有结束，他无法想象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开始与结束）。它们是简单的，他（人）由两种不同的性质组成。总之，为了完成对我们软弱性的证明，我将以这两方面的思考作为结束。

人的本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方面是根据其目的，那么它就是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另一个方面是根据流行的观点，就像我们判断一匹马或一条狗的本性一样，流行的观点认为它有速度的力量，等 *animus arcendi*，那么人就是卑微的、卑鄙的。就是这两种方法让我们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判断，并在哲学家之间引起了如此大的争论。一个人否认另一个人的假设；一个人说，他不是为这样的目的而生的，因为他的所有行为都与之相悖；另一个人说，当他做出卑劣的行为时，他就无法获得他的目的。

本能和经验这两样东西指导着人的整个本性。

当我们在人身上演奏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普通的器官上演奏。人的确是器官，但却是奇妙的、多变的、各式各样的，管子也不是按顺序排列的。那些只懂得在普通风琴上演奏的人，在这些风琴上演奏不出和声。我们应该知道大自然将我们置于中心，如果我们改变天平的一边，就会改变另一边。



这让我相信，在我们的大脑中存在着一种机制，经过调整后，触动一个人的同时也触动了相反的弹簧。

天气和我的心情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的内心有阴晴圆缺，我的事情是好是坏与此无关。我有时会与我的运气作斗争，战胜它的荣耀使我愉快，而我有时却在好运中感到疲惫。

将任何事物提交给第二个人评判时，我们提交的方式很难不影响他的判断。如果我们说：“我觉得它很美，但我觉得它很晦涩”，或者类似的话，我们要么把想象力引向这种观点，要么刺激它形成相反的观点。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说，这样对方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也就是说，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我们造成的其他情况来判断。我们至少不会添加任何自己的东西，只是沉默会产生一种效果，根据对方倾向于给予沉默的转折和解释，或者根据他可能从手势或面容，或者从语气中猜测出来的效果；要使判断力不偏离其自然的位置是如此困难，或者说，要使判断力坚定而稳定是如此罕见！

这位世界的主宰者（人）的精神并不是那么独立，而是容易被他周围的第一道干扰所困扰。不需要大炮的轰鸣声来打断他的思路，只需要风向标或滑轮的吱呀声。如果此刻他语无伦次地争论，一只苍蝇在他耳边嗡嗡作响，不要感到惊讶，这足以使他无法做出

正确的判断。如果你想让他得出真理，那就赶走那个束缚他理智的生物，苍蝇的力量会赢得战斗，阻碍我们的灵魂行动，吞噬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太年轻时，我们的判断力会出错，同样，当我们太老时，我们的判断力也会出错。

如果我们在任何事情上考虑得不够或太多，我们就会变得固执和痴迷。

作品一离开他的手，他就会对作品产生偏见，而他的调查拖延太久，就无法恢复作品的精神。

从太近或太远的地方看图片也是如此；只有一个精确的点可以观察图片，其他所有的点都太近或太远、太高或太低。透视决定了绘画艺术中的精确点。但在真理或道德中，谁来决定这一点呢？

当我想到我生命的短暂，被前后的永恒吞没，我所填满的、甚至能看到的狭小空间，被无限广袤的空间吞没，而我对这些空间一无所知，这些空间也对我一无所知，我感到恐惧，不知道我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因为没有理由为什么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或者是现在而不是那时。是谁让我来到这里？是谁的命令和设计让我来到这个地方和这个时间？

过于自由是不好的。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也不好。

有多少王国对我们一无所知！

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寂静令我心惊。

没有什么比看到人们对自己的软弱并不感到惊讶更让我吃惊的了。他们严肃认真地行事，每个人都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因为事实上遵循这种生活方式是好的、而仅仅因为这是一种习惯，而是好像每个人都知道理智和正义在哪里。他们发现自己总是被蒙蔽，而且总是以一种可笑的谦虚态度认为错在自己，而不是错在大家都自称懂得的艺术。

但是世界上有这么多这样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怀疑论的荣耀而怀疑论（这说明人完全有能力发表最奢侈的观点），而是因为他相信他的软弱不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相反，认为他的智慧是天生的。

精神有多有少。不给他精神，他就找不到真理；给他太多精神，也是一样。

机遇给予思想，机遇也带走思想；没有任何技术可以保持或获得

思想。

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它写下来。但我写下的却是：它逃过了我的手掌心。

在写下我的想法时，我时不时会忘记它，但这提醒了我的弱点，我总是忘记它。这和我遗忘的思想一样能给我启发，因为我的全部研究就是为了了解我的虚无。

人是否如此强大，以至于对影响自己的一切都无动于衷？让我们用失去财产或荣誉来试一试。啊！魅力来了。

临危不惧，因为我们必须是男子汉。

猝死是唯一值得恐惧的事情，因此忏悔者住在大人物的家里。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如此之少，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自己濒临死亡，其实他们身体很好，而许多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其实他们濒临死亡，因为他们没有感觉到发烧就在眼前，也没有感觉到脓肿即将形成。

为什么我的知识、我的身高、我的生命只有一百年而不是一千年？在无穷无尽的世界里，没有理由选择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因为没

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可取，那么大自然给我如此长的天数，选择这个数字而不是另一个数字的理由是什么呢？

人的本性并非一味向前，而是有进有退。

发烧有冷热之分，冷和热都能证明发烧的威力有多大。

人类的发明创造从古至今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整个世界的善与恶也是如此。

衡量一个人美德的强弱，不能看他偶尔的努力，而要看他平常的生活。

灵魂有时会达到那些伟大的精神境界，但这些境界并不是永久的。它跃向它们，不是像跃向宝座那样永远跃向它们，而只是瞬息之间。

除非我同时看到相反的美德也有过人之处，就像埃帕米农达斯一样，他既有过人的英勇，也有过人的仁慈，否则我是不会欣赏他的过人之处，因为否则我们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伟大的表现不是处于一个极端，而是同时触及两个极端，并填满中间的整个空间。但也许这只是灵魂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突然运动，事实上，它总是只在一个点上，就像火苗旋转时一样。尽管如此，

但至少这标志着灵魂的敏捷，如果不是巨大的话。

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保持美德，而是靠两种相反的恶习的抗衡，我们就像站在两股相反的风之间；如果放弃其中一种恶习，我们就会陷入另一种恶习。

当我们想把美德追求到极致时，恶习就会出现，它们就会不自觉地潜入我们的内心，朝着无限大的方向前进，这样，我们就会迷失在恶习中，再也看不到美德了。

人屈服于痛苦并不可耻，而屈服于快乐则是可耻的。这并不是因为痛苦来自我们之外、而我们却在寻求快乐；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寻求痛苦、也可以心甘情愿地屈服于痛苦，而不会有这种卑劣的行为。那么，为什么我们在痛苦面前屈服是光荣的，而在快乐面前屈服是可耻的呢？这是因为痛苦并不诱惑和吸引我们。我们自己自愿选择它，并希望它支配我们。因此，我们是局面的主宰，到目前为止，人屈服于自己；但在快乐中，人屈服于快乐。现在，只有主宰和国度才会带来荣耀，只有奴役才会导致羞愧。

所有东西都可能对我们致命，即使是那些为我们服务的东西，就像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不走正路，墙壁可能会杀死我们，楼梯可能会杀死我们。

最微小的动作都会影响整个自然界，整个大海都会因为一块石头而改变。因此，在恩典中，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也会因其后果而影响一切；因此，一切都很重要。

只要我们知道每个人的主宰激情，我们就有把握取悦它；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这与他真正的善背道而驰，甚至在他所形成的善的观念中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它让所有的人都变得格格不入。

当我们的激情引领我们去做任何事情时，我们就会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喜欢一本书，我们就会去读它，而此时我们应该做别的事情。但是，为了提醒自己，我们应该提议自己去做一些令人讨厌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会借口自己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从而想起自己的职责。

打喷嚏和某些身体机能一样，会吸收灵魂的所有能力，但我们并不能从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否定人的伟大，因为这违背了人的意志。如果我们让自己打喷嚏，也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这并不是为了行为本身，而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因此，这并不是人的软弱的标志，也不是人被这种行为所奴役的标志。

只想着一件事的斯卡拉莫奇博士，在说完他要说的一切之后，还要说上一刻钟，因为他充满了说话的欲望。

鸚鵡的嘴，虽然已经很干净了，但他还是要把它擦干。

我们对当下之乐的虚假感，以及对不在之乐的虚荣心的无知，都是不稳定的原因。

他不再爱十年前爱过的那个人了。她不再是原来的她，也不再是原来的他。他年轻，她也年轻；她已截然不同。如果她还是当年的模样，他或许还会爱她。

从远处看，理由似乎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但当我们到达它们时就不一样了，我们开始看到更远的地方。

我们不仅要从其他角度看问题，还要用其他的眼光看问题；不要觉得它们是一样的。

多样性是充分的，就像所有的声调、所有的走路方式、咳嗽、擤鼻涕、打喷嚏一样。我们通过果实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葡萄树，并将它们命名为康德里尤（Condrieu）、德萨格（Desargues）和这种葡萄。但仅此而已吗？难道一棵葡萄树结出的两串葡萄完全相同，一串葡萄结出的两颗葡萄也完全相同吗？

我永远无法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判断同一件事。我无法在创作时对



自己的作品作出判断。我必须像画家那样，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又不能太远。那么有多远？猜猜看。

神学是一门科学，但同时又有多少门科学！人是一个整体，但如果我们解剖他，人就是头、心脏、胃、静脉、每条静脉、静脉的每一部分、血液、血液的每一种成分吗？

一个小镇，一个香槟，从远处看就是一个小镇和一个香槟；但当我们走近时，就会看到房屋、树木、瓦片、树叶、草地、珙桐、珙桐的肢体，无穷无尽。所有这些都包含在香槟这个词中。

我们喜欢看到克莱奥布林的错误和激情，因为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她不受骗，她就会令人不快。

每个人都把自己凌驾于世人之上，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幸福或生命的长短看得高于他人，这是多么混乱的判断啊。

---

---

---

---

---

---

---

---

---

---

---

---

---

---

## 转移注意

考虑到人们在宫廷或军营中的各种烦扰、劳累和危险，以及由此产生的众多争吵和激情、大胆而且往往是邪恶的行为等等，我发现人们的所有不幸都只源于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无法安静地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有足够生活费的人，如果他知道如何在自己家里愉快地生活，就不会离开家去航海或围攻城市。军队中的职位不会买得那么贵，但不离开城镇似乎就无法忍受，人们只寻求谈话和有趣的游戏，因为他们无法愉快地呆在自己的家中。

但是，当我发现了我们所有弊端的原因，并试图找出其中的原因时，我发现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弱小和必死的自然弊端，它是如此悲惨，以至于当我们仔细思考它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慰我们。

无论我们把自己置于何种境地，如果我们把所有可能拥有的好处都放在心上，王权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然而，当我们想象一个国王被他所希望的一切条件所包围时，如果他没有纾解，让

他思考和审视自己是什么，这种微弱的幸福将永远无法支撑他；他必然会陷入对威胁他的疾病的预感，对可能发生的革命的预感，最后是对死亡和不可避免的致命疾病的预感；因此，如果他没有所谓的纾解，他就是不幸福的、比他最卑微的臣民玩乐和消遣更不快乐。

因此，人们才会如此追求游戏和女人的社交、战争和国家的职位。这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中有什么真正的幸福，也不是说有人把真正的幸福想象成是在游戏中赢得的金钱或猎得的野兔；我们不会把这些当作礼物。我们追求的不是轻松安逸的生活，让我们无暇顾及自己的不幸遭遇，也不是战争的危险，更不是国家的麻烦，我们追求的是让我们开心的事情，转移我们对这些（更深层次）事情的注意力。

因此，人们才会如此喜欢喧闹和动静；因此，监狱才会成为如此可怕的惩罚；因此，独处的乐趣才会让人难以理解。而国王们的最大幸福，就是周围的人都在不停地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为他们提供各种快乐。

国王身边有很多人，他们只想着如何转移国王的注意力，阻止他思考自我。因为国王虽然是国王，但如果他想着自己，他就会不快乐。

这就是人类智慧为人类幸福所做的一切。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哲学思考的人，那些认为人们花一整天时间去捕猎一只他们本不愿意买的野兔是不合理的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天性。野兔本身并不能使我们摆脱死亡和痛苦，但追逐野兔却能使我们解脱。因此，当我们责备他们如此热切地追求的东西不能满足他们时，如果他们像成熟的判断那样回答说，他们在其中寻求的只是暴力和急躁的职业，以把他们的思想从自我中转移出来，因此他们选择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对象，这个对象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他们就会让他们的对手无言以对。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他们不了解自己；他们不知道自己寻找的是追逐而不是猎物。

他们幻想，如果自己获得了这样那样的职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不知道自己的欲望是永不满足的。他们认为自己诚实地寻求安宁，但他们只是在寻求躁动。

他们有一种隐秘的本能，促使他们从外部寻找纾解和职业，这种本能源于他们持续不断的痛苦感。他们还有另一种隐秘的本能，那是我们原始天性的伟大遗迹，教导他们幸福确实在于休息，而不在于动荡。这两种相反的本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形成了一个混乱的计划，隐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使他们无法看到，他们通过躁动来达到休息的目的；并总是幻想，如果通过克服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某些困难，他们可以因此打开通往休息的大门，他们将获得他们尚未获得的满足。

就这样，我们的生命被卷走了。我们通过抵抗障碍来寻求安宁，而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安宁就变得难以忍受。因为我们不是想着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就是想着我们所恐惧的痛苦。即使我们看似四面楚歌，疲惫还是会主动从内心深处涌出，在那里扎下根来，让灵魂充满毒药。

皮洛士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其他东西，但他得到的建议却充满了困难。

一位绅士真诚地认为，追逐是一项伟大的运动，甚至是一项皇家运动，但他的小弟弟却不同意他的观点。

跳舞，我们必须考虑脚的位置。

但你能说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吗？就是为了明天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比别人下得好。有些人为了向学识渊博的世人证明自己解决了一个至今无法解决的代数问题而在壁橱里汗流浹背，而更多的人为了夺取一个城市的荣誉而冒着极大的危险，我认为这同样是愚蠢的。同样，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自取灭亡。

这些人是这群人中最愚蠢的，因为他们是明知故犯，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他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放弃他们的愚蠢。

一个人每天为了一点赌注而玩，他的一生都不会感到疲倦。每天早上，如果他不玩、就给他可能赢的钱，你会让他痛苦不堪。也许有人会说，他追求的是游戏的乐趣，而不是赢钱。让他白玩，他就不会兴奋，很快就会厌倦。单纯的消遣不是他的追求，无精打采、毫无激情的娱乐会让他疲惫不堪。他必须在游戏中变得热情，欺骗自己，以为得到了如果不给他玩他就会鄙视的东西，他就会快乐；他必须为自己设计一个激情和兴奋的主题，以激发他的欲望、愤怒和恐惧，就像孩子们被自己涂抹的脸吓坏了一样。

一个人在短短几个月内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或者今天早上还被法律诉讼和争吵压得喘不过气来，现在却不再想这些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别惊讶，他现在一门心思都在寻找野猪，而他的猎狗在过去的六个小时里一直在紧张地捕猎野猪。他不需要更多了。无论一个人多么悲伤，只要你能让他消遣一下，他暂时还是快乐的。一个人无论多么快乐，如果没有某种激情或追求来转移他的注意力，阻止他被疲倦所征服，他很快就会变得萎靡不振，痛苦不堪。没有娱乐就没有快乐，有娱乐就没有悲伤。这就是身居高位者的幸福，因为他们有许多人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有能力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

请注意这一点。从清晨开始，就有大量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以至于一天中没有一个小时可以让他们考虑自己的事情。如果他们

既没有财富，也没有随从，那么他们就会很悲惨、很凄凉，因为没有人阻止他们考虑自己。

因此，人是如此不快乐，以至于他在没有疲倦的原因的情况下，就因其特殊的气质而疲倦不堪；人又是如此轻浮，以至于在充满了无数疲倦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最起码的东西，比如一根球杆和一个可以击球的球，就足以让他转移注意力。

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肩负着照顾自己的荣誉、财富和朋友的重任，而且还要照顾朋友的财富和荣誉。他们被事务、语言学习和体育锻炼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明白，除非他们的健康、荣誉、财富和朋友都处于良好状态，否则他们不会快乐，而缺少任何一点都会使他们不快乐。因此，我们给他们安排了从黎明开始就不断骚扰他们的生意和职业。你们会说，这是一种让他们快乐的奇怪方式。为了让他们痛苦，还能做些什么呢？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只需要让他们从所有这些烦恼中解脱出来，因为这样他们就会看到自己；他们就会思考自己是什么，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就是为什么在为他们提供了持续不断的事务之后，如果有任何空闲时间，我们还会敦促他们用来消遣和玩耍，以便始终“充实”自己。

这个因妻子和独子的去世而痛苦的人，或者有一些重大而令人尴尬的法律诉讼的人，此时此刻怎么会不悲伤，而且看起来没有任

何痛苦和烦恼的想法呢？我们不必惊讶，因为他刚刚接到一个球，他必须把球还给对手。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如何在球从顶楼落下来的时候接住它，以赢得一场追逐赛。这才是值得这位伟大的灵魂去关心的事情，也是值得他去思考的事情。这个生来就应该了解宇宙、判断万物、统治国家的人，却被抓野兔的事情所占据和填满。如果他不甘于此，而希望永远保持高昂的斗志，那他只会更加愚蠢，因为他希望把自己提升到人类之上；然而，说来说去，他只是一个人。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而是人。

我们只能想一件事，不能同时想两件事；从世俗的角度看，这对我们是件好事，但对上帝却不是。

转移注意力——不想到死亡，比想到无可避免的死亡更容易承受。

人无法弥补死亡、悲伤和无知，为了让自己快乐，就决定不去想这些事情。

尽管有这些苦难，人还是希望幸福，而且只希望幸福。为此，他必须让自己永生；但由于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他只能让自己避免想到死亡。

人类生活的苦难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人们在感知到这些苦难后，便开始娱乐消遣，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如果人是快乐的，那么他就会像圣徒和上帝一样，越少被转移注意力，就越快乐。

是的：但消遣的能力本身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不是；因为它来自别处，来自外部，所以它是依赖性的，因此容易受到无数意外的困扰，使痛苦不可避免。

唯一能安慰我们苦难的东西就是转移注意力，然而这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苦难。因为它主要妨碍我们思考我们自己，并在不知不觉中摧毁我们。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会感到疲惫，而疲惫会驱使我们寻找一条更持久的出路。但是，转移注意力会迷惑我们，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向死亡。

这就是他们所能发现的在如此多的邪恶中安慰自己的东西。但这是一种可悲的安慰，因为它并不能治愈邪恶，而只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掩盖它，而它的掩盖又阻止了人们去思考任何真正的治疗方法。因此，通过对人的天性进行奇怪的颠倒，他发现，作为他最明显的恶的疲倦，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他最大的善，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助于使他寻求真正的治疗，而他认为是他最大的善的消遣，实际上却是他最大的恶，因为它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阻止他寻求对他的恶的补救。这两点都令人钦佩地证明了人的悲惨和堕落，同时也证明了人的伟大，因为人只是厌倦了一切，

只是因为他有一种失去幸福的想法，才会去寻找这众多的职业。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这种幸福，就徒劳地在外部事物中寻找，却无法满足自己，因为这种幸福既不在我们身上，也不在受造物身上，而只在上帝身上。

---

如果我们的境况真的快乐，我们就不必为了变得快乐而转移注意力。

小事安慰我们，因为小事折磨我们。

我们只喜欢争斗，而不喜欢胜利。我们喜欢看野兽搏斗，而不是胜利者对被征服者大发雷霆。我们只希望看到胜利的结局，而一旦结局来临，我们就会欣喜若狂。游戏和探求真理也是如此。在所有的争论中，我们都喜欢看到意见的冲突，却根本不愿意去思考找到的真理。如果我们想愉快地看到真理，就必须看到真理从冲突中产生。

因此，在激情中，看到震撼也是一种快乐。

但一旦一个人掌握了主动权，它就会变成单纯的野蛮。我们从不追求事物本身，而只追求对事物的探索。因此，在舞台上，没有

情感的安静场景是没有价值的，极端和无望的痛苦也是没有价值的，野蛮的欲望和过度的残忍也是没有价值的。

疲倦——对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完全静止，没有激情，没有事务，没有消遣，没有学习。这时，他感到自己的虚无、孤独、不足、依赖、软弱、空虚。

他的灵魂深处会立刻产生疲惫、忧郁、悲伤、苦恼、失望和绝望。

因此，人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情况，在国王身边总是有很多人，他们留意着娱乐是否会取代正事，并在他们的每一个闲暇时间为他们提供娱乐和游戏，以便生活中不会留下任何空缺；也就是说，在他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们费尽心机地让国王永远不会孤独，永远不会想到自己，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国王想到自己，他将会很悲惨，尽管他是国王。

在这一切中，我所说的基督徒国王并不是基督徒，而仅仅是国王。

人们忙于追逐皮球或野兔，这甚至是国王的乐趣。

在我看来，凯撒已经太老了，不应该再用征服世界来消遣自己。这样的消遣对奥古斯都或亚历山大来说是不错的，因为他们当时还是年轻人，很难约束自己，但凯撒应该更加成熟。

我们在离开自己眷恋的职业时所体验到的疲惫。一个人在家里生活得很快乐，但如果他看到一个令他着迷的女人，或者如果他在玩乐中享受了五六天，如果他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他就会感到痛苦。没有比这更常见的了。

轻浮。很显然，世人对轻浮的认识是如此之少，以至于说追求伟大是愚蠢的，这实在是一件奇怪而令人惊讶的事情，而这也是令人惊奇的原因。

谁看不到世间的轻浮，谁就是最轻浮的人。事实上，除了年轻人之外，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忙于动荡、消遣和对未来的思考。

然后，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自己的虚无。因为一旦我们陷入对自我的思考而无法自拔，这的确是一种不幸。

---

---

---

---

---

---

---

---

---

---



人的伟大——我们对人类灵魂的认识是如此伟大，以至于我们无法忍受被人鄙视，或受到任何灵魂的蔑视，而人的所有幸福都在于这种尊重。

追求荣耀是人最大的卑鄙。因为无论他在世上拥有多少财富、健康和优势，如果得不到人们的尊敬，他就不会满足。他如此看重人类的理性，以至于无论他在世上拥有什么特权，除非他在人们的评判中名列前茅，否则他就不会满足。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位，没有什么能让他放弃这种渴望，这是人类心灵中最不可磨灭的品质。

而那些最轻视人，把人与野兽相提并论的人，仍然希望得到人们的敬仰和信任，并通过自己的感情与自己发生矛盾；他们的天性比其他一切都强大，它使他们相信人的伟大，比理性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卑鄙更有力量。

人类的卑劣在于他屈从于野兽，甚至崇拜它们。

本能与理性，两种天性的标志。

人的描述。依赖性、独立欲望、身体需求。

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蛮人，不幸的是，谁想扮演天使，谁就会扮演野蛮人。

如果人不是为上帝而生，为什么他只有在上帝那里才会快乐？

如果人是为上帝而造的，那他为什么与上帝如此背道而驰？

人的天性是轻信和难以相信、胆怯和鲁莽。

人的本质是理性，但人并不是靠理性行事的。

人的天性是人的全部品性，是一种动物性。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使之自然的，也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失去的。

失去了真性，一切都变得自然。真善既失，一切皆成真善。

苦难。所罗门和约伯最了解人类的苦难，也最善于谈论人类的苦难；前者是最幸运的人，后者是最不幸的人；前者通过经验知道快乐的虚无，后者知道邪恶的现实。

如果不向人类展示其伟大之处，而过于直白地向人类证明他与野兽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那是很危险的；如果脱离其卑劣之处，过于清晰地向人类展示其伟大之处，那也是很危险的。让人对这

两方面都一无所知则更加危险。但是，向他展示这两方面是大有裨益的。

为什么我们对那些身体残缺的人如此有耐心，而对那些心灵有缺陷的人却如此没有耐心呢？因为瘸子承认我们的腿还能用，而傻子却认为我们是那些理解力停滞不前的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

如果有人说我们头痛，我们不会生气，但如果有人说我们论据不足或选择错误，我们会生气吗？原因就在于，我们很确定自己没有头痛，或者没有瘸腿，但我们并不同样确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在我们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我们的全部视力去看，当另一个具有同等视力的人看到完全相反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惊愕和困惑，尤其是当无数人嘲笑我们的决定时；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光线，而不是这么多人的光线，这是一件大胆而困难的事情。对于一个瘸子来说，这种感觉从来都是矛盾的。

我们必须尽量保持沉默，只与自己交谈上帝，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的，这样我们就能说服自己相信真理。

我不叫他（人）靠自己，也不叫他靠别人，这样，他就没有安身之地，也没有安息之所。





他。但是，即使整个宇宙都把人压垮了，人仍然会比杀死他的东西更高贵，因为他知道自己会死，而宇宙本应对他更好。宇宙对此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所有的尊严都在于思想。我们必须以此提升自己，而不是靠我们无法填补的空间或时间。那么，让我们把善于思考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因为这是道德的起点。

人的伟大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悲惨。树不知道自己是悲惨的。

因此，对自己了解甚少是渺小的，而对自己了解甚多则是伟大的。

因此，他的虚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们是一个伟大领袖的弱点，是一个被推翻的国王的弱点。

人的伟大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用他的渺小来证明。动物的天性在人身上被称作渺小，我们由此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与动物的天性一样，他从曾经属于他的更好的天性中堕落了。

除了被废黜的国王，还有谁会因为自己不是国王而不高兴呢？保卢斯-埃米利乌斯会因为不再担任执政官而不高兴吗？恰恰相反，所有人都认为他担任执政官是幸福的，因为这只是暂时的。但是，珀尔修斯却因为不再担任国王而不快乐，因为王权的条件意味着

他永远都是国王，人们认为他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才是奇怪的。没有人因为只有一张嘴而不快乐，但如果只有一只眼睛，任何人都不会不快乐。没有人因为没有三只眼睛而悲伤，但任何人如果没有两只眼睛，都会感到难以忍受。

除了感觉，没有痛苦。毁坏的房子并不悲惨。只有人才是痛苦的。

因此，是思想造就了人的存在，而没有思想，人的存在就无从谈起。

这一点我们无法想象。

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愉悦？手？手臂？肉体？血液？我们知道，那一定是非物质的东西。

我很容易想象一个没有手、脚和头的人，因为只有经验告诉我们，头比脚更重要。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思想的人，他将是一块石头或一个野蛮人。

人显然是为思考而生的，这是他的全部尊严和全部优点；他的全部责任就是进行应有的思考。现在，思考的顺序是从自我开始，从它的作者和目的开始。

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但这思想是什么？

因此，思想的本质是令人钦佩和无与伦比的。它必须有奇怪的缺陷才会被人鄙视，但它有这些缺陷，所以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它的本质是多么伟大，它的缺陷又是多么卑劣！

在展示了人的卑鄙和伟大之后——现在让人估量一下自己的价值。让他爱自己，因为他有向善的天性，但不要因此而爱天性中存在的卑劣。让他鄙视自己，因为这种能力是虚无的，但让他不要因此而鄙视他的自然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有认识真理和获得幸福的能力，但却没有找到永久的或令人满意的真理。

这样，我就会引导人去寻找它的欲望；使人摆脱激情，随时准备追随它，因为他知道他的知识是如何被激情所遮蔽的。我希望他能憎恨自己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使他的判断有偏差，既不蒙蔽他的选择，也不妨碍他做出选择。

我同样责备那些自以为是地赞美人类的人，那些自以为是地责备人类的人，以及那些只是自娱自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含泪追求的人。

斯多葛学派说：“回到自己的内心，在那里你会找到你的安宁；”

这是不正确的。还有人说：“走出自己，在消遣中寻求快乐。”这也不对，因为疾病可能会降临。

幸福既不在我们之外，也不在我们之内；它在上帝之中，既在我们之外，也在我们之内。

=====

=====

=====

=====

=====

=====

=====

### 想象力的欺骗力量

人只是一个充满本性错误的主体，没有恩典，这种错误是不可磨灭的。没有什么能让他看到真理，一切都会欺骗他。真理的两个原则，理性和感官，除了都缺乏真诚之外，还相互欺骗。感官用虚假的表象欺骗理智，反过来又从理智那里获得欺骗自己的同样的欺骗；理智为自己复仇。灵魂的激情扰乱感官，给感官制造假象。它们互相欺骗，互相超越。

但是，除了这些因意外和缺乏智慧而产生的错误之外，关于这些异质的能力，本章将从想象力的欺骗的力量开始。

这就是人的欺骗部分，是错误和虚假的女主人，由于她并不总是如此，所以更加狡猾，因为如果她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谎言规则，她就会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真理规则。但是，由于大部分情况下她都是虚假的，所以她没有给自己的性格打上任何烙印，而是用同样的模具给真假打上印记。

我说的不是傻瓜，而是最聪明的人，正是在他们中间，想象力才具有说服人的伟大天赋。理性的抗议是徒劳的，因为她无法做出真实的评价。

这个骄傲的强权者，喜欢统治和支配她的敌人——理性，她在人类身上建立了第二个本性，影响广泛。她使人幸福和痛苦、健康和疾病、富有和贫穷；她使理性不得不相信、怀疑和否认；她使感官迟钝或敏锐；她有她的愚人和智者；没有什么比看到她使她的拥护者得到比理性更充分、更完整的满足更让我们烦恼的了。那些想象力活跃的人所感到的自满，比真正的智者所能合理地让自己感到的还要多。他们站在帝国的高度俯视他人，他们自信满满地争辩，而其他则畏首畏尾，这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常常让前者在听众心目中占尽优势；想象中的智者也能从志同道合的法官那里得到这样的青睐。想象不能使愚人变得聪明，却能使他们心满

意足，从而战胜理性，而理性只能使它的朋友变得悲惨。

除了这种想象力，还有什么能赋予个人、作品、法律和伟人声誉、尊重和崇敬呢？没有她的同意，地球上的一切宝藏是多么无价！

你会说，这位年事已高、令人肃然起敬的行政长官被纯粹而崇高的理性所左右，他根据事物的真实性质判断一切原因，不为那些只会影响弱者想象的偶然事件所动。看他带着虔诚的热情去布道，用神圣之爱的热忱强化他坚定而公正的理性。他随时准备以模范的敬意聆听。布道者出现了；但如果大自然给了他一个嘶哑的声音或一张滑稽的脸，如果他的理发师给他刮了胡子，或者如果他的衣服溅上了比往常更多的水，那么无论他宣布了多么伟大的真理，我敢打赌，我们的政治家都会失去他的严肃性。

把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放在一块比他所需要的还要宽的木板上，但这块木板悬在悬崖峭壁上，尽管理智使他相信自己是安全的，但想象还是会占上风。许多人一想到这一点，就会吓出一身冷汗！

我就不一一列举它的影响了。每个人都知道，看到猫和老鼠，或者碾碎煤炭等等、可能会让人失去理智。语气会影响最睿智的人，改变演讲或诗歌的全部力量。

爱或恨都会改变正义的面貌，一个被高额酬金留住的辩护人会对他所辩护的理由的正确性更有信心，而他的行为举止也会让法官们心悦诚服，因为他们也会被表象所迷惑。理智是多么可笑，它被各种气息所左右！

我几乎要列举人们的每一个行为，他们很少在她的冲击下不踉跄。因为理智被迫屈服，而最明智的理智也接受了那些被人们的想象力随随便便引入的原则。

我们的司法官深知其中的奥秘。他们的猩红色长袍，他们像毛猫一样裹在里面的貂皮，他们主持公道的大厅，他们的徽章，以及他们所有的庄严设备，都是最必要的；如果医生没有他们的长袍和骡子，如果律师没有他们的方帽，如果他们的长袍宽大四倍，他们就永远不会欺骗世人，因为世人无法抗拒如此权威的外表。只有士兵没有这样的伪装，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角色更为重要，他们靠武力建立自己的地位，其他人则靠欺诈。

因此，我们的国王不需要伪装。他们不以奇装异服示人，却有卫兵和戟兵随行。那些只有手和力量的武装傀儡，那些走在他们前面的号角和鼓声，还有那些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军团，都让最坚定的人战战兢兢。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服饰，还有力量；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高雅的理由，才能把在他那极好的城堡里，被四万名卫



兵包围着的大土耳其人视为普通人。

我们甚至无法看到一位身着长袍、头戴礼帽的律师，而不对他的能力产生更高的评价。

如果法官有真正的公正，如果医生有真正的医术，他们就不需要方帽了，这些科学的威严本身就足够令人尊敬。但是，由于他们只有虚构的知识，他们必须把这些制服穿上；它们是闲散的工具，但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事实上，他们也因此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想象力是万物的主宰，它创造美、正义和幸福，而这些正是世界的全部。我很想看看一部意大利作品，我只知道它的书名，但这样的书名价值连城：Della opinione Regina del mondo。我接受这本书，但我不知道它的内容，也不知道其中是否有邪恶。

这些大部分都是这种欺骗能力的影响，这种能力似乎就是为了把我们引向必要的错误而赋予我们的。然而，我们的错误还有许多其他来源。

不仅旧印象能够欺骗我们，新事物的魅力也具有同样的力量。因此，人们争论不休，指责对方要么追随童年的错误印象，要么轻率地追逐新事物。谁能正确地保持中庸之道？让他现身说法吧。

没有什么原则，即使是我们从小就自然形成的，也不会被当作教育或理智的错误印象。

有人说：“因为，你们从小就相信，当你们看到一个盒子里什么也没有时，它就是空的，因此，你们相信存在真空的可能性。这是你们感官的错觉，习惯强化了这种错觉，科学必须纠正这种错觉”。“因为，”另一些人说，“你们在学校里被教导说不存在真空这种东西，你们以前清楚地理解这件事的常识被破坏了，你们必须通过回归原始本性来纠正这种错误印象。是你的感官欺骗了你，还是你的教育欺骗了你？”

疾病是错误的另一个来源。它们会损害我们的判断力和感官，如果说较剧烈的疾病会产生明显的变化，那么我毫不怀疑较轻微的疾病也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我们自己的利益又是一个让我们愉快地睁开眼睛的绝佳工具。最正直的人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事业中担任法官；毁掉一项正义事业的不二法门就是让这些人的近亲向他们推荐这项事业。

正义和真理是两个如此微妙的点，我们的工具太钝，无法准确地触及它们。如果它们达到了这一点，它们就会完全覆盖它，以至于它们更经常地停留在错误而不是正确的地方。

人的理性与激情之间存在着内讧。

同时拥有这两者，他就必须不断地争斗，因为他不可能与其中一个和平相处，除非他与另一个交战。因此，他总是分裂，与自己背道而驰。

人们习惯于看到国王身边有卫兵、鼓声、官员和所有那些机械地让人产生尊敬和恐惧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当他们单独出现时，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陪伴，他们的面容就会给臣民留下尊敬和恐惧的印象，因为我们的思想无法将他们的人格与那些通常与之相连的环境分开。世人不知道这种效果源于习惯，却认为它源于自然力，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表达：“神性的特征被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神性烙印在他的面容上”，等等。

国王的权力既基于人民的理性，也基于人民的愚蠢，而主要是基于人民的愚蠢。世界上最伟大、最重要的事情都是以软弱为基础的，而这个基础是非常可靠的，因为没有比人民软弱更可靠的了。建立在合理基础上的东西，就像智慧的价值一样，是非常没有根据的。

宰相严肃，衣冠楚楚，因为他的地位是虚幻的。国王则不然，他拥有权力，与想象无关。法官、医生等完全依赖于想象力。

建立在舆论和想象力基础上的帝国会持续一段时间，统治是温和的，也是人们心甘情愿接受的；而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帝国则会永远持续下去。因此，舆论可以说是世界的女王，而权力则是世界的暴君。

权力制造舆论。我们认为，温柔是一种美。为什么呢？因为走极端的人将会孤立无援，而我将组建一个更强大的小团体，他们会说这样做是不妥当的。

人对人的尊重所连接的绳索，大部分是必然的绳索，因为必须有不同的程度，所有人都希望统治，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尽管有些人能够做到。

假设我们看到人们开始组成一个社会。毫无疑问，他们会一直争斗下去，直到强者战胜弱者，形成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但是，一旦这种情况得到解决，主人们就会不希望争斗继续下去，宣布他们手中的权力将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传承，有些人把权力交给人民的选择，有些人把权力交给出身的继承，等等。

在这里，想象力开始发挥作用。在此之前，权力一直制约着事实，而现在，权力在某一党派（在法国是贵族党派，在瑞士是乡绅党派，等等）中由想象力来维护。

因此，束缚人们对任何一个人的尊重的绳索就是想象力的绳索。

我们的想象力因不断反思而扩大了现在，又因从不反思而收缩了永恒，以至于我们将永恒虚无化，将虚无虚无化。

想象力会把小事物放大，让我们的灵魂充满它的梦幻般的估计，并轻率地把伟大的事物贬低到自己的尺度，就像在谈论上帝时一样。

对我们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事物，就像我们的小财产一样，往往只是虚无。我们的想象力把它放大成一座山，而想象力的另一个转折点会让我们毫不费力地发现它的虚无。

两张相似的面孔，虽然都不会单独引起我们的笑声，但当它们在一起时，却会因为它们的相似而让我们发笑。

被自己涂抹的脸吓坏了的孩子只是孩子，但一个在孩提时代就如此软弱的人，又怎么会在长大后变得真正强大呢？我们只会改变自己的幻想。

一切因进步而完美的事物也会因进步而消亡。所有曾经软弱的事物都不可能绝对强大。说“他成长了，他改变了”是徒劳的。他还是那个他。

我的幻想让我讨厌一个吃东西时呼吸急促的人。幻想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会因为自然而然地屈服于这种力量而获益吗？不是，而是抵制它。

偏见导致错误——看到所有人都只考虑手段，而不考虑目的，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考虑如何在自己的条件下胜任自己的工作，但至于选择什么样的条件或国家，那是机遇给我们的。

看到如此多的土耳其人、和异教徒遵循他们父辈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被告知这是最好的方式。这就决定了每个人的身份，锁匠、士兵等等。

因此，野蛮人对天意不屑一顾。

他们热爱死亡而非和平，其他人热爱死亡而非战争。

对生命的热爱似乎是如此强烈，如此自然，人们可能偏爱任何一种观点。

万物一体，万物多元。人有多少种本性，有多少种职业！而每个人又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下，平平常常地接受了他所听到的赞美。

这只拖鞋的鞋跟转得多好，这是个聪明的工人，这个士兵多么勇敢！这就是我们倾向和选择条件的来源。这个人喝得多，那个人喝得少！这就是使人清醒或醉酒的原因，也是使人成为士兵或懦夫的原因。

荣耀—赞美从孩提时代起就破坏了一切。说得多好，做得多好，他多聪明！等等。

皇家港的孩子们没有了羡慕和荣耀的鞭策，变得漫不经心。

荣耀—野蛮人之间没有钦佩之情。一匹马不会欣赏它的同伴。它们在赛跑中也会有竞争，但这并不会带来什么后果，因为一旦进入马厩，最笨重的马也不会把自己的燕麦让给另一匹马，就像人在自己的情况下对别人的期望一样。他们的美德满足于自己。

第一级：做坏事受指责，做好事受赞扬。第二级：既不被赞扬，也不被指责。

勇敢的行为在隐蔽时最值得称道。当我在历史上看到这样一些事迹时，我非常高兴。但毕竟他们并没有完全隐藏起来，因为他们已经为人所知。虽然我们已尽了一切可能来隐藏他们，但他们出现的那一点却破坏了一切，因为他们最优秀的地方就是想要隐

藏他们。

我们不满足于自己拥有的生活

在我们自己的存在中，我们希望在他人的观念中过一种想象的生活，为此我们努力做秀。我们不停地美化和维护这种想象的存在，却忽略了真实的存在。如果我们有冷静、慷慨或忠诚，我们就会急于让人知道，以便把这些美德附着在那个想象的人身上；我们甚至会为此而放弃它们，并乐意为了英勇的名声而成为懦夫。这是我们自身虚无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不满足于两者缺一不可，我们常常为了另一个而放弃一个。因为不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死的人是臭名昭著的。

圣召荣耀的甜美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将它与我们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即使是死亡，我们也爱它。

恶是容易的，其形式也是无限的；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但有一种恶和所谓的善一样难寻；因此，这种特殊的恶常常被当作善。甚至需要有非凡的伟大灵魂，才能达到恶与善的境界。

我们是如此自以为是，以至于当我们不复存在时，我们宁愿被全世界的人知道，甚至被后来者知道。我们是如此的三心二意，以至于我们身边五六个人对我们的尊敬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



们的生活变得充实。

虚荣在人的心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个士兵、一个随营者、一个厨师、一个搬运工都在夸夸其谈，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崇拜者；甚至哲学家也希望拥有崇拜者。写文章的人反对虚荣，却渴望写出好文章的荣耀，读书的人渴望读过书的荣耀；写这篇文章的我有这样的渴望，也许，那些愿意读这篇文章的人也有这样的渴望。

在我们经过的城镇，我们不在乎人们是否尊重我们，但我们在乎是否必须在那里生活。

时间。需要多长时间？与我们虚荣短暂的生命成正比的时间。

人的状态；不稳定、疲惫、不安。

要想充分了解人的虚荣心，只需考虑一下爱的起因和结果。原因是一个未知数，而结果却是可怕的。这个未知数，小到我们无法辨认，却牵动着整个国家、王子、军队和整个世界。

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它再短一点，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

没有什么比思考爱情的起因和结果更能显示人类的轻浮了，因为整个宇宙都因爱情而改变。

傲慢是一种反作用力，它能扭转一切苦难的天平。这是一个奇怪的怪物，一个非常明显的异类。看，他从自己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焦急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这是所有人都会做的事。让我们看看是谁找到了它。

自负是对一切苦难的抵消。人要么掩盖它们，要么展示它们，并以了解它们为荣。

我们渴望得到他人的尊敬。-在我们遭受苦难、犯错等情况下，自豪感会自然而然地占据我们。如果人们愿意谈论它，我们甚至可以快乐地失去生命。

虚荣、嬉戏、狩猎、拜访、虚假的伪装、长久的骄傲。好奇只是一种轻浮。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是为了说话而想知道。如果人们永远不谈论他们的旅行，他们就不会去旅行，因为他们不是——只是为了享受观赏的乐趣，而不希望将他们的印象传达给别人。

---

---

---

---

---

---

---

---



人们承认，正义不在于这些习俗，而在于各国共同的自然法则。毫无疑问，如果传播人类法律的轻率的偶然性能够发现哪怕是一条普遍的法律，那么人们也会顽固地坚持这一点，但问题的奇特之处在于，由于人类变幻莫测的智慧，没有一条普遍的法律。

偷窃、乱伦、杀婴、弑亲，所有这些都找到在美德行为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个人有权杀我，因为他住在对岸，因为他的王子与我的王子有争执，尽管我与他没有争执，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毫无疑问，自然法则是存在的，但公正的理性一旦被腐蚀，就会腐蚀一切。Nihil amplius nostrum est; quod nostrum dicimus, artis est. 参议院的协商和全民公决都是犯罪。有其过，必有其法。这种混淆的结果是，有人宣称正义的本质是立法者的权威，有人宣称正义的本质是君主的便利，还有人宣称正义的本质是现有的习俗，而这是最确定无疑的；仅仅遵循理性的东西本身并不公正，所有的东西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转移和变化；习俗创造了公平，原因很简单，这就是人们所接受的公平。这是它的权威的神秘基础，无论谁把它带回到最初的原则，都会消灭它。没有什么比那些纠正错误的法律更错误的了。谁要是因为它们是正义的而服从它们，那他服从的就是一种想象中的正义，而不是法律的本质；它完全是自足的，它就是法律，仅此而已。无论是谁，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它的动机，就会发现它是如此孱弱，如此轻微，以至于如果他不是习惯于思考人类想象力的奇迹，他就会惊叹一个世纪的时间竟然为它赢得了如此多的华丽和崇敬。用骚乱和革

命的艺术来动摇既定的习俗，让它们发出根源的声音，表明它们缺乏权威和正义。据说，我们必须回到被不公正的习俗所废除的原始和基本的国家法律。这是一场我们必输无疑的游戏；在这种天平上，没有什么是真实的，然而人民却很容易听信这样的言论。他们一旦认识到这一桎梏，就会立刻甩掉它，而那些人也会因为它的毁灭和那些过于好奇地研究公认习俗的人的毁灭而获利。这就是为什么最聪明的法律制定者说，为了人们的利益，往往需要欺骗他们，而另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则说：Quum veritatem qua liberetur ignoret, expedit quod fallatur。我们不应该觉得法律不过是篡权的真理；它曾经毫无道理地被引入，现在却变成了篡权。

如果我们不希望它很快结束，就有必要使它被视为永恒和权威，并隐藏它的开端。

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相信正义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欺骗自己，因为按照上帝向我们揭示正义的意愿，正义是存在的。但我并没有这样认为，在这一点上我自欺欺人，因为我相信我们的正义本质上是正义的，而且我拥有能够认识和判断正义的能力。但我经常发现我的正确判断出了问题，以至于最后我开始不信任自己，继而不信任别人。我在所有国家都看到，人是会变的，因此，在多次改变对真正正义的判断之后，我认识到，我们的本性是不断变化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改变过；如果我改变，我

只会加强我的观点。怀疑论者 Archesilas 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也会变得最合理，因为人的生活不规律。有什么比选择王后的长子来领导一个国家更不合理呢？因为我们不会选择家庭出身最好的乘客来掌舵。这样的法律是荒谬和不公正的；但既然他们自己是这样，而且永远都是这样，那就变得合理和公正了。如果他们选择最贤能的人，我们马上就会大打出手，因为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最贤能的。那么，就让我们把这一品质加在一个无可争议的人身上吧。这个人国王的长子。这一点很清楚，没有争议。理性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内战是最糟糕的灾难。

生活不规律的人断言，只有他们顺应自然，而有秩序的人却偏离了自然的轨道；就像船上的乘客认为，站在岸上的人才动一样。双方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必须有一个定点，我们才能作出判断。对于船上的人来说，港湾决定了问题，但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道德的港湾呢？

当所有人都平等移动时，就像船一样，似乎什么都不动。当所有人都趋于停止时，似乎没有人停止。无论谁停下来，都会引起人们对其他人前进的关注，就像一个定点一样。

正义是既定的，因此，我们所有既定的法律都必然被认为是正义的，而无需加以审查，因为它们是既定的。

正义时尚使人合意，时尚也使人公正。

我们的自然原则不过是习惯原则。儿童的自然原则是他们从父辈的习惯中接受的原则，就像动物的狩猎一样。

不同的习俗会产生不同的自然原则。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有些自然原则是习俗所无法改变的，那么有些与自然相反的习俗也是自然或第二种习俗所无法改变的。这取决于人的体质。

父亲们担心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爱会被磨灭。那么，容易被抹杀的天性是什么样的东西呢？习俗是破坏前一种天性的第二种天性。但什么是天性，难道习俗不是天性吗？我很担心，天性本身可能只是我们的第一种习俗，因为习俗是第二种天性。

蒙田错了：遵循习俗只是因为它是习俗，而不是因为它合理或公正；但大多数人遵循习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它是公正的。否则，即使是习俗，他们也不会遵循，因为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服从理性或正义。如果没有这一点，习俗就会成为暴政，但理性和正义的帝国并不比欲望的帝国更暴政。这些都是人类的自然原则。

因此，遵守法律和习俗是好的，因为它们是法律，但我们应该知

道，法律和习俗中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正义，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

因此，我们只能遵循公认的东西，而绝不能违背它们。但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这一学说，因为他们相信真理是可以找到的，而且真理存在于法律和习俗之中，所以他们相信这些法律，并把它们的古老性当作其真理的证明，而不仅仅是它们脱离真理的权威性的证明。因此，他们遵守法律，但当这些法律被证明没有价值时，他们就会造反；从某种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法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不公正。法官的权力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被审判者。对人民说这些是危险的，但人民太信任你了；这不会伤害他们，还可能对你有益。那你就必须公开说出来。Pasce oves meas, not tuas. 你欠我的牧草。

不公正。对人们说法律不公正危险的，因为人们服从法律只是因为他们认为法律是公正的。因此，有必要同时指出，必须遵守法律，因为它们是法律，就像必须遵守上司一样，不是因为他们公正，而是因为他们是上司。如果确立了这一原则，并且理解了正义的正确定义，那么一切骚乱都会避免。

如果上帝直接从他自己那里赐予我们主人，我们应该多么衷心地



服从他们！环境和需要才是无懈可击的主宰。

习惯是我们的天性。习惯于信仰的人相信信仰，甚至不再惧怕地狱，也不再相信其他。谁习惯于相信国王是可怕的.....等等。那么，有谁会怀疑，我们的灵魂习惯于看到数字、空间和运动，会相信这些，而不相信其他？

如果有，我们就不会把我们国家的礼仪当作我们的司法准则。

在这里，由于找不到公正，我们只能依靠武力等手段。

世界上有些人放弃了上帝和大自然的一切法则，却为自己制定了完全遵守的法则，例如默罕默德的士兵、小偷、异教徒等，因此他们是逻辑学家。

似乎他们的规条必须是无限制或无障碍的，因为他们已经打破了许多公正和神圣的规条。

人的全部工作就是获取财富；然而，除了人的任性，他们没有任何资格证明自己理所当然地拥有财富，也没有能力牢牢守住财富。知识也是如此，疾病剥夺了我们的知识。我们既不能求真，也不能求善。

如果瑞士人被称作贵族，他们就会感到不高兴，他们会带来平民血统的证明，以便被判定有资格担任公职。

在判断我们是否应该发动战争，杀死那么多人，判处那么多西班牙人死刑的问题上，只有一个人是法官，而且他是利益相关者；应该有第三个人，而且他是无利害关系者。

“你为什么要杀我？”“什么！你不是住在小河的另一边吗，我的朋友？如果你住在这边，我就是个刺客，用这种方式杀你是不公正的，但既然你住在对岸，我就是个勇敢的战士，这样做是公正的。”

正义、力量——正义的东西理应得到服从，最强大的东西理应得到服从。

没有权力的正义是无用的，没有正义的权力是专横的。没有权力的正义是可耻的，因为恶人总是存在，而没有正义的权力则会受到谴责。

因此，我们必须将正义与权力结合起来，让正义的东西变得强大，让强大的东西变得正义。

正义是有争议的，而权力却很容易被认可，不容争议。因此，我

们不能把权力赋予正义，因为权力已经控告了正义，说正义是不公正的，而她自己才是真正的正义；所以，既然我们无法让正义的东西变得强大，我们就把强大的东西变成了正义。

在普通事务中，唯一的普遍规则是国家的法律，而在其他事务中，则是多数人的法律。这来自于他们身上的力量。

因此，国王的权力是另一种权力，他不会听从大多数大臣的意见。

毫无疑问，物品的平等是公正的，但由于人们无法使权力服从公正，他们就认为服从权力是正确的；由于无法在公正之外增加权力，他们就为权力辩护，从而使公正与权力合二为一，最终实现和平这一至高无上的善。

我们追随大多数人，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我们遵循古老的法律和观点是因为它们更合理吗？不是；而是因为它们独树一帜，从我们这里夺走了多样性的根基。

*Summum jus, summa injuria.*

多数人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简单明了，有力量让自己服从；但它却是最无能者的意见。

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会把权力交到正义的手中，因为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权力，因为权力是一种有形的品质，而正义是一种精神品质，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它，所以他们把正义交到了权力的手中，从而使我们被迫服从的东西被称为正义。

剑的权利由此产生，因为剑赋予了真正的权利。

否则，我们就会看到一边是暴力，一边是正义。第十二届省议会结束。于是就有了法兰德的不公正，它以所谓的正义对抗强权。

教会则不同，因为那里有真正的正义，没有暴力。

-----

暴政就是希望在其范围之外实行普遍统治。

在不同的社会里，有强者，有公正者，有明智者，有虔诚者，每个人都统治着自己的家，而不是其他地方。有时他们相遇，强者和公平者会愚蠢地争夺主宰权，因为他们的主宰权各不相同。他们意见不一致，错就错在各自的目标都是普遍统治。没有人能够获得这一点，即使是权力，在智者的领域里也无济于事；她只是

我们外部行为的女主人。

虐待。因此，以下表述都是虚假和虐待的：“我美丽，所以我应该被敬畏；我强壮，所以我应该被爱戴。”

暴政就是希望以一种方式得到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的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责任，愉快的人有爱的责任，坚强的人有怕的责任，聪明的人有信的责任。

这些义务是应该履行的，拒绝履行义务是不公正的，要求履行其他义务也是不公正的。同样，说“他不强壮，所以我不尊敬他；他不聪明，所以我不害怕他”也是虚假和专横的。

人与人之间必须不平等。诚然，但如果不平等，大门就敞开了，不仅是最大的统治，而且是最大的暴政。

稍稍放松心态是必要的，但这也为极度消沉敞开了大门。

我们必须标明界限。

在这些问题上，法律希望将它们强加于人，但心灵却无法承受。

我的，你的。”这是我的狗，”那些可怜的孩子说，“这是我在阳光

下的位置”。这就是篡夺整个地球的开始和形象。

出身好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它让一个人在十八岁时就有了机会，使他在五十岁时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因其优点而闻名于世并受到尊重。这就是一举获得的三十年。

这是权力的结果，而不是监护的结果。因为能够独创的人很少，更多的人只会追随，并拒绝给那些通过发明寻求荣耀的发明家以荣耀。如果他们坚持希望获得荣耀，并轻视那些没有创造力的人，其他人就会嘲笑他们，并恨不得给他们一拳。因此，任何人都不要以这种微妙的能力为傲，否则，就让他把自己的内容留给自己吧。

效果的原因。奇怪的是，人们不会让我向一个身穿锦衣、身后跟着七八个脚夫的人致敬！然而，如果我不向他行礼，他就会让他们用皮带抽我。这种习俗是一种力量。

不公正——人类找不到任何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人类的伟大之处甚至在于他的感性，他知道如何从感性中提炼出令人钦佩的准则，并从中描绘出对他人的爱。

伟大—效果的原因标志着人类的伟大，因为他从感性中创造了如此美好的秩序。

效果的原因—感性和力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根源；感性导致自愿的行为，力量导致非自愿的行为。

人们从感性中发现并总结出优秀的政策、道德和正义准则。

但毕竟，人类的这一邪恶根源、这一恶果只是被隐藏起来，并没有被清除。

人之初，性本恶。他们尽其所能地利用感性，使其服务于公共利益，但这只是一种佯装，是一种虚假的慈善形象，因为其根本就是仇恨。

1. 比起诗歌，他们更喜欢消遣和狩猎。那些半文盲对此嗤之以鼻，并以世人的愚昧无知为荣。
2. 以出身或财富等外在标志来区分人。世人又一次胜利地证明了这是多么不合理，但它又是完全合理的。野蛮人嘲笑婴儿国王。
3. 对别人的打击感到不快，或强烈地渴望荣耀。

但是，由于与之相连的其他基本物品，它是非常可取的，而一个人如果受到打击而不怨恨，就会被辱骂和侮辱所淹没。

4.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工作，在海上航行，在木板上行走。

内战是万恶之首。如果我们试图奖励愚蠢，内战是必然的。

因为所有人都会说他们罪有应得。一个靠出身成功的傻瓜所带来的祸害，既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确定。

穿戴整齐并不愚蠢，因为这证明有许多人为我们工作。从我们的头发可以看出，我们有贴身男仆、香水师等等，从我们的乐队、我们的线头、我们的修剪等等可以看出。现在，有许多人在为我们服务，这不仅仅是表面现象，也不仅仅是外在表现。

武器越多，我们就越强大。衣着光鲜就是力量的体现。

产生影响的原因。

这样，我们就通过人类对非本质事物的评价，证明了人类是轻浮的。所有这些观点都被摧毁了。接下来，我们证明了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所有这些轻浮都是有根据的，人们并不像所说的那样轻浮。这样，我们就摧毁了摧毁人们的观点。



但是，我们现在必须破除这最后一个命题，并且证明，人民是轻浮的，尽管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点始终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真理存在的地方感受不到真理，而把真理放在真理不存在的地方，他们的观点总是非常虚假和非常不正确的。

效果的原因——那么，可以说所有人都在幻觉之中，因为即使人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们所持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因为他们认为真理就在它不存在的地方。真理确实存在于他们的观点之中，但并不在他们所想象的地方。因此，我们确实应该尊重出身好的人，但并不是因为出身好本身就是一种优势，等等。

影响的原因。人们尊敬出身高贵的人，而半文盲却鄙视他们。没受过教育的人鄙视他们，说出身不是个人的优势，而是偶然的优势。受过教育的人尊敬他们，但这是出于另一个动机。热心多于知识的虔诚者鄙视他们，尽管这种考虑使他们受到有教养的人的尊敬，因为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虔诚所产生的新的光亮来判断的。而真正的基督徒则从更高的角度来评价他们。因此，根据我们的光亮程度，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是相继出现的。

人们以外表而非内在品质来区分是多么正确！我们二人中谁会占上风？谁将让位于他人？能力最差的那个？但我和他一样能干。我们应该为此争吵一番。他有四个脚夫，而我只有一个；这是有

目共睹的；除了数数，别无他法；让位是我的事，如果我争，我就是个傻瓜。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保持和平，这是最大的幸福。

顺从个人的不便是尊重的表现。这看似愚蠢，实则公正，因为这是在说，“如果你需要，我当然会让自己感到不便，因为我这样做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此外，尊重也是为了区分等级。现在，如果坐在扶手椅上是一种尊重，我们就应该对每个人都表示尊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区别了。

效果的原因—我们应该保守自己的秘密想法，用这些想法来评判所有人，而像其他人一样说话。

我也会有我的秘密想法。

影响的原因。那些说“你头痛”的人，这不是一回事。我们保证的是健康，而不是公正，而他自己确实是愚蠢的。

然而，当他说“我们要么有能力，要么没有能力”时，他认为这是可以证明的。

但他没有看到，我们没有能力调节人心，他从一些人是基督徒这一事实中得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那些不存在的日子，而对那些只存在的日子却不加思索地一晃而过。因为当下通常会给我们带来痛苦；我们把它隐藏起来，因为它让我们痛苦，如果它是令人愉快的，我们也会遗憾地看到它消失。我们努力用未来来支撑现在，并想着为我们无法确定到达的时间安排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它们总是被过去或未来所占据。我们很少想到现在，即使想到，也只是为了借用现在的光芒来指引未来。现在从来不是我们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的手段，只有未来才是我们的目的。因此，我们从来都不是活着，而是希望活着，虽然我们总是在为自己的幸福做铺垫，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幸福。

我们是如此不快乐，以至于我们无法对一件事感到高兴，除非在它变成坏事时感到烦恼，就像千百件事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一样。如果谁能找到乐在其中而不为相反的恶所困扰的秘诀，那他就成功了。这就是永动机。

我们的本性因运动而存在，完美的静止就是死亡。

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但当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开开心心地吃药，因为病魔已经自行痊愈了。我们不再有健康时的激情和娱乐欲望，也不再有四处闲逛

的欲望，而这些激情和欲望现在却与疾病的需要格格不入。因此，大自然会根据眼前的情况赋予我们激情和欲望。除了恐惧，没有什么能困扰我们，恐惧是我们而不是大自然给我们自己制造的，因为恐惧会在我们所处的条件下增加我们所不在的条件下的激情。

既然天性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快乐，那么我们的欲望就会为我们描绘出一种快乐的状态，将我们所处的状态中的快乐与我们所不在的状态中的快乐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获得了这些快乐，我们仍不会因此而快乐，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与这一新状态相适应的欲望、我们必须将这个一般性命题具体化。

在服从性方面，士兵和卡图尔派教徒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二者都是受统治和依附的人，都从事着同样令人讨厌的劳动。但是，士兵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统治者，尽管他从未做到这一点，因为即使是上尉和王子也总是奴隶和附属品，但他总是希望并不断努力以达到主人的地位，而卡图尔修士则发誓永远只做附属品。因此，他们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永远的奴役，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而在于一个人永远怀有希望，而另一个人则永远没有。

亚历山大贞洁的榜样并没有像他酗酒的榜样那样使许多人成为大陆人。德行不如他并不可耻，恶行再多也似乎情有可原。当我们看到自己与伟人的恶行一样时，我们不会认为自己完全是普通人

恶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伟人只是普通人。

无论伟人处于何种高度，他们都在某一点上与最底层的人类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是悬浮在空中，从我们的社会中抽离出来。如果说他们比我们伟大，那是因为他们的头更高，但他们的脚和我们一样低。在那里，所有人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靠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且从低处看，他们和我们一样卑微，和最卑微的人、孩子和野兽一样卑微。

伟人和小人物有着同样的意外、同样的脾气、同样的激情，但一个在车轮的边缘，另一个在车轴附近，因此同样的旋转所带来的激动较少。

他曾享受过英国国王、波兰国王和瑞典王后的友谊，难道会认为自己会变得匮乏，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找一个退路或庇护所吗？

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只有那些能够满足人所有欲望的人才会在乎。有人说：“这样的人是优秀的数学家。但我与数学无关，他会把我当成一个命题。”“这个人是个好士兵”。他会把我当成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我需要一个人能满足我所有需求的人。

人们说日食预示着不幸，因为不幸是常有的事，所以当邪恶经常发生时，他们往往会占卜到；而说日食预示着幸福，则往往会被

证明是错误的。他们只把幸福归因于罕见的行星相合，因此他们的占卜很少失败。

如果我们满足于那些与我们一样的人的社会，那我们就是傻瓜；我们虽然悲惨，虽然无能为力，但他们不会帮助我们，我们将孤独终老。因此，我们应该像孤身一人一样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建造超级豪宅等？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地寻求真理，如果我们拒绝真理，那就表明我们更看重的是人的尊敬，而不是对真理的探索。

最后一幕是悲剧性的，无论这出戏的其他部分多么令人愉快。在结尾处，我们的头上被泼上了一点泥土，一切都永远结束了。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存在，因为“我”包含在我的思想中；因此，如果我的母亲在我拥有生命之前被杀，我这个思想者就不会存在。所以，我不是一个必然的存在。我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限的，但我清楚地看到，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永恒和无限的必然存在。

公国、王权和地方行政长官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权力统治一切，所以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由于公爵或国王只是任性而为，因此统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会有变化，等等。

克伦威尔正准备蹂躏整个基督教世界，王室已化为乌有，而他自己的王朝也将永远建立，只因为他膀胱里的一粒沙子。罗马在他的统治下开始颤抖，但这一粒砂砾到了罗马，他就死了，他的家族垮台，和平建立，国王复位。

怀疑论——精神力量过剩或不足都会被指责为疯狂。没有什么好的，只有平庸。大多数人已经确定了这一点，无论谁逃脱了它，都会受到攻击。我不反对，我心甘情愿地处于中庸，我拒绝被置于低端，不是因为它低，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极端，因为我同样拒绝被置于顶端。离开中庸就等于离开人性。人类灵魂的伟大在于懂得如何保持中庸。人的伟大不在于离开中庸，而在于不离开中庸。

关于谦逊的论述让自夸者有机会骄傲，让谦逊者有机会谦逊。关于怀疑论的论述让信徒有机会肯定。很少有人谦虚地谈论谦虚，贞洁地谈论贞洁，很少有人怀疑地谈论怀疑论。我们不过是虚假、两面派和自相矛盾的人，甚至连我们自己都在使用掩饰和诡计。

有些恶习只能通过其他人来控制我们，而这些恶习就像树枝一样，会随着树干的移除而倒下。

因为我们不能误解自己，我们身上的自动性与智力一样多，因此，说服的工具不仅仅是演示。被证明的东西何其少！证明只能说服



心灵；习惯使我们做出最有力的证明，也是我们最坚定的证明，它动摇了自动机，吸引着无意识的理智追随它。有谁证明过会有明天，有谁证明过我们会死；然而，还有什么更被普遍相信呢？是习俗让我们相信它，是习俗让许多人成为基督徒，是习俗让他们成为土耳其人、异教徒、工匠、士兵等等。最后，我们必须求助于习俗，当我们的的心灵已经看到真理的所在时，我们才能解渴，才能沉浸在那每时每刻都在逃避我们的信仰之中，因为总是手头有证据实在是太繁重了。我们必须获得一种更容易的信仰，那就是习惯的信仰，它不需要暴力，不需要艺术，不需要争论，就能引起我们的认同，使我们的所有力量都倾向于这种信仰，从而使我们的灵魂自然而然地陷入其中。如果自动机倾向于相信相反的东西，仅靠信念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我们的两个部分都必须相信，理智要通过论证，在我们的一生中只要承认一次就足够了，而自动机则要通过习惯，不允许它向相反的方向倾斜。*Inclina cor meum, Deus.*

理智自然而然地相信，意志自然而然地热爱。

因此，由于缺乏真实的对象，他们必须依附于虚假的对象。

*Eritis sicut dii, scientes bonum et malum.*

即使人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不感兴趣，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没有

说谎，因为有些人只是为了说谎而说谎。

人必然是疯狂的，不疯狂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

如果不是身着教士长袍，我们是无法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诚实的人，与朋友谈笑风生，当他们以写作《法律篇》或《政治篇》自娱时，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消遣。他们生活的这一部分是最不哲学、最不严肃的；最哲学的是简单而安静地生活。如果他们写的是政治，那就好像是在为疯人院制定规则；如果他们说的是大事，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与他们交谈的那些疯子自以为是国王和皇帝。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为了让自己的愚蠢尽可能少地造成危害。

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选择职业，然而机会却决定了一切。习俗使人成为泥瓦匠、士兵、瓦匠；有人说“他是个好瓦匠”“士兵都是傻瓜”但其他人说“除了战争没什么伟大的”“除了士兵都是流氓”。我们选择自己的职业 是因为我们在童年时期，听到过这样或那样的赞美或鄙视，因为我们天生喜欢真理，讨厌愚蠢这些话打动了我们，唯一的错误在于它们的应用。习俗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天生只是人的人，却被塑造成了各种条件的人。因为有些国家盛产泥瓦匠，有些国家盛产士兵，等等。

自然界当然不会如此千篇一律。于是，习俗产生了这种效果，并

战胜了自然，但有时自然也会占上风，迫使人类不顾习俗的好坏，凭本能行事。

男人的天性是“瓦匠”，除了在自己的壁橱里，他们什么活都干。

我们从不教人如何成为绅士，却教给他们其他一切，而他们从来不会因为其他一切而自满，因为知道如何成为绅士而自满。他们只会在知道一件他们没有学会的事情上自怨自艾。

人们不应该说一个人是数学家、传教士或雄辩家，而应该说他是一位绅士；只有这种普遍的品质才能让我高兴。如果你一看到一个人就想到他的书，那是一个不好的征兆。我宁愿在你见到他或有机会利用他之前，他的任何品质都不会被你发现。Ne quid nimis，因为我担心他的某些品质会被人掌握，并给他打上印记。不要让人们认为他是个演说家，除非演说有问题，那就让他们去想吧。

除非挂着诗人、数学家等招牌，否则谁也别想成为诗词专家。但是，一般有成就的人不需要什么招牌，也几乎认不出诗人和刺绣工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一般修养的人不被称为诗人或几何学家等，尽管他们是这样的人，也是所有这些的评判者。你猜不到他们是什么。当他们进入

一个社会时，他们会加入一般的谈话。他们不会表现出一种特质而不是另一种，除非他们必须利用这种特质。然后，我们就会记住它，因为对于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涉及演说问题，我们自然不会说他们是出色的演说家，而如果有必要，我们就会称赞他们的口才。

如果一个人一进入社会就说他是个聪明的诗人，那是虚假的赞美；如果一个人从未被要求就诗歌这样的主题发表意见，那是一个不好的征兆。

不稳定。事物有不同的特质，灵魂也有不同的倾向；因为没有任何事物是简单地呈现在灵魂面前的，灵魂从不简单地呈现在任何主题面前。因此，人们会为同一件事欢笑，也会为同一件事哭泣。

大者之乐，在于能使人快乐。

财富的属性是慷慨给予。

应该寻找每种事物的属性。权力的属性是保护。

圣奥古斯丁看到，我们在海上、在战斗中等为不确定的事情而劳累；但他没有看到证明我们必须这样做的机会学说。蒙田看到我们对扭曲的心灵感到厌恶，习俗可以做一切事情，但他没有看到

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

所有这些人都只看到了结果，却没有看到原因；而对于那些发现了原因的人来说，他们就像那些只有眼睛的人对于那些有智力的人一样。因为果是感性的，而因只有智力才能看到。虽然这些效果也是通过理性认识的，但它与认识原因的理性的关系，就像身体的感官与智力的关系一样。

假设一个人站在窗前看路人。如果我经过，我不能说他站在那里是为了看我，因为他并没有特别想到我。一个因为美貌而爱上别人的人，也不会真的爱那个人，因为天花会杀死美貌而不杀死人，从而导致爱的丧失。爱我的人也不会因为我的判断力、我的记忆力而爱我。

我，我自己，因为我可以失去这些特质，但不会失去我的身份。如果‘我’不在身体里，也不在灵魂里，那么这个‘我’又在哪里呢？既然‘我’是易逝的，那么除了那些不构成‘我’的特质，我们又如何去爱身体或灵魂呢？因为抽象地爱一个人的灵魂和其中的任何品质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正的。因此，我们不爱一个人，而只爱他的品质。因此，我们不应该嘲笑那些因地位和职位而受人尊敬的人，因为我们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的品质。

时间会治愈一切痛苦和误解，因为我们会改变，不再是原来的我

们。冒犯者和被冒犯者都不再是他们自己。这就像我们曾经激怒过的一个民族，在两代人之后再次相遇。他们仍然是法国人，但已经不是原来的法国人了。

仅靠劳动生活和统治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截然相反的两件事。在土耳其大苏丹的身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喜欢对国王说“王子”，因为这会降低他的品质。

马蒂亚尔的书信集——人喜欢恶意，但不是针对独眼人，也不是针对不幸的人，而是针对幸运和骄傲的人。不这样想的人就错了。

因为感性是我们所有动作和人性等的源泉。

我们必须取悦那些富有人情味和柔情的人。

关于两个独眼人的寓言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安慰，只是给作者的荣耀加了一分。所有只是为了作者而写的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Ambitiosa recidet ornamenta.

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人都知道每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评价，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四个朋友了。

这一点从不时出现的不实报道所引发的争吵中可见一斑。

那些在逆境中总是满怀希望、在好运中欢欣鼓舞的人，如果在厄运中没有相应的沮丧，就会被怀疑为对失败感到高兴；他们乐于找到希望的借口，以显示他们的兴趣，并通过假装的喜悦来掩盖他们对事情不成功的真实感受。

当理性站在恶毒一边时，恶毒就会变得骄傲，并将理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苦行或刻板的选择没有找到真正的善，而我们必须回归自然，它就会因为这种回归而变得骄傲。

一个寓言作家，一个坏人。

你希望别人相信你是好人吗？

我们应该非常感谢那些告诉我们自己缺点的人，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到羞愧，他们告诉我们，我们曾经被人鄙视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来也会被人鄙视，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可鄙的缺点。他们为我们准备了改正和摆脱过失的机会。

如果我们想成功地斥责别人，让他知道自己的错误，我们就必须

看他是从哪一方面看问题的，因为从那一方面看问题一般都是正确的。他就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会发现自己并没有错，只是没有看到所有的方面。现在，没有人会因为看不到所有事情而烦恼。但我们不喜欢被弄错，这也许是因为人的天性是不可能看到所有东西的，而且人的天性是不会弄错他所看到的那一面的，因为我们通过感官所理解的东西总是真实的。

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抽象科学，发现我的同学很少，这让我非常沮丧。当我开始研究人类时，我发现这些抽象科学并不适合人类，我研究它们比其他人忽视它们更偏离了我的真实状态。我原谅他们知识的贫乏。但我想，至少在研究人的问题上，我还能找到许多同窗好友，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研究。我被骗了，因为他们比研究数学的人还少。我们只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进行这项研究，才去寻找其他人。但是，这难道不是人类应该拥有的知识吗？为了幸福，人类最好对自己一无所知。

知识的虚无——外在事物的知识并不能在我遭受苦难时安慰我对道德的无知，但道德科学却总能安慰我对外在知识的无知。

地球上有植物，我们能看到它们，但从月球上是看不到的。植物上有毛发，毛发里有小动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哦，推测！复合体是由元素组成的，但基本体本身却不是。哦，假定！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区别。我们不能断言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我



们必须说别人说的话，但不能和他们一起思考。

世界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它处于自然无知的状态，而自然无知正是人类最好的智慧。科学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每个人生来就处于纯粹的自然无知状态。另一个极端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所达到的极端，他们在研究了人类所能知道的一切之后，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于是又回到了最初的无知状态；但这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在这两者之间的那些人，他们离开了自然的无知，却无法达到另一种无知，他们也有一些这种虚妄知识的烙印。

自以为聪明。他们给世界带来麻烦，对万事万物做出错误的判断。人民和智者组成了世界；这些人蔑视世界，也被蔑视；他们对万物的判断是错误的，世界对他们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大自然让所有真理自成一体。我们的艺术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封闭起来，但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每个真理都有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看到同样的效果总是重复出现时，我们就会得出结论，这是自然的必然，就像会有明天一样。但是，大自然往往会欺骗我们，她不会遵守自己的规则。

自然界总是重新开始同样的事情，年、日、时，同样，空间和数

字也是如此，永无止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无限和永恒，并不是说其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无限和永恒的，而是这些有限的实体被无限放大了。

因此，在我看来，单单是使它们相乘的数字就是无限的。

大自然模仿自己。一粒种子播撒在良田，就会结出果实。一个原则投进美好的心灵，就会结出果实。

数字模仿空间，而空间的性质完全不同。

一切都由同一个主人创造和引导，根、枝、果；原则和结果。

大自然的工作方式是“进步”（*itus et reditus*）。它去而复返，然后走得更远，然后加倍倒退，然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前进，等等。

海潮如此，太阳的轨迹显然也是如此。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全部，因为他死了，所有的人也都死了。因此，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所有人的全部。

自我是可恨的。米顿，你隐藏了自我，但并没有因此摧毁它，因

此你仍然是可憎的。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满意，我们没有理由恨我们。

但如果我憎恨它是因为它不公正，是因为它把自己作为一切的中心，我将永远憎恨它。

一言以蔽之，“我”有两种特质：它本质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把自己作为一切的中心；它给他人带来不便，因为它想让他人臣服，因为每个“我”都是敌人，都想成为他人的暴君。你消除了不便，却没有消除不公正，因此，你没有让那些憎恨不公正的人喜欢它；你只让那些不公正的人喜欢它，因为他们发现它不再是敌人。因此，你仍然是不公正的，除了不公正的人之外，你无法取悦任何人。

关于自爱—自爱和人类之我的本质是只爱自己，只考虑自己。但它能做什么呢？它不能阻止它所爱的对象充满缺点和痛苦；人想成为伟大的，却发现自己是渺小的；想成为幸福的，却发现自己悲惨的；想成为完美的，却发现自己充满了不完美；想成为人们爱戴和尊敬的对象，却发现自己的缺点只值得人们厌恶和蔑视。他所处的窘境使他产生了可以想象的最不公正、最罪恶的激情，因为他对责备他并使他确信自己的过错的真理怀有致命的仇恨。

他渴望消灭真理，但又无法从本质上消灭真理，于是他尽可能地在自己和他人的知识中消灭真理；也就是说，他倾其所有来掩盖自己的过错，既不让他入知道，也不让自己知道，他既不忍心让他入看到自己的过错，也不忍心让自己看到自己的过错。

满身缺点无疑是一种罪恶，但满身缺点却不愿意承认它们，则是更大的罪恶，因为这又增加了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我们不喜欢别人欺骗我们，我们却喜欢自己骗自己。

他们认为，要求我们给予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尊重是公正的；因此，我们欺骗他们。希望他们给予比我们应得的更多的尊重是不公正的。

因此，如果他们在我们身上发现的瑕疵和恶习并不比我们真正拥有的多，那么很显然，他们并没有对不起我们，因为不是他们造成了这些瑕疵和恶习；相反，他们还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因为他们帮助我们摆脱了一种罪恶，即对这些瑕疵和恶习的无知。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缺点而鄙视我们而烦恼，因为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本来面目，如果我们是可鄙的，他们就应该鄙视我们。

这就是一颗充满公平和正义的心所产生的情感。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内心有完全相反的倾向，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憎恨

真理，憎恨那些告诉我们真理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有错误的好感，希望他们把我们看得与事实不符，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有一个证据让我感到沮丧。基督教并不强迫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向所有人倾诉自己的罪过，它允许我们对一般人保持隐秘，但她独独将一个人排除在外，命令我们向他敞开内心的最深处，向他展示我们的本来面目。世界上只有这一个人，她命令我们不要欺骗他；她将他束缚在不可侵犯的秘密之中，因此，这种知识对他来说就像没有一样。我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仁慈、更温柔的了。然而，人就是如此堕落，连这条法律都觉得苛刻，这也是欧洲大部分人反抗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心是多么不公正，多么不合理啊！我们对一个人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对所有人都是公正的。因为我们欺骗他们是公正的吗？

这种对真理的厌恶有不同程度，但可以说，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厌恶，因为它与自爱密不可分。这种虚假的细腻使那些必须斥责他人的人选择了许多曲折和修改，以避免使他人感到震惊。他们必须减轻我们的过错，似乎是在为它们开脱，在责备中夹杂着赞美，表现出喜爱和尊敬。然而，这种药对于自爱来说总是苦涩的，它能少吃就少吃，总是怀着厌恶的心情，常常对施药的人暗自生气。

因此，如果有人想得到我们的爱，他们就会避免为我们做他们知道是不愉快的事情；他们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希望被对待一样：我们讨厌真相，他们就对我们隐瞒真相；我们希望被奉承，他们就奉承我们；我们喜欢被欺骗，他们就欺骗我们。

因此，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提高一级，我们就会离真理更远一些，因为我们最害怕伤害那些对我们最有帮助、对我们最危险的人。一个王子可能是整个欧洲的代言人，但只有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我并不感到惊讶；说真话对说真话的人是有益的，但对说真话的人却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遭到憎恨。现在，那些与王子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爱自己的利益胜过爱他们所效忠的王子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小心翼翼，不让王子受益，以免对自己不利。

毫无疑问，这种不幸在上层阶级中更为普遍，但下层阶级也不能幸免，因为人们总是想让别人爱上我们。因此，人的生活不过是一种永恒的幻觉，是欺骗和奉承的交替。在我们面前，没有人会像在我们不在时那样谈论我们。人的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欺骗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朋友在背后是怎么说他的，那么几乎没有什么友谊会持久，尽管他当时说的是真诚的，没有激情。

这样的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只有伪装、虚假和虚伪。他不愿意别人告诉他真相，他回避告诉别人真相，而所有这些远







常微弱的。事实上，我从理性和经验中看到，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激起人们的蔑视了。

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它比我们更了解上帝的事情。相反，圣经说，上帝是一位隐藏自己的上帝，自从大自然变得堕落，他就让人处于盲目之中，而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摆脱这种盲目，除非通过他，否则我们就与上帝断绝了一切联系。Nemo novit Patrem, nisi Filius, et cui voluerit Filius revelare.

圣经在许多地方都说，寻求上帝的人就能找到他。他们（圣书）所说的光并不像正午的太阳。没有人说在正午寻找太阳的人或在海里寻找水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寻找上帝的证据并非如此。因此，它说，我们在别处：Vere tu es Deus absconditus.

上帝的形而上学证明是如此脱离人类的理性，又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们并不引人注目，如果它们对任何人有用，那也只是在证明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一刻，但一小时之后，他们就会担心自己搞错了。

Quod curiositate cognoverint, superbia amiserunt.

这就是在没有耶稣基督的情况下认识上帝的结果，因为这就是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与他们所认识的上帝交流。

相反，那些通过中保认识上帝的人却知道自己的悲哀。

耶稣基督是一切的目标，也是一切的中心。认识他的人就知道万事万物的原因。

那些误入歧途的人只是因为看到这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我们有可能认识上帝而不认识我们的不幸，也有可能认识我们的不幸而不认识上帝；但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和我们的不幸，我们就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

因此，我在此不打算用自然的理由来证明上帝或三位一体的存在，或灵魂的不朽，或任何类似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自然界中找到能说服顽固的无神论者的证据，还因为没有耶稣基督的知识是无用和贫瘠的。尽管一个人相信数字的比例是非物质的真理，是永恒的，并且依赖于一个第一真理，在他里面存在着，他被称为上帝，但我并不认为他在救赎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基督徒的上帝并不像异教徒和伊壁鸠鲁派的上帝那样，仅仅是数学真理或元素秩序的创造者。他也不仅仅是一位天意、安排人的生活 and 命运、使他的崇拜者长寿幸福的神。这就是犹太人的信仰。但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基督徒的上帝，

是一位充满爱和安慰的上帝，一位充满自己灵魂和心灵的上帝，一位让他们感受到内心的悲哀和无限怜悯的上帝，一位将自己与他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的上帝，一位用谦卑和喜乐、信心和爱充满他们灵魂的上帝，一位让他们除了自己之外别无所求的上帝。

所有在耶稣基督之外寻求上帝、安于自然的人，要么找不到满足他们的亮光，要么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没有中间人的认识上帝和侍奉上帝的方法。因此，他们要么陷入无神论，要么陷入自然神论，而这两种东西几乎同样是基督教所憎恶的。

基督徒的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他让灵魂认识到，他是她唯一的良善，她唯一的安息在他里面，她唯一的喜乐在爱他里面；他让她同时憎恨那些阻碍她全力爱他的障碍。她的两个障碍，自爱 and 情欲，让她无法忍受。上帝让她明白，自爱的根源会摧毁她，只有他才能治愈她。

认识上帝而不认识我们的悲惨遭遇，就会产生骄傲。只了解我们的悲惨遭遇而不了解上帝，就会产生绝望。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中间道路，因为在他身上，我们既能找到上帝，也能找到我们的悲哀。



如此漫长、如此持续和如此一致的考验，肯定会让我们相信，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达到善的境界；但榜样却没有教给我们什么。任何相似之处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因此，我们期望我们的努力这次不会像以前一样受挫。因此，当下永远不会让我们满意，经验会欺骗我们，从一个不幸到另一个不幸，把我们引向死亡。

悲伤。

这种欲望和软弱向我们大声疾呼，人类曾经有过真正的幸福，而现在，他只剩下了印记和空洞的痕迹，他徒劳地试图用周围的一切来填补这种痕迹，寻求这些都是不够的，因为这个无限的空洞只能由一个无限的、永恒不变的物体来填补，也就是说，只能由上帝自己来填补。

只有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善，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他，那么奇怪的是，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事物没有取代他的位置；无论是星辰，还是天、地、元素、植物、白菜、韭菜、动物、昆虫、牛犊、毒蛇、热病、瘟疫、战争、饥荒、恶习、通奸、乱伦。既然他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善，那么对他来说，万事万物都同样是善的，甚至他自己的毁灭也是善的，尽管这与上帝、理性和整个自然进程是如此背道而驰。

有些人在权力中寻求善，有些人在研究和知识中寻求善，有些人在享乐中寻求善。还有一些更接近真理的人认为，所有人都渴望的普世之善不应包含任何特殊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只能由一個人擁有，而且一旦分享，擁有者就會因缺乏所擁有的東西而痛苦，而不是因擁有所擁有的東西而高興。他們認為，真正的好東西應該是所有人都可以同時擁有的，不會減少，也不會嫉妒，而且沒有人會違背自己的意願而失去它。他們的理由是，這種欲望是人的天性，因為它必然存在於所有人之中，而且所有人都必須擁有它，他們由此得出結論，無窮無盡，什麼都沒有。一人的靈魂被投進肉體，在肉體里找到了數字、時間、維度；它據此推理，稱之為自然或必然，而不能相信任何其他東西。

與無限相連的統一體不會增加無限，就像無限空間增加了一英尺一樣。有限在無限面前化為烏有，化為虛無。在上帝面前，我們的智慧如此，在神聖的正義面前，我們的正義也是如此。我們的正義與上帝的正義之間，並不像統一性與無限性之間那麼不相稱。

我們知道存在無限，但對其本質卻一無所知。既然我們知道數是有限的這一說法是錯誤的，那麼數的無限性就一定是真的，但它是什麼我們卻不知道。它既不可能是奇數，也不可能是偶數，因為增加一個單位並不能改變數的性質；但它是一個數，而每一個數要么是奇數，要么是偶數，至少每一個有限的數都是如此。

因此，我们很可能知道有上帝，却不知道他是什么。

我们知道有限的存在和本质，因为我们也是有限的，也有维度。

我们知道无限的存在，却不知道它的本质，因为它和我们一样有维度，却没有极限。但我们既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也不知道上帝的本质，因为他既没有维度，也没有界限。

但我们因信知道他的存在，因荣耀知道他的本性。现在我已经说明，我们可以很好地知道一个事物的存在，却不知道它的本质。

……（此处省略关于赌注的文字）

让我们想象一下，有许多人带着锁链，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一些人每天都在其他人的注视下被勒死，而剩下的那些人则从同伴们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处境，在轮到自己的时候愁眉苦脸、毫无希望地看着对方。这就是人类命运的写照。

我们必须了解自己，即使这不能帮助我们发现真理，但至少可以规范我们的生活，没有比这更公正的了。

只有三类人：找到上帝并侍奉他的人；没有找到上帝却孜孜以求的人；没有找到上帝却苟且偷生的人。前者是幸福和智慧的，后

者是不幸和愚昧的，介于两者之间的人是不幸的，但他们是智慧的。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对上帝的认识就没有善，只有当我们接近上帝时，我们才会快乐，而最终的善就是肯定地认识上帝；我们远离上帝时，我们就会不快乐，而最大的恶就是肯定地与之相反。

普通人有能力不去思考自己不愿意思考的事情。犹太人对他的儿子说：“不要思考那些关于弥赛亚的经文”。我们的人民也经常这样做。因此，对于许多人来说，假宗教得以保留，真宗教也是如此。

但有些人却没有这种阻止思想的能力，我们越是禁止他们，他们就越想。这些人摆脱了虚假的宗教，如果他们找不到坚实的理由，也会摆脱真实的宗教。

如果我们不应该在确定的情况下做任何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为宗教做任何事情，因为这并不确定。但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比如航海，比如战斗！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什么也不做，因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在宗教中，确定性比我们能看到新的一天还要大，因为我们不一定能看到明天，但我们肯定有可能看不到明天。我们不能说明天一定会到来，但谁敢说明天一定不会到来呢？但是，当我们为明天而努力时，也





们本能地知道空间有三个维度，数字是无限的，我们感受原理，我们推断命题，虽然方式不同，但都很确定。理性在承认第一原理之前，要求心灵证明这些原理，就像心灵在接受所有命题之前，要求理性感受这些命题一样，既无用又荒谬。

那么，这种无能为力只能羞辱理性，因为理性很想评判万事万物，却不能动摇我们的确定性，就好像只有理性才能指导我们一样。相反，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需要理性，我们靠本能和感觉就能知道每一件事！但大自然却剥夺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反而我们所能获得的这类知识少之又少，其余的都只能通过理性获得。

上帝以本能的感觉赐予宗教信仰的人是非常有福的，也是深信不疑的。至于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只能通过推理来赋予他们宗教信仰，等待上帝亲自将宗教信仰印在他们心中的那一刻。

那么，对于人类微弱的光芒来说，灵魂是否过于崇高了呢？那就让我们把灵魂降格为物质，看看她是否知道她所赋予生命的躯体，以及她所凝视和随心所欲移动的其他躯体是由什么构成的。在这个问题上，那些一无所知的伟大教条主义者知道些什么呢？

Harum sententiarum.

如果理性是合理的，这无疑就足够了。她有足够的理智承认，她

从未发现过任何稳定的东西，但她还没有对达到稳定的东西感到绝望；相反，她一如既往地热衷于探索，并确信自己拥有征服它所需的一切力量。

因此，我们必须做一个了结，在审视了这些力量的作用之后，认清它们本身是什么，看看理性是否有力量，是否能抓住真理。

传道者表明，没有上帝的人是完全无知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苦难。因为有意愿而无能为力，就是悲惨。现在，他希望幸福，希望确信一些真理，但他既不能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甚至不能怀疑。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也是我所烦恼的。我看着所有事物，如果我没有看到任何标志着神性的东西，我就会决定不相信他。如果我到处都能看到造物主的标记，我就会平静地安于信仰。但是，我看到的可否定的东西太多，可肯定的东西又太少，我的处境十分可怜，我曾无数次地希望，如果上帝维护自然，他就会明确地标明这一事实，但如果她所给出的上帝的迹象是谬误的，她就会完全压制住这些迹象，她要么全部说出来，要么什么也不说，这样我就可以知道我该做什么了。在我目前的状态下，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既不知道自己的处境，也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我的心只想知道真正的善在哪里，以便追随它，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永恒的代价更大了。

## 哲学家

怀疑论者的主要论据是，除了信仰和启示之外，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原则的真实性，除非我们在自己身上自然而然地感知到这些原则。现在，这种自然感知并不是它们真理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除了信仰之外，我们无法确定人是由善神、恶鬼还是偶然创造的，因此，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内心的这些原则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根据我们的起源而不确定的。

不仅如此，在睡眠中，我们坚信自己是醒着的，我们相信自己能看到空间、图形和运动，我们能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和推移；总之，我们就像醒着一样。因此，我们生命的一半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我们自己也承认，无论我们怎么想，我们对真理都没有概念。既然我们所有的情感都是幻觉，那么谁能说得清，我们以为自己醒着的另一半生命，不是与前者有些不同的另一种睡眠呢？

有谁会怀疑，如果我们是在梦中与人相伴，如果人们的梦境偶然一致（这很常见），如果我们醒着时总是独自一人，我们会相信情况是相反的吗？总之，既然我们常常梦见自己在做梦，而且幻象层出不穷，那么很可能今生本身就是一场梦，其他的梦都是嫁接在这场梦上的，而我们在死后又会从梦中醒来。

在我们的一生中，关于真善美的原则很少，就像在自然睡眠中一

样，使我们激动不已的各种想法也许只是幻觉，就像时间的飞逝和梦中的虚妄幻想一样。

这些就是一方和另一方的主要论据，撇开那些不太重要的论据不谈，比如怀疑论者反对习俗、教育、礼仪、气候等印象的言论；虽然这些论据影响着大多数普通人，但他们只是在模糊的基础上信奉教条，怀疑论者的一言一行都会打乱他们的想法。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们的书，我们很快就会确信这一点，也许只是确信得太多了。

我在教条主义者唯一的强项上停顿了一下，那就是，说到真诚和善意，我们不能怀疑自然原则。

针对这一点，怀疑论者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我们起源的不确定性，包括我们本性的不确定性。自世界诞生以来，教条主义者就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拉开了序幕，每个人都必须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要么支持教条主义，要么支持怀疑主义，因为中立是智者的本分，而怀疑主义则是最古老的教条。认为保持中立就是怀疑论者。这种中立是该教派的精髓所在；谁不反对他们，谁就首先支持他们。他们不为自己，他们中立，漠不关心，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保持着悬而未决的态度。

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难道他要怀疑一切，怀疑他是否醒来，怀疑你是掐他还是烧他，怀疑他是否怀疑，怀疑他是否存在？我们不能走到这一步，因此，我要说的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怀疑论者；大自然维护着理性的弱点，防止它徘徊到这种地步。

难道他要反过来说他确实掌握了真理，而如果我们稍加逼迫，他就拿不出任何所有权，不得不放弃他的占有权吗？

人类是何等的奇葩！何等的奇异与怪诞！一个混沌、一个矛盾、一个神童。它是万物的审判者，却又是弱小的蚯蚓；它是真理的保存者，却又是 uncertain 和错误的污水池；它是宇宙的荣耀，也是宇宙的污垢。

谁能解开这样的纠结？这当然不是教条主义、怀疑主义和所有人类哲学所能解决的。人是无法被人理解的。我们同意怀疑论者们的大声断言：真理既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也不符合我们的口味，她的家园不在人间而在天堂，她居住在上帝的胸怀之中，我们只能在上帝乐意揭示她的时候才能了解她。因此，让我们从非被造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真理中学习我们的真性情。

自然迷惑了怀疑论者，理性迷惑了教条主义者。人啊！你们凭着

自然的理智去探寻自己的真实处境，你们会怎样呢？你们既无法避开这两个派别，也无法生活在其中任何一个派别中。

那么，骄傲的人，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多么大的悖论。低头吧，软弱的理性；沉默吧，你愚蠢的天性；认识到人是完全无法被人理解的；要从你的主人那里了解你所忽视的真实状况。聆听上帝。

总之，如果人从未堕落过，他就会天真而安全地享受真理和幸福。如果人从未堕落，他就不会想到美德和幸福。然而，我们是可怜的，我们有幸福的想法，却不能实现它，我们感觉到真理的形象，却只拥有谎言，既不能绝对无知，也不能确定知识，如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曾经是完美的，而我们却不幸堕落了！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与我们的知识最遥远的奥秘——罪的传承——竟然是一件我们无法了解自己的事情。因为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比说第一个人的罪使那些离罪源如此遥远、似乎无法参与其中的人成为罪人更能震撼我们的理智了。在我们看来，这种输血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最不公正的，因为没有什么比永远诅咒一个没有意志的婴儿更违背我们可悲的正义规则的了，因为他在罪中所占的份额似乎微乎其微，而罪是在他出生前六千年犯下的。当然，没有什么比这一学说更让我们震惊的了，然而，如果没有这个最难以理解的奥秘，我们自己也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处境的

纠结在这深渊中层层叠叠，因此，没有奥秘的人比奥秘对人来说更难以想象。

由此看来，上帝愿意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存在的困难，他把这个结隐藏得如此之高，或者说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无法触及；这样，我们就不是通过傲慢地发挥我们的理性，而是通过简单地服从理性，才能真正认识我们自己。

这些建立在宗教不可侵犯的权威之上的坚实基础让我们明白，信仰中有两个同样恒久不变的真理——一个是，人在创世时或在恩典中的状态是高于整个自然界的，与上帝相似，分享上帝的神性；另一个是，在堕落和罪的状态中，人从以前的状态堕落下来，与动物相似。这两个命题是同样固定和确定的。《圣经》在某些地方明确地向我们宣告了这一点：Deliciae meae esse cum filiis hominum. Effundam spiritum meum super omnem carnem. Di estis, 等等；在其他地方，Omnis caro foenum. Homo assimilatus est jumentis insipientibus et similis factus est illis. Dixi in corde meo de filiis hominum ... .Eccles.

这清楚地表明，人因恩典而与神相似，成为神性的分享者，而没有恩典，人就像野兽等。

怀疑论——在这里，我将毫无章法地书写我的思想，但也许并不是



毫无章法的混乱，那才是真正的章法，它总是以其无序来表示我的目标。

如果我用秩序来对待我的研究对象，那就太不尊重它了，因为我想证明它是不可能有序序的。

怀疑论。这里所有的事物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一部分是假的。本质的真理并非如此，它是完全纯粹和真实的。这种混合玷污了它，毁灭了它。没有什么是纯粹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是真理。你会说，杀人是一种恶，这是真的，是的，因为我们很清楚什么是恶，什么是假。但什么可以被称为善呢？贞洁？我说不是，因为那样世界就会毁灭。婚姻？不，独身生活更好。不杀生？不，因为无法无天会很可怕，恶人会杀死所有好人。那么杀戮呢？不，因为这会破坏自然。因此，善和真理只是局部的，与邪恶和虚假混杂在一起。

如果一个工匠每天晚上都梦见自己是国王，而且一梦就是十二个小时，我想他会和一个每天晚上都梦见自己是工匠的国王一样幸福。

如果我们每晚都梦见自己被敌人追杀，被这些痛苦的幻影骚扰，或者梦见自己整天都在从事各种职业，就像在旅行中一样，那么我们所受的痛苦就会几乎和梦境中的一样多，而且会害怕入睡，

就像现在我们害怕醒来时发现自己真的会遭遇这样的不幸一样。事实上，它所带来的麻烦几乎与现实相同。

但是，既然梦境各不相同，而且每个梦境都是多样化的，那么我们在梦中看到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就比我们清醒时看到的東西要小得多，因为梦境是连续的，并不是连续到永远不会改变的程度，但这种改变并不那么突然，除了偶尔，比如当我们旅行时，我们会说：“我想我是在做梦。”因为生活不过是一个不那么瞬息万变的梦。

本能、理性—我们有一种无法证明的能力，这是任何教条主义都无法克服的。我们有一种真理的观念，这是任何怀疑论都无法克服的。

没有什么比有些人不是怀疑论者更能强化怀疑论了；如果他们都是怀疑论者，那他们就错了。

这个教派（基督教）从敌人那里汲取的力量要多于从朋友那里汲取的力量，因为人的弱点更多地表现在那些没有弱点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意识到弱点的人身上。

反对怀疑论—我们假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是一样的，但这只是一种无端的假定，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我确实看到在同样

的场合使用同样的词语，每当两个人看到一个物体改变了位置，他们都会用同样的词语来表达他们对同一个物体的看法，都说它移动了，从这种应用的同一性中，我们强烈地确信观念的同一性；但是，这虽然足以使我们有理由下肯定的赌注，却不能最终或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从不同的前提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无论如何，这足以混淆视听，而不是说它完全熄灭了使我们确信这些事情的天然之光；学者们本可以获胜，但这却使它变得模糊不清，并给教条主义者带来麻烦，使怀疑论小集团沾沾自喜，而怀疑论小集团的荣耀就在于这种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在于某种疑云重重的阴霾，我们的疑虑无法消除所有的光明，我们的天然之光也无法驱散所有的黑暗。

善意。—他们不得不说：“你们没有诚意，我们没有睡着”等等。我多么希望看到这种骄傲的理智受到羞辱和屈服。因为这不是一个权利受到争议，并用手中的权利捍卫它的人的语言。他不是轻描淡写地说人的行为不诚实，而是用威力惩罚这种不诚实。

它可能是有真正的示范，但它是不确定。因此，这只能证明一切不确定都是不确定的，这是怀疑论的光荣。

Ex senatus consultis et plebiscitis scelera exercentur. 没

有什么比哲学更荒谬的了。我们必须为那些无法证明的神圣判决进行辩护。

Ut omnium rerum sic litterarum quoque intemperantiâ  
laboramus.

Id maxime quemque decet quod est cujusque suum maxime. Hos  
natura modos primum dedit.

Paucis opus est litteris ad bonam mentem.

如果没有“火”，也就没有“火”，因为它受到了众人的称赞。

Mihi sic usus est, tibi ut opus est facto, fac.

那些不讨论灵魂不朽的哲学家的虚伪性。蒙田的困境的虚假性。

毫无疑问，灵魂的死亡或不朽必然会给道德带来完全不同的影响；然而，哲学家们在处理道德问题时却不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讨论只是为了打发时间。

柏拉图（的学说）倾向于基督教。

灵魂是非物质的。哲学家制服了他们的激情。什么物质能做到这一点？

无神论者应该说得非常清楚，但灵魂是物质的说法并不完全清楚。

无神论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标志，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虚伪宗教人士）认为只有上帝才值得被爱和崇拜，而他们却渴望被人爱和崇拜，却不知道自己的堕落。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充满了爱和崇拜之情、如果他们在其中找到了最主要的快乐，那就让他们认为自己是好的，是受欢迎的！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自己不喜欢他，如果他们除了希望在人们的尊敬中建立自己的地位之外没有任何倾向，如果他们的全部完美不在于约束，而在于使人们在爱他们中找到快乐，那么我说，这样的完美是可怕的。什么！他们已经认识了上帝，却并不只想让人们爱他，而是想让人们在爱他们时止步不前。他们希望成为人们自愿快乐的对象。

怀疑论者、斯多葛派、无神论者等的所有原则都是真的；但他们的结论却是假的，因为相反的原则也是真的。

但也许这个问题超出了理性的范围。因此，我们将研究一下她（人的灵魂）对其权力范围内的问题的看法。如果说有什么事是她自己的利益促使她最认真地去做的，那就是追求她的至高利益。那

么，让我们看看这些坚强而清醒的灵魂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以及他们是否达成了一致。

一个人说，至善在于美德，另一个人说，至善在于快乐，另一个人说，至善在于对自然的认识，另一个人说，至善在于真理：Felix qui potuit rerum cognoscere causas，另一个人说，至善在于完全无知，另一个人说，至善在于懒惰，另一些人说，至善在于忽视表象，另一个人说，至善在于缺乏惊奇，nihil mirari prope res una quæ possit facere et servare beatum，真正的怀疑论者说，至善在于他们的冷漠、怀疑和永远的悬念，而另一些更聪明的人则认为他们能找到更好的方法。这就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一切！

我们必须看一看，如果这门精妙的哲学在如此漫长而广泛的研究中一无所获，至少灵魂或许已经学会了认识自己。我们要听听世界的统治者是怎么说的。

他们是否更乐于修好她的座位？

关于她的起源、持续时间和离开，他们发现了什么？

寻找真正的善——常人将善寄托于财富和外物，或至少寄托于娱乐。哲学家们揭示了这一切的虚妄，并将其置于他们所能做到的最佳

位置。

哲学家们计算出二百八十八种主权商品。

主权之善。Ut sis contentus temetipso et ex te nascentibus bonis. 这是一个矛盾，因为最后他们建议自杀。啊！真是幸福的生活，我们要像摆脱瘟疫一样摆脱它。

对真善美无益的追寻让我们疲惫不堪，也让我们饱受折磨，但我们可以向救赎主伸展双臂。

=====

=====

=====

=====

=====

=====

=====

=====

哲学家：我们满脑子都是让我们脱离自身的事情。

我们的本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自身之外寻求幸福；我们的激

情催促着我们向外奔跑，即使没有可以激发它们的对象。我们身外的事物诱惑着我们，召唤着我们，即使我们没有想到它们。因此，哲学家们说：“走进你们自己，你们就会在那里找到你们的幸福。”这是徒劳的；我们不相信他们，相信他们的人是最空虚和最愚蠢的。

理性与激情之间的这场内战，把渴望和平的人分为两派，一派是放弃激情而成为神的人，另一派是放弃理性而成为野兽的人。

在那些渴望放弃激情的人身上，激情依然旺盛。

斯多葛派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朝得志，终生受用；因为对荣耀的渴求会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拥有者力量，所以其他人也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这些都是健康无法模仿的发烧动作。

伊壁鸠鲁的结论是，既然有始终如一的基督徒，那么所有人都很容易成为基督徒。

三种欲望造就了三个教派，哲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追随三种欲望中的一种。



斯多葛派提出的建议是如此困难，又是如此空洞。

斯多葛学派认为，所有没有达到最高智慧境界的人都是同样轻浮和恶毒的，就像那些在水下两英寸的人一样。

哲学家对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说，他应该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这真是一件好事。对一个了解自己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

我们信仰的根基。一异教徒的宗教在今天没有根基。我们被告知，它曾有过这样的根基，因为有神谕的声音，但证明这一点的书籍是什么呢？它们是否因其作者的美德而值得信赖，它们是否被小心保管，以至于我们可以确信没有人篡改过它们？

默罕默德教的基础是《古兰经》和默罕默德。但是，这位将成为世界最后希望的先知是否早有预言？他有什么标志是其他所有自称先知的人都没有的？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创造了什么奇迹？他传授了什么奥秘？甚至根据他自己的传统，他提供的道德和幸福是什么？

犹太教在圣书的传统和人民的传统中必须得到不同的看待。它的道德和幸福在人民的传统中是荒谬的，但在圣人的传统中却是令人钦佩的。犹太教的基础是令人钦佩的，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也是最真实的。

摩西出于同样的目的命令每个人阅读他的圣书。所有宗教都是如此，因为圣书中的基督教与案例派的基督教截然不同。

我们的宗教是如此神圣，另一个神圣的宗教只是它的基础。

耶稣基督与默罕默德的区别—默罕默德没有被预言；耶稣基督被预言了。默罕默德杀人，耶稣基督使自己被杀。

默罕默德禁止阅读，但使徒们命令阅读。

事实上，这两种制度截然相反，如果说默罕默德走的是人类成功之路，那么耶稣基督走的就是人类灭亡之路。与其从默罕默德的成功中得出耶稣基督也可能成功的结论，不如说既然默罕默德成功了，耶稣基督就应该灭亡。

全世界都在吟诵诗篇。

谁为默罕默德作证？他自己。耶稣基督希望他为自己所作的见证毫无用处。

证人的品质要求他们始终存在，并且无处不在，而（默罕默德）这个可怜虫却孤立无援。

其他宗教的虚假性。他的理由应该是最有说服力的，除了自身的力量之外，什么都没有。

那他怎么说才能让我们相信他呢？

任何人都能做到默罕默德所做的事，因为他没有创造奇迹，也没有预言证实。没有人能做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

反对默罕默德——《古兰经》对默罕默德的影响不亚于《福音书》对圣马太的影响，因为它被各个时代的许多作者所引用。即使是它的敌人塞尔苏斯和波菲利也从未否认过它。

《古兰经》说圣马太是个诚实的人。因此，默罕默德是个假先知，因为他说诚实的人是恶人，或不承认他们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我并不是要通过默罕默德的晦涩之处来判断他，因为这些晦涩之处可以被解释为神秘莫测，但他说得很清楚的地方，比如他的天堂，以及其他地方，他都是荒谬的。正因为清楚的东西如此荒谬，所以不能把他的晦涩理解为神秘。

这与圣经不同。我们可以承认，《圣经》中有一些晦涩难懂之处，看似就像默罕默德的《古兰经》一样奇怪，但其中有许多地方非

常清楚，预言也明显得到了应验。情况并不相同。我们不能混淆和比较那些只在模糊之处相似，而在清晰之处不相似的事物，因为清晰应该让我们敬畏模糊之处。

假设有两个人在讲愚蠢的故事，一个人的话有两重含义，只有他自己的追随者能理解，另一个人的话只有一种含义，一个不知道内情的陌生人听到他们都这样讲，就会对他们做出同样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后来的谈话中，一个人说的是天使的语言，而另一个人说的只是令人厌烦的普通话，他就会判定一个人说的是奥秘，而另一个人说的不是奥秘；一个人已经充分说明他不会说荒谬的话，而且能够说奥秘的话，而另一个人则证明他不会说奥秘的话，而只能够说荒谬的话。

《旧约》是一个密码。

我只相信那些见证人任人宰割的历史。

但是这不是一个批量观看的问题。我说，这里面有蒙蔽的东西，也有启迪的东西。我只用一句话就摧毁了你们所有的推理。你们说：“它遮蔽了一切”，而我的回答是：“但我们可以找到光明，请去寻找它”。

然后，我们必须详细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把文件摆在桌面上。

基督教是否建立在更早的基础上？

宗教，这就是我发现的积极事实。

我在这里不谈摩西、耶稣基督和使徒们的神迹，因为这些神迹初看起来并不令人信服，而且我只想在这里举出基督教宗教的所有基础作为证据，这些基础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人都不能对其产生怀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民族，它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是分离的，这个民族被称为犹太民族。

我看到许多国家和所有时代都有大量的宗教，但它们既没有以其道德取悦我，也没有以其证据说服我。因此，我同样应该拒绝默罕默德的宗教和中国的宗教，拒绝古罗马人的宗教和埃及人的宗教，唯一的理由是，没有一种宗教比另一种宗教具有更多的真理印记，也没有任何东西必然会决定我，理性无法让我倾向于一种宗教而不是另一种宗教。

然而，当我考虑不同时期道德和信仰的这种摇摆不定和奇怪的多样性时，我发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奇特的民族，它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不同，是所有民族中最古老的，其历史比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历史还要早许多年。

于是，我发现这个伟大而人数众多的民族源自一个人，他们崇拜一个上帝，并以他们所说的上帝亲手赐予他们的律法为指导。他们坚持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帝向他们揭示了他的奥秘：——所有的人都是堕落的，都在上帝的愤怒之下，都被他们的感官和想象力所抛弃，因此在他们中间出现了奇怪的错误和不断的变化，无论是宗教还是礼仪；而这个民族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行为：但是，上帝不会让其他民族永远处于黑暗之中，将会有一位救世主降临，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宣告救世主的降临，他们被明确地塑造为这一伟大降临者的先驱和使者，并号召所有民族与他们一起期待这位救世主的到来。

犹太民族的优势——在这次搜索中，犹太民族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他们中出现的一些奇妙和奇特的事物。

首先，我看到他们是一个完全由兄弟组成的民族，而所有其他民族都是由无数个家庭组合而成的，这个民族虽然果实累累，却只从一个人身上生出，因此他们是一个整体，是彼此的成员，他们形成了一个由一个家庭组成的强大国家，这是一个无例可循的事实。

这个家族或民族是人类已知的最古老的家族或民族，这一事实似乎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崇敬，尤其是就我们现在的调查而言，因

为如果上帝在所有的时间里都向人类启示了他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从他们那里学习传统。

这个民族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古老，还在于他们从起源至今从未间断过的持续时间。希腊和意大利的民族，拉塞蒙的民族，雅典和罗马的民族，以及其他后来的民族，都早已灭绝，而这个民族却依然存在，尽管许多强大的王公百次试图消灭他们，正如他们的历史学家所证明的那样，而且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事物的自然规律是怎样的，但他们依然保存了下来，而且从最早的时代一直延续到最近的时代，他们的历史在其持续时间上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历史。

统治这个民族的律法是最古老的律法，最完美的律法，也是唯一在一个国家中从未中断过的律法。这就是约瑟夫针对亚平所做的出色说明，犹太人斐洛在许多地方也是如此，他们指出，律法是如此古老，以至于“律法”这个名称在一千多年后才为古人所知，以至于记载了许多国家历史的荷马都没有使用过这个词。只要读一读《律法》，就不难判断它的完善性，因为它以极大的智慧、公平和判断力明确地规定了所有的事情，以至于最古老的立法者，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在对它略有了解之后，都从它那里借鉴了他们的主要法律，这一点从那些被称为《十二表》的法律以及约瑟夫提供的其他证据中可以看出。

然而，与此同时，这部法律在宗教崇拜方面的严厉和严格程度却超越了其他所有法律，为了让人们坚守自己的职责，它强迫人们遵守无数特殊而痛苦的戒律，否则就会被处死。因此，一个如此叛逆和急躁的民族在许多年代里一直保留着这一法律，而其他国家却时常改变自己的法律，尽管它们的法律要宽松得多，这真是一个最令人吃惊的事实。

载有这部律法的书是所有律法中的第一部，它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荷马、赫西俄德等人的著作则是六七百年后的事。

其他宗教的谬误——他们没有见证人，而这个民族有。上帝向其他宗教挑战，要他们做出这样的标记。以赛亚书. xliiii. 8.

这是事实。当所有的哲学家都分成不同的教派时，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却有一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宣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错误的，上帝已经向他们揭示了真理，他们将永远长存于世。事实上，所有其他教派都已终结，而这个教派却依然存在，并且已经四千年来一直如此。他们宣称，他们从祖先开始就认为，人已经从与上帝的交流中堕落，与上帝完全分离，但上帝应许要救赎他们，他们的教义将永远存在于世上；他们的律法具有双重意义，在一千六百年间，他们相信有先知预言了时间和方式；为了让耶稣基督传遍各地，他们分散各地四百年后，耶稣基督以预言的方式和时间降临了；犹太人自此在诅咒下四散逃亡，但仍然存



在。

创世和大洪水已经过去，上帝不再打算毁灭世界，也不再打算重新创造世界，也不再打算向世人证明他自己的伟大，他开始在地上建立一个有既定目标的民族，这个民族应该持续到弥赛亚用他的灵塑造的那个民族降临。

蒙召去征服万国及其君王的犹太人是罪的奴隶，而蒙召成为仆人和臣民的基督徒则是自由的孩子。

魔鬼在耶稣基督之前扰乱了犹太人的热情，因为耶稣基督本会成为他们的救赎，但自耶稣基督之后就不是了。

犹太人嘲笑外邦人，基督徒遭受迫害。

共和国——正如犹太人斐洛在《论君主制》中指出的那样，基督教甚至犹太教的共和国只有上帝才是主人。

当他们战斗时，他们只为上帝而战，他们的主要希望只寄托在上帝身上，他们认为自己的城镇属于上帝，他们为上帝守卫这些城镇。代上十九 13

权杖并没有因为被带入巴比伦而中断，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承诺并



---

---

## 神圣书籍的真实性

前提：摩西是一个天才。如果他用理性来支配自己，那么他就不应该说出任何直接违背理性的话。

因此，所有表面上的弱点都是优点。例如：《圣马太福音》和《圣路加福音》中的两部家谱。还有什么能比这不是一致的更清楚呢？

摩西的证据——为什么摩西让人的生命如此漫长，而他们的世代却如此稀少？

因为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的不是年数的长短，而是世代的多少。

因为只有人的变化才会损害真理。然而，摩西将两件最令人难忘的事，即创世和大洪水，放在了一起，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一件事到达另一件事。

另一个证据。族长们的长寿非但没有导致过去的历史失传，反而有利于保存这些历史。因为，如果我们并不总能很好地了解祖先的历史，那是因为我们从未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他们往往在

我们达到理智年龄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当人还活着的时候，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和他们交谈的时间也很长。现在，他们的对话只能是关于祖先的历史，因为所有的历史都被归结为祖先的历史，人们并没有学习科学或艺术，而现在，科学和艺术却占据了人们生活与我们的日常对话的大部分时间。

我们还看到，当时人们特别注意保存他们的家谱。

闪看到了拉麦，看到了亚当，也看到了雅各，看到了摩西；因此，大洪水和创世都是真的。这在某些清楚明白的人中是确凿无疑的。

约瑟夫（公元一世纪末的犹太人历史学家）掩盖了自己民族的耻辱。

摩西没有掩饰自己的羞愧。

当创世时代的人们开始站在远处时，上帝提供了一位当代历史学家，并任命整个民族作为这本书的守护者，目的是让历史成为全世界最真实的历史，让所有人都能了解一件如此有必要了解，却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了解的事情。

如果埃斯德拉斯的故事是可信的，那么就必须相信圣经是神圣的。

因为这个故事只是建立在那些声称七十人的权威之上，而七十人的权威表明圣经是神圣的。因此，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我们就能够在其中找到证据，如果不是，我们就能够在其他地方找到证据。因此，那些想要毁掉我们建立在摩西基础上的宗教真理的人，就用他们攻击它的同一权威来确立它。因此，由于这种天意，它仍然存在。

约瑟夫说，律法（旧约）由七十人翻译时是希伯来语。

-----

圣经为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提供了安慰和警示的经文。

大自然通过她的两个无限性——自然的和道德的——似乎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会有高人和低人，能力强的和能力弱的，高贵的和低贱的，以便减少我们的骄傲，提高我们的卑微。

秩序，针对的是“圣经没有秩序”的反对意见。心灵有自己的秩序；思想也有自己的秩序，它是通过前提和论证来实现的，而心灵的秩序则完全不同。把爱的原因按顺序排列出来，以此证明我们值得爱，这是荒谬的。

耶稣基督和圣保罗使用的是仁爱的顺序，而不是理智的顺序，因

为他们想要的是温暖，而不是教导；圣奥古斯丁也是如此。这种顺序主要包括对每一点的发挥，这些发挥可以说明主要目的，并使人们始终关注这一目的。

上帝和使徒们预见到骄傲的种子会导致异端邪说的滋生，又不想通过给它们下定义来给它们提供滋生的机会，因此在圣经和教会的祷告中加入了相反的词句，以便及时结出果实。

因此，在道德方面，他给予慈善以产生与欲望相反的果实。

意志的行动与所有其他行动之间有着普遍而本质的区别。

意志是信仰的主要器官之一，这并不是说它形成了信仰，而是说事物的真假取决于我们看待它们的角度。意志选择了一边而不是另一边，它使心灵不再考虑它不喜欢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品质，因此，心灵与意志一致，停留在它所选择的那一边，并根据它所看到的来判断。

对选民来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甚至圣经中的隐晦之处也是如此。万事互相效力，对（不敬虔的）后裔都是有害的，即使是清晰的经文，他们也会因为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而加以亵渎。

## 预言

预言是耶稣基督最有力的证据。因此，上帝为这些预言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因为应验这些预言的事件是一个神迹，从教会诞生一直存在到结束。因此，上帝在一千六百年间兴起了先知，并在此后的四百年间，将所有这些预言与所有犹太人一起散布到世界各地。这就是耶稣基督诞生前的准备工作，他的福音要求每个人都相信，因此不仅需要预言来激发这种信仰，还需要将这些预言传遍整个世界，让整个世界都接受它。

预言。如果只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的书，预言了他降临的时间和方式，如果耶稣基督的降临与这些预言一致，那么这个事实就会具有无穷的力量。

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更多。四千年来，有许多人接连不断地预言同一事件，没有间断，也没有变化。在这里，整个民族都在预言这件事，他们存在了四千年之久，以一个整体来证明他们的确定性，所有针对他们的威胁和迫害都无法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这一点要重要得多。

但仅仅存在预言是不够的，它们还需要传播到各个地方，保存到各个时代。

对弥赛亚来说，他们成为弥赛亚荣耀的旁观者甚至工具，要比上帝拯救他这一事实荣耀得多。

证明——有成就的预言。

在耶稣基督之前和之后。

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与关于其他事情的预言混杂在一起，这样，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就不会无凭无据，特别的预言也不会毫无结果。

Non habemus regem nisi Cæsarem. 因此，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王，只有一个陌生人，而且他们也不会有其他的王。

大卫种族的永恒王国。《罗马书》2章。《历代志》中的所有预言，并以誓言为证。耶利米书三十三 20。

《西番亚书》第三章第 9 节：“我要将我的话传给外邦人，使他们都同心合意地事奉我”。

《以西结书》三十七章 25 节：“我的仆人大卫必作他们的王，直到永远。”



《出埃及记》第四章第 22 节：“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我们很容易认为，当先知们预言权杖不会离开犹大，直到永恒的王降临时，他们是在奉承百姓；希律证明了他们的预言是错误的。但为了表明这不是他们的意思，相反，他们很清楚世俗的王国应该停止，他们说他们将没有国王，没有王子，而且会持续很长时间。何西阿书 iii.4.

预言耶稣基督将坐在右手边，直到上帝将他的敌人置于他的脚下。

第一次降临的时间已经预言，第二次降临的时间却没有预言，因为第一次降临是秘密的，第二次降临必须是荣耀的，显明得连他的敌人都能认出。但由于他第一次降临是隐秘的，只有查经的人才知道，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 10 节、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 9 节，这些预言对于恶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但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导的人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他贫穷的预言；关于他是万国的主宰的预言。

预言他降临时间的预言只预言他是外邦人的主宰，受苦受难，而没有预言他在云彩中，也没有预言他是审判者。而那些将他描绘成审判者和在荣耀中的预言也没有说明时间。

你认为福音书中引用的预言是为了让你相信吗？不是，而是为了阻止你相信。

预言犹太民族的状况、异教徒的状况、圣殿的状况以及年数都预示了时间。

以如此之多的方式预言同一件事，实在是胆大妄为。四个偶像崇拜或异教君主国、犹太国的灭亡和七十个七必须同时发生，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二圣殿被摧毁之前。

预言——但以理书中的七十个七，在开始的时间上，因为预言的条件而含糊不清，在结束的时间上，因为编年者的不同而模棱两可。但所有这些差异只涉及两百年。

我们只有在看到事件发生时才会理解预言，因此，退缩、谨慎、沉默等证据只对那些知道并相信它们的人才是证据。约瑟夫如此内在，法律却如此外在。

外在的忏悔会导致内在的忏悔，就像羞辱会导致谦卑一样。因此我越是研究这些预言，就越是发现其中的真理，无论是之前的预言还是之后的预言，无论是预言中的犹太会堂，还是信奉犹太会堂的可怜人，他们作为我们的敌人，都是这些预言真实性的令人

钦佩的见证，这些预言预言了他们的痛苦，甚至是他们的盲目。

我发现，我们的宗教在其权威性、持续时间、永恒性、道德、行为、教义和效果方面都是神圣的。

犹太人可怕的黑暗预言。

《何西阿书》第一章第 9 节。“你们不可作我的子民，我也不可作你们的神，”当你们分散后繁衍时。在那些说过“你们不是我的子民”的地方“我要称他们为我的子民”。

预言在第四个君主制时期，在第二座圣殿被毁之前，在犹太人的统治权被夺走之前，在但以理书的第七十个七，当第二座圣殿还在的时候，外邦人应该得到教导，认识犹太人所敬拜的上帝，那些爱他的人应该被从他们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充满对他的敬畏和爱。

在第四王朝时期，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前，外邦人成群结队地崇拜上帝，过着天使般的生活。柏拉图只能对少数几个人产生影响，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和教导的；而现在，一股秘密的力量，通过几句话的力量，对亿万无知的人产生了影响。

根据犹太人斐洛的说法，富人离开了他们的财富，孩子们离开了

父母豪华的家，去了荒凉的沙漠，等等。这一切都源于福音。

这是很久以前就告诉我们的。两千年来，没有一个外邦人敬拜过犹太人的上帝，而在预言的时刻，外邦人群起敬拜这位唯一的上帝。圣殿被毁，君王在十字架下俯首称臣。这一切都源于神的灵在地上的传播。

圣洁—*Effundam spiritum meum.*—所有国家都曾沉浸在不信和欲望之中；现在整个世界都被爱所燃烧。王子们放弃了他们的国家，少女们遭受了殉难。这种力量源于弥赛亚的来临，这是他来临的效果，这些是他来临的标志。

预言—有人预言，在弥赛亚的时代，他将降临并建立新约，使他们忘记从埃及出来的日子，耶二十三5，以赛亚书四十三16。5，以赛亚书. xliiii, 16, 他要把他的律法不放在外表上，而是放在心里，耶稣基督要把他（信从基督之人）的敬畏放在心里，而他的敬畏从前只是来自外表。谁没有从这一切中看到基督教的律法呢？

预言犹太人会拒绝耶稣基督，他们自己也会被上帝所拒绝，因为他们所选择的葡萄树只结出了野葡萄；被拣选的子民会不忠实、忘恩负义、难以置信，*populum non credentem et contradicentem*；上帝会使他们失明，在正午时分，他们会像瞎子一样摸索；他的

使者会走在他的前面。

那时，人不再教导邻舍说：“有耶和华在那里，因为神要使众人感觉到他自己，你们的儿子要作先知。我要把我的灵和我的敬畏放在你们心里”。

所有这些都是同一回事。预言就是谈论上帝，不是通过外在的证据，而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直接的感觉。

预言 —————

应当有一位拯救者来击碎恶魔的头颅，将他的子民从罪恶中解救出来。

应该有一个新的永恒的盟约，应该有一个新的永恒的祭司职分，按照麦基洗德的级别，基督应该是荣耀的、有权柄的、大能的，但又是如此悲惨，以至于他不被承认，也不被当作他的本相，而是被弃绝和杀害、不认他的子民不再是他的子民，拜偶像的（外邦）人会（悔改并）接受他，信靠他，他将离开锡安，在偶像崇拜的中心统治，犹太人将永远存在，他将从犹大兴起，在一个不再有国王的时代。

耶稣基督起初是渺小的，后来会逐渐增大。（但以理的石头）。

他将教给人们完美的方法、在他之前和之后，从未有人传授过如此神圣的知识。

那时，偶像崇拜将被推翻，弥赛亚将推倒所有偶像，并将人们带入对真神的崇拜中。

偶像庙宇将被推翻，世界各国各地的人们将向上帝献上纯洁的祭品，而不是牲畜。

他将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王。我们看到这位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王受到两者的压迫，两者都在密谋置他于死地，我们看到他统治着两者，摧毁摩西在耶路撒冷建立的、（被顽梗犹太人所败坏的）崇拜，并将其作为中心，在那里建立了他最早的教会，同时也摧毁了罗马的偶像崇拜，并将其作为中心，在那里建立了他最主要的教会。

根据拉比自己的说法，从摩西到耶稣基督没有外邦人。耶稣基督之后的外邦人相信摩西的书，并遵守其精髓和精神。

外部献祭并不是关键所在。

犹太人为上帝作证以赛亚书. xliii. 9, xliv. 8. 预言的实现—玛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

摩西在死前预言了外邦人的蒙召（申命记三十二 21）和犹太人的蒙斥。摩西预言了每个支派的命运。

预言—阿摩司和撒迦利亚。

他们将不再记得埃及。见以赛亚书四十三 16-19 节，耶利米书二十三 7 节。7.

犹太人将四散逃亡。以赛亚书. xxvii. 6。新律法（新约）——耶三十一 31。

玛拉基书—第二圣殿光辉灿烂。耶稣基督将来到这里。哈该书第二章 7-10 节. . . 外邦人的呼召《约珥书》第二章 28 节。《何西阿书》二 24。申命记三十二 21。玛一 11。

摩西首先讲授了三位一体、原罪和弥赛亚。大卫是一位伟大的见证人（大卫是对于基督的预表）。他是一位国王，善良仁慈，心灵手巧，头脑聪明，力量强大。他预言，他的奇迹成真。这是无限的。圣约翰也是如此。

当雅各临终前为他的十二个孩子祝福时，向他们宣布他们将拥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并特别向犹大家族预言，有朝一日管理他们的

国王将是他的后裔，他的所有弟兄都将臣服于他。同样是雅各，在处理未来的土地时，就好像他是土地的主人一样，他给约瑟的份额比给其他人的要多。他说：我给你的份，比给你的弟兄们多。他为约瑟交给他的两个孩子以法莲和玛拿西祝福，年长的玛拿西在他的右边，年幼的以法莲在他的左边，他双手交叉，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左手放在玛拿西的头上，这样为他们祝福。当约瑟向他表示他更喜欢年幼的那个时，他以令人钦佩的决断回答他说：“我的孩子，我很清楚，我很清楚，但以法莲的增长方式将与玛拿西截然不同”。事实上，这一点在结果上是如此正确，以至于这两个族群的数量几乎与组成整个王国的任何两个族群一样多，而人们通常只称他们为以法莲。

这位约瑟临终时嘱咐他的子孙将他的骸骨带入那片他们两百年后才到达的土地。

摩西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很久就写下了这些文字，他在每个家庭进入这块土地之前就亲自为他们分好了土地，就好像他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一样。

他给了他们法官来划分它，他规定了他们应该遵守的整个政治形式，他们应该建造的避难城，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但以理书的预言

但以理书第二章“你所有的说情者和智者都不能向你显明你所要求的秘诀。但天上有一位神，他能这样做；他在你的梦中启示了后世将要发生的事”。这个梦一定给他（尼布甲尼撒）带来了巨大的不安。

但以理书

2:1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作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

2:2 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迦勒底人召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

2:3 王对他们说，我作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2:4 迦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2:5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或作我已定命八节同），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

2:6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

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2:7 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2:8 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

2:9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势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2:10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向术士，或用法术的，或迦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

2:11 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2:12 因此，王气忿忿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

2:13 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见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

2:14 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

2:15 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

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2:16 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2:17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

2:18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

2:19 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2:20 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

2:21 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与智慧人，将知识赐与聪明人。

2:22 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

2:23 我列祖的神阿，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2:24 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2:25 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

2:26 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作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

2:27 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兆的都不能告诉王。

2:28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异象是这样，

2:29 王阿，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

2:30 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

2:31 王阿，你梦见一个大像，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

2:32 这像的头是精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

2:33 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

2:34 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

2:35 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2:36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

2:37 王阿，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

2:38 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2:39 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

2:40 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

2:41 你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

2:42 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

2:43 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

能相合一样。

2:44 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

2:45 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2:46 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

2:47 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

2:48 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

2:49 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

但以理书第八章

8:1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

8:2 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拦省书珊城中（城或作宫）。我见异象又如在乌莱河边。

8:3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角都高。这角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长的。

8:4 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它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它手的。但它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8:5 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

8:6 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角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忿怒，向它直闯。

8:7 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它发烈怒，抵触它，折断它的两角。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它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它手的。

8:8 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方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

8:9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

8:10 它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踏踏。

8:11 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

8:12 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它。它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8:13 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异象（军旅或作以色列的军），要到几时才应验呢？

8:14 他对我说，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8:15 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忽有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

8:16 我又听见乌莱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叫说，加百列阿，要使此人明白这异象。

8:17 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他对我说，人子阿，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8:18 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

8:19 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

8:20 你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就是玛代和波斯王。

8:21 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希腊原文作雅完下同）。两眼当中的大角就是头一王。

8:22 至于那折断了了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角，这四角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

8:23 这四国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

8:24 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

8:25 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君之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

8:26 所说二千三百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

8:27 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但以理书九20.

“我正全心祈求上帝，承认我和我众人的罪，俯伏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起初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加百列，在晚祭的时候来到我这里，摸我，告诉我说：但以理啊，我现在出来教导你，使你明白。你祷告之初，我来指示你所愿的，因为你是蒙深爱的，所以要明白这事，思想这异象。你的百姓和你的圣城，定了七十个七，要了结过犯，除灭罪恶，废去不义，归入永义，成就异象和预言，并膏抹至圣所”。

“此后，这民不再是你的民，这城也不再是你的圣城。愤怒的时代已经过去，恩典的年月将永远到来。”

“所以，你们要知道，从发出恢复和建造耶路撒冷的命令到弥赛亚王，要有七个七，又有四十二个七：即使在动乱的时候，街道和城墙也要重新建造。”

希伯来人习惯于把数字分开，把小的放在前面，所以七和六十二凑成六十九。在这七十个七中，还有第七十个七：也就是说，他

接下来要讲的最后七年，在这六十二个七之后，也就是前七个七之后，基督将被杀死，一个民族将带着它的王子来到这里，他们将摧毁城市和圣所，淹没一切，战争的结束将成就荒凉。基督将在六十九个七之后，也就是最后一个七被杀。

现在剩下的一个七，就是第七十个七，要与许多人坚立盟约，在这个七之中，也就是最后的三年半，他要使祭物和供物停止，又要因可憎的事铺张，使它荒凉，直到末了，那定意要倾倒在荒凉的地方。

但以理书中的天使对但以理说：

“在居鲁士（古列）之后，波斯还有三个王”——康比西、斯密尔迪斯、大流士，“第四个王”——薛西斯（亚达薛西），他将来临，“他比他们都富足，比他们都强大，将煽动他的子民对抗希腊人，一个强大的王将站立起来，”亚历山大，“他将大权在握，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当他站立起来的时候，他的国必被攻破，分为四部分，直到天上的四面八方，”另见第七章第 6 节，第八章第 8 节——“但他的子孙后代不会继承他的王权，因为他的王位有四个主要继承人”。

“南方的国王——拉各斯之子托勒密，”埃及，“将是强大的，但他的一个王子将比他更强大，”叙利亚国王塞琉古，“他的统治将是一

个伟大的统治，“阿庇安，他是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中最强大的。

在岁月的尽头，他们将联合起来，南方国王的女儿，“另一个托勒密的儿子托勒密-菲拉德尔福斯的女儿贝伦尼斯，将到北方国王那里，在这些王子之间讲和”，叙利亚和亚洲的国王，塞琉古-拉吉达斯的儿子安提阿哥斯-德乌斯。

“但她和她的子孙都不会有长久的权力，因为她和派她来的人，带她来的人，还有她的孩子和她的朋友，都将被处死。”贝伦尼斯和她的儿子被塞琉古-卡利尼库斯杀死。

“但从她根上的一个分支中”——托勒密-欧尔吉特斯与贝勒尼斯是同一个父亲的儿子——“将有一个人在他的产业中站立起来，他将带着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土地，将所有的人置于臣服之下，将他们的神灵、王子、金银和所有珍贵的战利品俘虏到埃及，并将持续许多年，当北方王对他无能为力的时候”。贾斯汀说：“如果他不是因为国内的原因被召入埃及，他就会彻底毁掉塞琉古”。

“这样，他将回到他的王国，但他的儿子们将被煽动起来，并将准备极多的人”——Seleucus Ceraunus，安提阿哥大帝。

他们的军队必来推翻一切，这时南方的国王动了怒气，必出来与他交战，并征服他，”——托勒密-菲洛帕托在拉菲亚对阵安提阿哥

大帝——“他的军队必变得傲慢无礼，他的心必被高高举起，”这个托勒密亵渎了圣殿——约瑟夫——“他必打倒数万人，但他不会因此而强大。

“因为北方的王”——安提阿哥大帝——“将带着比以前更多的人回来，”——在年轻的托勒密-埃皮法尼斯统治时期——“那时将有大批敌人反对南方的王，你的人民中的叛教者和强盗也将自高自大，以建立异象；但他们将灭亡，那些放弃宗教以取悦于厄尔吉特斯的人”，届时他将派兵攻打斯科帕斯。因为安提阿哥将再次攻占斯科帕斯，征服他们。

北方的王必摧毁有栅栏的城邑，南方的军队必抵挡不住，一切都将顺从他的旨意。他必站在以色列境内，以色列必屈服于他。

贾斯汀说：“这样，他就会想方设法让自己成为埃及全境的主人，”他鄙视埃皮法尼斯的年轻。

“为此，他将与他结盟，并把女儿交给他，”克里奥帕特拉说，以便她背叛自己的丈夫。对此，阿庇安说，由于罗马人的保护，他无法用武力控制埃及，因此他想用诡计来达到目的。他想腐蚀她，但她不会站在他一边，也不会支持他。在此之后，他将把脸转向群岛，”也就是说，海港，”并将占领许多，”正如阿庇安所描述的那样。

“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 (Scipio Africanus) 阻止了安提阿哥大帝的进攻，因为他冒犯了罗马人的盟友——他将回到他的王国，灭亡，不再存在。”他被自己的士兵杀死。

“站在他位置上的将是一个暴君，在王国的荣耀中征收赋税，”也就是人民，安提阿哥大帝的儿子塞琉古-菲洛帕托或索特”，但不出几天，他将被消灭，既不是在愤怒中，也不是在战斗中；

“代替他的必是一个卑鄙的人，他不配享有王国的尊荣，但他要靠巧妙的谄媚进来。所有军队都将在他面前屈服，他将征服他们、甚至与他结盟的王子。因为他与王子重修盟约之后，就会欺骗王子，带着几个部落平静无惧地进入王子的行省。他将占据最好的地方，做他的祖先没有做过的事，四面肆虐。他将在他的时间里使用各种手段”。

---

犹太人对律法和圣殿的热忱。约瑟夫和犹太人斐洛 (Philo the Jew ad Caium)。其他人哪有这么大的热情，但对他们来说，这是必须的。

---

耶稣基督预言了世界的时间和状态。但以理书2章，以及第四个君主国。

在这样的黑暗中，我们何其幸运，能拥有这样的光明。

用信心的眼睛去看，大流士和居鲁士、亚历山大、罗马人、庞培和希律王都在无意识地为福音的荣耀而努力，这是何等的伟大！

用信仰之眼观看希律王、凯撒的历史是何等壮观。

犹太人的悖逆和外邦人的皈依——《以赛亚书》第1xv章。“不求我的人找我，不找我的人寻见我：我说，看哪，看哪，我在没有求告我名的民族中”。

“我终日向不信的百姓伸手，这百姓随从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路；这百姓当着我的面，不住地惹我发怒；他们向偶像献祭”，等等。

“在我发怒的日子，这些人要像烟一样散去，”等等。

“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我都要聚敛，并按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

耶和华如此说：“就如新酒在酒簇里，有人说，不要毁坏它，因为其中有祝福。”

“我必取雅各和犹大的后裔为我的山，我的选民和我的仆人必承受我的山和我肥沃丰饶的平原，但我必毁灭其他的人，因为你们忘记了你们的神，去跟随陌生的神。我呼召你们，你们不应允；我说话，你们不听见；我所禁止的，你们偏要行。”

“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的仆人要吃饭，你们却要挨饿；我的仆人要喜乐，你们却要羞愧；我的仆人要因心里喜乐而歌唱，你们却要因心里烦闷而哭嚎。”

“你们要留下你们的名，作为我所拣选之人的咒诅，因为耶和华必杀了你们，用另一个名字称呼他的仆人，那在地上为自己祝福的人，必在上帝那里为自己祝福”，等等；“因为以前的烦恼已经忘记了。”

“因为，我创造了新天新地：以前的事不再记起，也不再想起。”

“但你们要为我所创造的欢喜快乐，因为我创造耶路撒冷，使她欢喜，使她的百姓快乐。我必在耶路撒冷喜乐，在我的子民中喜乐；在她里面不再有哭泣的声音，也不再有哭号的声音。”



“他们还没有呼叫，我就应允；他们还在说话，我就垂听。狼和羊羔要同食，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尘土要作蛇的肉。在我的圣山，他们必不伤害，也不杀害”。

以赛亚书. lvi.

56:1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臨近，我的公義將要顯現。

56:2 謹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己手而不作惡。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為有福。

56:3 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不要說，耶和華必定將我從他民中分別出來。太監也不要說，我是枯樹。

56:4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那些謹守我的安息日，揀選我所喜悅的事，持守我約的太監。

56:5 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56:6 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要事奉他，要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原文作我）約的人。

56:7 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的殿中喜樂。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

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56:8 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

56:9 田野的诸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诸兽，也要如此。

56:10 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吧狗，不能叫唤。但知作梦，躺卧，贪睡。

56:11 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各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

56:12 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

以赛亚书第 16 章第 18 节。“但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我來是要招聚万邦万族，使他们看见我的荣耀。”

“我要在他们中间立一个记号，我要差遣得救的人到列国去，到非洲，到吕底亚，到意大利，到希腊，到未曾听见我名，也未曾看见我荣耀的百姓那里去。他们要把你们的弟兄带来。”

## 耶利米书第七章斥责圣殿

但你们要到我起初立我名的地方示罗去，看我因我百姓的恶行，在那里作了什么。耶和华说，因为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现在要向你们所倚靠的这所称为我名的殿，和我赐给你们祭司的地方，施行我向示罗所行的事。因为我已经弃绝了它，在别处自立为圣殿。我要把你从我眼前赶出去，就像我赶走你的弟兄，赶走以法莲的后裔一样。绝对拒绝。因此，你不要为这个民族祈祷。

耶利米书第七章 21 节。你们在祭物上再加祭物有什么用呢？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没有对他们说过燔祭和献祭的事：我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声音，我就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向金牛犊献祭之后，我才给自己献祭，使恶俗变为善俗。

耶利米书第七章第 4 节。不要相信谎言说：“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就是这些”。

犹太人的证据——犹太人被掳而不复国。耶利米书 xi. 11. “我必使罪恶临到犹大，他们必不能逃脱”

预表——以赛亚书 v. “耶和华有一个葡萄园，他从那里寻找葡萄，

却结出了野葡萄。因此，我要把它连根拔起，毁掉它，地上只长荆棘，我也要禁止上天”。

“耶和华的葡萄园是以色列家，犹大人是他所喜悦的植物，我盼望他们行公义，他们却只带来不义。”

### 以赛亚书第八章

8:1 耶 和 华 对 我 说 ， 你 取 一 个 大 牌 ， 拿 人 所 用 的 笔 ， （ 或 作 人 常 用 的 字 ） 写 上 玛 黑 珥 沙 拉 勒 哈 施 吧 斯 。 （ 就 是 擄 掠 速 临 抢 夺 快 到 的 意 思 ）

8:2 我 要 用 诚 实 的 见 证 人 ， 祭 司 乌 利 亚 ， 和 耶 比 利 家 的 儿 子 撒 迦 利 亚 ， 记 录 这 事 。

8:3 我 以 赛 亚 与 妻 子 （ 原 文 作 女 先 知 ） 同 室 。 她 怀 孕 生 子 ， 耶 和 华 就 对 我 说 ， 给 他 起 名 叫 玛 黑 珥 沙 拉 勒 哈 施 吧 斯 。

8:4 因 为 在 这 小 孩 子 不 晓 得 叫 父 叫 母 之 先 ， 大 马 色 的 财 宝 ， 和 撒 玛 利 亚 的 擄 物 ， 必 在 亚 述 王 面 前 搬 了 去 。

8:5 耶 和 华 又 晓 谕 我 说 ，

8:6 这 百 姓 既 厌 弃 西 罗 亚 缓 流 的 水 ， 喜 悦 利 汛 和 利 玛 利 的 儿 子 。

8:7 因 此 ， 主 必 使 大 河 翻 腾 的 水 猛 然 冲

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

8:8 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颈项。以马内利阿，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8:9 列国的人民哪，任凭你们喧嚷，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哪，当侧耳而听。任凭你们束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束起腰来，终必破坏。

8:10 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8:11 耶和華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对我这样说，

8:12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8:13 但要尊万军之耶和華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

8:14 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作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

8:15 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

8:16 你要卷起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

训 诲 。

8:17 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  
华，我也要仰望他。

8:18 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  
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  
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8:19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  
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  
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  
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

8:20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  
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

8:21 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  
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  
自己的神。

8:22 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  
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  
的黑暗中去。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以色列民哪，你们要惊奇，要踌躇，要踉跄，  
要醉倒，但不是因酒；要踉跄，但不是因烈酒。因为耶和华已为  
你们混合了沉睡的灵。他必闭塞你们的眼睛，遮盖你们的先知和  
看见异象的君王”。

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恶人必不明白，智慧人必明白”。《何西阿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在许多属世的祝福之后说：“谁是聪明人，他必明白这些事”等等。

“众先知的异象，在你们眼中，如同一卷封好的书，人把它交给有学问能读的人，他说，我不能读，因为它是封好的：书交给没有学问的人，他就说，我没有学问。”

“因此，耶和华说，既然这百姓口里尊崇我，心里却远离我，”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没有心里敬拜上帝，明白预言，“他们对我的敬畏是由人的戒律教导的。”所以，看哪，我要在这百姓中行奇事，行奇妙的事：因为他们聪明人的智慧和悟性都要灭亡”。

预言。神性的证明。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求你将将来的事指示我们，使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就倾心听你的话。教导我们起初的事，预言将来的事”。

“这样，我们就知道你们是神了。是的，如果可以，你们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现在来吧，让我们一起推理”。

“看哪，你们是虚无的，是可憎恶的，等等。谁从起初宣告，叫我们可以知道；谁在事先宣告，叫我们可以说他是公义的？”

以赛亚书. xliii. “我是耶和华，我的荣耀不赐给别人。我已预言过去的事，又宣告将来的事。你们要在全地向神唱新歌”。

“把有眼不能看见的瞎子和有耳不能听见的聋子带出来。让万民都聚集起来。他们和他们的神，谁能宣告这事，将从前的事和将来的事指示我们呢？让他们带见证人来，使他们可以称义，或者让他们听了，说：这是真理。”

主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也是我所拣选的仆人，要叫你们认识我，相信我，明白我就是他。

“耶和华说，我是神，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我为你的缘故，派人到巴比伦去，打倒了他们所有的贵族。我是耶和华，是你的圣洁创作者”。

“我在海里开了一条路，在大水中开了一条路；我是那永远消灭抵挡你的强敌的主。”

“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过去的事。”

“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如今要兴起来，你们岂不知道吗？我要



在旷野开路，在沙漠开河。”

“我为自己造就了这群人，他们要彰显我的赞美”等等。

以赛亚书. xliv.

44:1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阿，现在你当听。

44:2 造作你，又从我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书仑哪，不要害怕。

44:3 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44:4 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

44:5 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或作在手上写归耶和华）并自称为以色列。

44:6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44:7 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像我宣

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

44:8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44:9 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

44:10 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

44:11 看哪，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

44:12 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

44:13 木匠拉线，用笔划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划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作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

44:14 他砍伐香柏树，又取柞（或作青桐）树和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了一棵。他栽种松树得雨长养，

44:15 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

火，又烧着烤饼。而且作神像跪拜，作雕刻的偶像向它叩拜。

44:16 他把一分烧在火中，把一分烤肉吃饱。自己烤火说，阿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

44:17 他用剩下的作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它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

44:18 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華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

44:19 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分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作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子叩拜呢？

44:20 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邪，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

44:21 雅各以色列阿，你是我的仆人，要記念这些事。以色列阿，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

44:22 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

因我救赎了你。

44:23 诸天哪，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作成这事。地的深处阿，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

44:24 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

44:25 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人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

44:26 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太的城邑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

44:27 对深渊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

44:28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关于居鲁士（古列）的预言——“因为我所拣选的雅各，我就以你的名称呼他。自古以来，谁曾这样宣告，谁曾预言将来的事，难道

不是我耶和華嗎？”

以賽亞書. xlvi. “要記念從前的事，知道沒有像我的。從起初宣告末了，從亘古宣告尚未成就的事，說：我的計謀必成，我所喜悅的事必成就。”

“看哪，以前的事都過去了，我又宣布了新事：在它們還沒有興起的時候，我就告訴你們了。”

以賽亞書. xlvi. 3. “我從起初就將從前的事述說出來，並且指示你，這些事就成了。因為我知道你是頑梗的，你的靈是悖逆的，你的眉毛是銅色的；我甚至在事情還沒有發生的時候就已經告訴你了：免得你說，這是你們諸神的作為，是他們命令的結果”。

“這一切你都看見了，還不说出來嗎？從今以後，我將新事，就是隱秘的事指示你，你却不知道。它們是現在造的，不是起初造的；甚至在你未曾聽見的日子以前，你就已經造了；免得你說，看哪，我知道它們。”

是的，你沒有聽見；是的，你不知道；是的，從那時起，你的耳朵就沒有睜開：因為我知道你會非常背信棄義，從娘胎里就被稱為悖逆者。

---

-预言关于埃及。

我们中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当弥赛亚降临时，上帝的殿堂，也就是他传道的地方，将充满污秽和不洁，文士们的智慧将腐化堕落；那些害怕犯罪的人将受到人们的责备，被当作傻瓜和疯子。

以赛亚书. xlix.

49:1 众海岛阿，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哪，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

49:2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箭，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

49:3 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

49:4 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理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

49:5 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  
(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

的力量)

49:6 现在他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

49:7 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

49:8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作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49:9 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

49:10 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

49:11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

49:12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希尼）

49:13 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阿，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

49:14 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49:15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49:16 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

49:17 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的，必都离你出去。

49:18 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们为妆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新妇一样。

49:19 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吞灭你的必离你遥远。

49:20 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

49:21 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



养大呢？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呢？

49:22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

49:23 列王必作你的养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

49:24 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49:25 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49:26 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

阿摩司书第八章先知在列举了以色列人的罪孽之后说，上帝已经起誓要向他们复仇。

他还说耶和華說：“到那日，太陽必在正午下山，我要在光明之日使大地黑暗：我要使你們的節期變為哀悼，使你們的歌聲變為悲嘆。”

“你們要憂愁受苦，我要使憂愁如同獨生子的哀傷，使憂愁的結局如同苦日。耶和華說，看哪，日子將到，我要降飢荒到那地，不是缺糧，也不是缺水，乃是缺聽耶和華的話的人。他們要從海到海，從北到東，到處尋找耶和華的話，卻找不着。”

“到那日，他們的美貌處女和年輕男子必因口渴而昏倒。他們隨從撒瑪利亞的偶像，向但神起誓；他們隨從別是巴的崇拜；他們必跌倒，不再起來。”

阿摩司書第三章第 2 節。“在地上萬族中，我只揀選你們為我的子民”。

但以理書第十二章 7 節。但以理在描述了彌賽亞統治的所有範圍之後說：“當我的百姓离散的時候，這一切事都要成就”。

哈該書第二章第 3 節：“你們將這第二座殿與第一座殿的榮耀相比，就輕看它。然而，主說，所羅巴伯啊，你要鼓起勇氣；大祭司耶穌啊，你要鼓起勇氣；這地的百姓啊，你要鼓起勇氣，不可

停止工作。你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我与你们所立的约还在，我的灵必在你们中间：不要失去盼望。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再过不多时，我要挪动天地、沧海和旱地。”

表示巨大而非凡的变化。耶和华说：“我要感动万国，万国所盼望的人来，我要使荣耀充满这殿。”

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后殿的荣耀必大过前殿的荣耀”；耶和华说，“我要在这地方建立我的殿。”

“你们在何烈求耶和华神，说，不要让我们再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也不要让我们再看见这火，免得我们死了。耶和华对我说：他们的祷告是正当的。我要从他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中，他要把我所吩咐他的都对他们说。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谁若不听从，我必要求他。”

#### 《创世记》四十九章

49:8 犹大阿，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

49:9 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阿，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



---

---

一般预表和证明其合法性。

要同时证明两份约章，我们只需看看其中一份约章中的预言是否在另一份约章中得到了实现。

要研究这些预言，我们必须理解它们。因为如果我们认为预言只有一种含义，那么弥赛亚肯定还没有降临；但如果预言有两种含义，那么弥赛亚肯定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降临了。

那么，整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它们是否有两个感觉。

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们所讲的经文有两种意义，以下就是证明：1. 经文本身的证明。2. 拉比的证明。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说，它有两个面，先知们只预言了耶稣基督。3. 卡巴拉的证明。4. 拉比自己对经文所作的神秘解释的证明。5. 拉比制定的原则证明，弥赛亚有两种意义，有两次降临；一次在荣耀中，一次在屈辱中，这取决于他们的命运；先知们只预言了弥赛亚。律法不是永恒的，当弥赛亚降临时，律法必须改变；那时，他们将不再记得红海；犹太人和外邦人将混合在一起。

就像那些有某种秘密语言的人一样，不理解它的人只能从中看到一种愚昧的感觉。

预表。剑、盾的形象。

因为我们的弱点，所以要改变预表。

先知们用腰带、胡须和烧焦的头发等形象来预言。

两个错误：1) 从字面上理解一切；2) 从精神上理解一切。

对犹太人来说，这些书上的面纱也是对坏基督徒和所有不憎恨自己的人的面纱。

但那些真正憎恨自己的人，才会去理解圣经，认识耶稣基督。

为了证明《旧约》只是比喻性的，先知们所说的暂时的财产是指其他的，这就是证据：1，这是不符合上帝的；2，他们的论述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对属世财产的应许，然而他们却说他们的论述是隐晦的，他们的意思不会被人理解。由此看来，这个隐秘的意义并不是他们公开表达的意义，因此，他们的意思是说其他的祭祀、其他的拯救者等等。他们说，只有到了丰盛的时候，他们才会明白。

耶利米书三十三章。

第三个证据是，他们的论述自相“矛盾”，相互“破坏”，因此，如果我们认为他们所说的律法和献祭不是指摩西的律法和献祭，那就存在着严重而明显的矛盾。因此，他们指的是别的东西，偶尔在同一章中自相“矛盾”。

现在来理解作者的感觉。

一种预表带来了缺失与存在、快乐与痛苦。

具有双重意义的密码，其中一个意义是明确的，而另一个意义则是隐藏的。

要想知道律法和祭祀是真实的还是比喻的，我们必须看看先知们在谈论这些事情时，是否将他们的视野和思想局限在这些事情上，所以他们只看到了旧约；或者他们是否在这些事情上看到了一些其他的東西，而这些东西只是其表象，因为在一幅肖像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事物的形象。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他们所说的话。

当他们说它是永恒的时候，他们指的是那个他们在别处说会改变

的盟约吗？

密码有两种含义。如果我们截获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在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含义，然而信中却宣称这个含义是隐晦的、模糊的，是被隐藏起来的，因此这封信可能会被阅读而不被发现，被理解而不被理解，那么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封具有双重含义的密码，如果我们发现字面含义中存在明显的矛盾，那就更是如此了。我们应该多么珍视那些解释密码、向我们解释隐藏意义的人，尤其是如果他们所提取的原则是完全自然和清晰的。耶稣基督和使徒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打破了封印，撕开了面纱，揭示了（旧约的）精神。他们由此教导我们，人的敌人是他的激情；救赎主是属灵的，他的统治是属灵的；有两次降临，一次是在卑微中使骄傲的人屈服，另一次是在荣耀中使谦卑的人升高；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

先知们说得很清楚，以色列将永远是上帝的挚爱，律法将是永恒的，他们还说，他们的意思不会被理解，它是被掩盖的。

在这些表述中，上帝是以人的方式被提及的，这仅仅意味着，人在其右手边让座的意图，上帝也会有。因此，这是上帝意图的标志，而不是他实施意图的方式。

因此，当说“上帝接受了你的香气，将赐给你一块肥沃的土地”



时，这意味着上帝也会对你有同样的意图，就像一个人喜欢你的香气，将赐给你一块肥沃的土地一样，因为你对他也有同样的意图，就像一个人对他提供香料的人一样。所以，*iratus est*，忌妒（忌邪）的上帝，等等，因为上帝的事情是无法表达的，所以不能用别的说法。教会仍在使用这些词语：*Quia confortavit seras*，等等。

### 晚餐和晚饭的区别

在上帝那里，话语与意图没有区别，因为他是真实的；话语与效果也没有区别，因为他是强大的；手段与效果也没有区别，因为他是智慧的。Bern. ult. sermo in Missam. Aug., de Civit. v. 10。这条规则是一般性的。上帝无所不能，除了那些如果他能做就不是万能的事情，如死亡、被欺骗、说谎等。

许多传道者都是为了证实真理。他们的分歧是有益的。

主的晚餐之后的圣餐。预表之后的真理。

耶稣死后四十年，耶路撒冷的毁灭预示着世界的毁灭。

福音书中描绘病态灵魂的形象都是病态的躯体，但因为一个躯体的病态不足以表达清楚，所以需要几个躯体。因此，有聋子、哑巴、瞎子、瘫子、死人拉撒路、被鬼附的人；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是生病的灵魂。

以赛亚书，第 2 章。红海是救赎的象征。

上帝为了表明他能够以无形的圣洁塑造圣洁的子民，并以永恒的荣耀充满他们，他创造了有形的事物。既然自然是恩典的形象，他就在自然的卓越之处成就了他要在恩典的卓越之处成就的事情，以便人们可以判断，既然他把看得见的东西造得如此之好，他就能造看不见的东西。

因此，他从大洪水中拯救了这个民族，他使他们从亚伯拉罕复活，从敌人手中救赎他们，使他们进入安息。

上帝的目的并不仅是要把他们从大患难中拯救出来，使他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民，而是要把他们带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上。

因此，恩典本身只是荣耀的象征，因为它不是最终目的。它是律法的象征，本身也象征着恩典，但它只是恩典的形象，是起源或原因。

普通人的生活就像圣人的生活一样。他们都在寻求自己的满足，不同的只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称那些阻碍他们的人为敌人，等等。因此，上帝通过他对有形事物所显示的力量，表明了他所拥有的给予无形财产的力量。

然而，这个用来蒙蔽一些人、启迪另一些人的盟约，却在那些被它蒙蔽的人身上，彰显出本应被其他人所认识的真理。因为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看得见的财产是如此之多，他是如此神圣，以至于他似乎能够给他们带来看不见的东西，以及弥赛亚。

因为自然是恩典的形象，有形的奇迹是无形的形象。Ut sciatis, tibi dico: 涌浪。《以赛亚书》第 2 章说，救赎就像通过红海一样。

然后，他最终向我们表明，所有这些东西都只是类型（预表），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以色列人、真正的割礼、真正从天上来的粮等等。

在这些应许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属世的或属灵的，上帝的或受造物的；但有一点不同的是，那些在其中寻找受造物的人找到了它们，但却有许多矛盾之处，他们被禁止爱它们，他们被命令只敬拜上帝，只爱他，这是一码事，最后，弥赛亚不是为它们而来的；相反，那些在其中寻找上帝的人却找到了

上帝，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还有只爱他的命令，弥赛亚在预言的时间到来，给了他们所要求的（属灵）财产。

因此，犹太人有神迹和预言，他们看到了这些神迹和预言的实现，他们律法的教导是他们应该只爱和敬拜上帝；这也是永恒的。犹太人的教导和犹太律法（旧约）的教导是有区别的。现在，犹太人的教导虽然有神迹、预言和永恒性，但并不是真正的教导，因为它没有这一点，即只崇拜和爱上帝。

类型（预表）的原因。

他们（先知们、旧约作者）必须与属肉体的人打交道，使他们成为属灵之约的保存人。

为了让人们相信弥赛亚，必须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是由勤奋、忠诚、热心并为世人所知的人负责的。

为了实现这一切，上帝选择了这个肉欲的民族（犹太人），将预言弥赛亚的预言托付给他们，预言弥赛亚是拯救者，是人们所喜爱的产业的分配者。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先知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掌管着这些预言弥赛亚的书，向所有的民族保证，弥赛亚将以他们的书中预言的方式降临，他们向全世界开放这些书。但是，这个被弥赛亚可怜而可耻的降临所绊倒的

民族（因为犹太人期待的是外在的、属肉体的荣耀）却成了他最残酷的敌人。因此，他们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不容易被怀疑偏袒我们（外邦人）的民族，也是对他们的律法和先知最严谨、最热心的民族，但他们却将记录保存得完好无损。

因此，这些预言具有隐藏的属灵意义，在他们（犹太人）所爱的属肉体的意义之下，这些人却憎恨属灵的意义。如果属灵的意义被揭露出来，他们就无法爱它，甚至无法忍受它，他们就不会热衷于保存他们的书籍和礼仪；如果他们爱这些属灵的应许，并将它们保存得完好无损，直到弥赛亚降临，他们的见证就不会有任何效力，因为他们曾是弥赛亚的朋友。因此，将属灵的意义隐藏起来是好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意义隐藏得如此彻底，就不能作为弥赛亚的证据了。那怎么办呢？在许多经文中，属灵的意义被隐藏在属世的意义之下，而在少数经文中，属灵的意义被清晰地揭示出来；同样，世界的时间和状态被如此清晰地预言，以至于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些经文中，这种灵性的意义表达得如此清楚，以至于我们若无法辨别它，那么这种心灵的盲目性不亚于肉体的眼盲。

看看上帝做了什么。在无数的经文中，这种意义被隐藏在另一种意义之下，在一些经文中是这样、虽然它很少被揭示出来，但它被隐藏的段落是模棱两可的，可以适合两种意义，而它被揭示的段落则是明确的，只符合精神意义。

因此，这不会让我们误入歧途，而只会被如此肉欲的人误解。

因为当财产被许诺得很丰盛时，除了他们的贪婪将感官局限于今世的美好事物之外，还有什么能阻碍他们理解真正的财产呢？但是，那些唯一的好处在于上帝的人却只把意义归于上帝。因为有两种品质会分裂人的意志，一种是贪婪，另一种是仁慈。不是说贪婪不能与对上帝的信仰共存，也不是说仁慈不能与世俗的财产共存，而是说贪婪利用上帝，享受世界，而仁慈则恰恰相反。

现在，我们追求的目的赋予了事物以名称。所有阻碍我们实现这一目的的事物，都被称为与我们为敌。因此，无论受造物多么善良，当它们使正义者背离上帝时，它们就是正义者的敌人，而上帝本身也是他所反对的那些贪婪者的敌人。

因此，“敌人”这个词是根据所提出的目的来解释的，正义的人理解为他们的激情，肉体的人理解为巴比伦人，所以这个词只对不义的人来说是模糊的。以赛亚是这样说的*Signa legem in electis meis*，耶稣基督将成为绊脚石。但是，“在他里面不被冒犯（绊倒）的人有福了！”何西阿书第十四章第九节说得好：“智慧人在哪里，他必明白这些事。公义的人必知道，因为神的道路是正直的，但悖逆的人必在其中跌倒”。

因此，那些因冒犯耶稣基督而拒绝他并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正是那些带着见证耶稣基督的书籍的人，这些书籍说他将被拒绝，成为绊脚石，因此他们的拒绝给了耶稣基督一个额外的标记，证明他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接受他的公正的犹太人，还是拒绝他的不公正的犹太人，都证明了他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两者都是预言中的。

先知们用属世的财产来掩盖他们所应许的属灵的财产，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是属肉体的人，他们必须让这些人成为属灵之约的守护者。

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是约瑟；他是父亲所爱的人，被父亲派去看望他的弟兄等，他是无辜的，被他的弟兄们以一些银子的价格卖掉，从而成为他们的主人、他们的救世主、陌生人（外邦人）的救世主和世界的救世主；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毁灭阴谋，不是因为他们卖掉和拒绝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监狱里，约瑟无辜地夹在两个罪犯中间；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夹在两个盗贼中间。约瑟从同样的预兆中预言了一个人的解脱和另一个人的死亡。耶稣基督拯救了选民，也在同样的罪行后定了后者的罪。约瑟只是预言，耶稣基督才是行动。约瑟嘱咐得救的人，当他（罪犯）进入荣耀时要纪念他（约瑟）；耶稣基督告诉得救的人，当他（基督）进入国度时会纪念他（罪犯）。

类型（预表）：救世主、父亲、献祭者、祭品、食物、国王、智者、律法制定者、受苦者、穷人、必须创造一个民族，他必须领导和滋养这个民族，并将他们带入这片土地。

---

旧约包含未来喜乐的类型，新约包含获得喜乐的方法。

逾越节的羔羊。

反对过于形象的表达。

有些类型（预表）清晰明了，但有些类型似乎牵强附会，只给那些已经被说服的人带来证明。这些可能看起来像启示录中的说法。但不同的是，他们的说法没有一句不值得怀疑的，因此，如果认为他们的说法和我们的某些说法一样有理有据，那就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的说法没有一句像我们的某些说法那样有说服力。没有比较的可能。我们无权比较和混淆事物，因为它们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在另一点上却大相径庭。神圣事物中清晰的东西迫使我们敬畏模糊的东西。

我们不能把圣经中没有向我们揭示的意义归于圣经。



反对那些滥用经文，一旦发现经文似乎对自己有利就骄傲自满的人。

---

对立统一——要很好地表达一幅肖像画，就必须使所有对立面和谐统一，而不对立面进行调和，仅仅强调一系列一致的特质是不够的。要理解作者的意思，我们必须协调所有相反的段落。

因此，要理解经文，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调和所有相反段落的意义；仅仅有一种与许多一致段落相一致的意义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找到一种甚至可以调和不一致段落的意义。

每一位作者都有一个让所有（看似）相互矛盾的段落达成一致的意义，否则他就没有任何意义。圣经和先知的意义肯定是丰富的，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能协调所有矛盾的意义。

因此，真正的意义不是犹太人的意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不和谐都变得和谐了。

犹太人无法使何西阿预言的王权和王国的停止与雅各的预言相一致。

如果我们将律法、献祭和王国视为现实，我们就无法调和所有的经文。那么，它们就必然只是形象（对于属灵事物的预表）而已。我们甚至无法调和同一作者的经文，也无法调和同一本书的经文，有时甚至无法调和同一章节的经文。

在耶路撒冷这个耶和华选定的地方之外的其他地方献祭是不合法的。申命记十二5等；申十四23等；十五20；十六2-15。

何西阿预言犹太人将没有王，没有王子，没有祭祀，没有偶像，这在今天已经实现了，因为他们无法在耶路撒冷之外献上合法的祭祀。

类型（预表）——如果律法和祭祀是真理，就必须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不是他所不喜悦的。如果它们是假象，它们就一定讨神的不喜悦。

在整本圣经中，它们既让人高兴，也让人不高兴。有人说，律法要改变，祭祀要改变，他们将没有律法，没有王子，没有祭祀，新约要立，律法要更新，他们所受的戒律不好，他们的祭祀是可憎的，上帝不需要他们。

相反，律法将永存，盟约将永恒，祭祀将永恒，权杖将永不离开

他们，因为权杖在永恒之王降临之前不会离开他们。

这些经文都是字面意思吗？它们显然是预表（类型）的吗？不，它们显然要么是真实的，要么是预表（类型）的。但第一组经文的字面解释证明了它们都是预表（类型）的。

所有这些经文加在一起都不能适用于所表示的事物，但都可以适用于类型（预表），因此它们不是指所表示的事物，而是指类型（预表）。

神愿意为自己建立一个圣洁的民族，将他们从其他民族中分离出来，将他们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并将他们安置在安息之地，他不仅应许了这一点，还预言了这一点。

通过他的先知告诉他们他降临的时间和方式。然而，为了确认他的选民历世历代的盼望，他让他们看到了他的形象，但从未让他们没有他拯救他们的能力和意愿的保证。因为在造人之初，亚当就见证并守护了关于女人所生的救世主的应许，那时的人还离创世那么近，他们不可能忘记自己的创世和堕落。当那些见过亚当的人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派挪亚去拯救他，并用一个奇迹淹没了整个地球，这个奇迹充分表明了他拯救世界的能力和他这样做的意愿，以及从女人的后裔中兴起他所应许的那个人。

这个奇迹足以证实人们的希望。当挪亚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对洪水的记忆犹新，上帝向亚伯拉罕许下了诺言，当闪还活着的时候，上帝差遣了摩西，等等。

上帝创造了犹太民族，以表明这不是因为缺乏力量。

犹太人在这些属世的想法中长大，上帝爱他们的父亲亚伯拉罕，爱他的肉身，爱所有从他肉身生出的人；为此，他使他们繁衍，将他们与所有其他民族分开，不允许他们杂居；当他们在埃及受苦时，他用许多有利于他们的奇妙神迹将他们带出埃及；他在旷野用吗哪喂养他们，将他们带到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上；他赐给他们国王和建造精良的圣殿。他还让他们在他面前献牲畜，用牲畜的血来洁净他们；最后，他将派弥赛亚使他们成为全世界的主人，并预言了他降临的时间。

世人在这些属肉体的错误中渐渐老去，耶稣基督在预言的时间降临了，但却没有预期的荣耀，因此人们不认为那是他。圣保罗在他死后教导说，所有这些事情，神的国不在肉体，而在灵里；人的敌人不是巴比伦人，而是激情；神喜悦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殿，而是纯洁痛悔的心；身体的割礼无益，需要的是心灵的割礼；摩西给他们的不是天上的饼，等等。

但上帝不愿意向不配的人透露这些事情，但还是愿意预言这些事

情，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些事情，他清楚地预言了时间，有时清楚地表达了事情，但一般都是用数字来表达的，这样，那些喜欢记号的人就可以在记号中安息，那些喜欢所猜测的事情的人可以在其中看到它们。

所有不倾向于公义恩典的东西都是具象的。

《圣经》的唯一目的就是公义恩典。

所有不以唯一目的为目的的都是比喻，因为既然目的只有一个，那么所有不以明示方式指涉目的的都是比喻（类型、预表）。

犹太人如此钟爱那些纯粹的影子，并完全等待着它们，以至于当实质按照预言的时间和方式到来时，他们却误解了。

当大卫预言弥赛亚将拯救他的子民时，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肉身的埃及人就是他们的敌人，那么我就不知道该如何证明预言应验了。但我们也可以相信敌人就是他们的罪，因为事实上埃及人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的罪才是。因此，“敌人”这个词是模棱两可的。

但如果他说，事实上他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说的，他将把他的子民从他们的罪孽中拯救出来，以赛亚和其他人也是这样说的，那

么含糊之处就消除了，“敌人”的双重含义就简化为“不义”的单一含义了。因为如果他心中有罪，他完全可以用“敌人”一词来表示，但如果他想到敌人，他就不能用不义一词来表示。

现在，摩西、大卫和以赛亚都使用了同样的词语。有谁会说它们的意思不尽相同，有谁会说不是——大卫在说到敌人时所表达的意思显然是不义，而摩西在说到敌人时所表达的意思也相同。

但以理祈求解救百姓脱离敌人的掳掠，但他想到的是罪，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说加百列来告诉他，他的祷告蒙垂听了，只需再等七十个七，之后国家就会脱离不义，罪将终结，救赎主，至圣，将带来永恒的公义，不是法律上的，而是永恒的。

谁若以粗鄙的眼光来看待犹太教，他对犹太教的了解就会很差。在圣书和先知们的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先知们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犹太人）并不理解律法的真正意思。因此，我们的宗教在福音书、使徒和传统中是神圣的，但在那些败坏它的人身上却是荒谬的。

属肉体的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是一位强大的世俗王子。肉欲的基督徒则认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是为了让我们获得上帝的爱，并赐予我们圣礼，而这些圣礼的施行无需我们的同意。这不是基督教，这就像另一种犹太教一样。

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基督徒一直期待着一位弥赛亚，用上帝的爱激励他们，用这种爱让他们战胜一切敌人。

肉欲的犹太人处于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中间位置。异教徒不认识上帝，只爱这个世界。犹太人认识真神，却只爱这个世界。基督徒认识真神，却不爱这个世界。犹太人和异教徒爱同样的善。犹太人和基督徒认识同一个上帝。

犹太人分为两种，一种只是异教徒，另一种则是基督徒。

肉体的犹太人既不理解弥赛亚的伟大，也不理解他们的预言中所预言的弥赛亚的屈辱。他们误解了弥赛亚所预言的伟大，就像他（基督）说弥赛亚虽然是大卫的儿子，却应该是大卫的主，他在亚伯拉罕之前。他们也误解了弥赛亚的屈辱和死亡。他们说，弥赛亚是永存的，而这个人却说他必死。他们只是在他身上寻找肉体的伟大。

类型（预表）——上帝利用犹太人的欲望，使他们为耶稣基督所用。

类型（预表）——没有什么比贪婪更像慈善，也没有什么比贪婪更违背慈善。因此，犹太人满脑子都是财物，而这些财物满足了他们的贪婪之心，他们非常像基督徒，也非常与之相反。这样，他

他们就具备了两种必要的品质：非常像弥赛亚，以便成为他的形象（预表）；非常相反，以免被怀疑是见证人。

犹太人的古代性——书与书之间有什么区别？我对希腊人创作《伊利亚特》、埃及人和中国人创作历史并不感到惊讶。我们只需看看这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神话般的历史学家与他们所叙述的事实并不同时。荷马写的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他把它说成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人们也把它说成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因为没有人认为特洛伊或阿伽门农比金苹果更真实地存在过。他（荷马）是那个时代唯一的作家，他的作品之美让它经久不衰，每个人都在学习它、谈论它，我们必然知道它，我们每个人都把它记在心里。四百年后，这些事情的见证人已不复存在，没有人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是寓言还是真实历史；他只是从祖先那里学到了这些。

犹太人的诚意——他们忠实而热心地保存着摩西的书，在书中，摩西宣称他们一生都对上帝忘恩负义，他知道在他死后，他们会更加忘恩负义；因此，他呼唤天地为他们作证，他对他们的教导已经足够了。

他宣称，上帝最终会因为对他们的愤怒而将他们分散到地上的万国之中，因为他们崇拜不是他们的上帝的神而激怒了他，所以他要通过呼召一个不是他的子民来激怒他们，并希望他的所有话语都能永远保存下来，他的书将被放在约柜中，永远作为反对他们



的见证。

《以赛亚书》 xxx. 8.

然而，他们却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保存这本在许多方面玷污了他们的书。这种真诚在世界上没有榜样，在大自然中也没有根基。

任何非同时代的历史都会受到怀疑，因此，《西庇阿书》、《特里斯梅吉斯图斯书》以及其他许多被世人信以为真的书都是假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被发现是假的。而同时代的作者则不然。

一本书由一个人写成，流传于整个民族，而一本书本身却创造了一个民族，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怀疑书（圣经）和人一样古老。

犹太人的真诚，真诚地反对自己的荣誉，并为捍卫荣誉而献出生命；这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也没有自然根基。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 9 节；四十四章第 8 节，他们显然是为弥赛亚作见证而组成的民族。他们保守这书，热爱这书，尽管他们不理解这书。这一切都已预言，上帝的审判可以交托给他们，但要像封印的书一样。

一旦秘密被揭开，就不可能看不到它。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旧约》，我们就会发现献祭是否真实；亚伯拉罕的父亲身份是否是上帝友谊的真正效果；应许之地是否是真正的安息之地。这些在当时都只是类型（预表）。如果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审视所有那些被指定的仪式，以及所有那些关于献祭、祭司制度等的诫命，我们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类型（预表）。

当时，犹太人的宗教是在与弥赛亚的真理相似的形象基础上形成的，弥赛亚的真理得到了作为其形象的犹太人宗教的承认。

在犹太人中间，真理只是预示。在天堂，真理已经显现。

在教会中，它是隐藏的，但却能通过类型（预表）的对应而被识别出来。

类型（预表）是根据真理创造的，真理也是根据类型（预表）被认可的。

类型（预表）——“凡事都要照着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关于这一点，圣保罗说犹太人是天上事物的影子。

律法是类型（预表）。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形象中。这是圣保罗给我们的密码。先知们指出，所有这些都必须是属灵的。不是会朽



因此，它必须解释这些惊人的矛盾。

为了使人幸福，它必须让人知道有一位上帝；我们应该爱他；我们真正的幸福是在他里面，我们唯一的罪恶是与他分离；它必须认识到我们充满了黑暗，这些黑暗阻碍我们认识他、爱他；因此，我们的职责要求我们爱上帝，而我们的欲望却使我们远离他，我们充满了不义。它必须向我们解释我们与上帝和自身利益的对立；它必须教给我们治疗这些缺陷的方法，以及获得这些方法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审视世界上的所有宗教，看看除了基督教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宗教足以达到这个目的。

难道是哲学家们提出的唯一的善，即我们自身的善吗？这是真正的善吗？他们为我们的罪恶找到了良方吗？把人与上帝等同起来就能治愈人的傲慢吗？那些想把我们等同于畜生的人，或者那些向我们展示世间享乐的默罕默德教徒，即使在永恒中，作为唯一的善，我们的情欲有任何补救办法吗？那么，有什么宗教能教导我们治愈我们的骄傲和欲望呢？有什么宗教能教导我们的善，我们的责任，使我们偏离善的弱点，这种弱点的的原因，能治愈它的药方，以及获得这些药方的方法？所有其他宗教都失败了，让我们看看上帝的智慧能做些什么。

他说，———既不要向人寻求真理，也不要向人寻求安慰。我是造就你们的，只有我才能教导你们。但你们现在的状态并不是

我创造你们时的状态。我创造了圣洁、纯真、完美的人类；我让他充满光明和智慧；我将我的荣耀和奇妙的行为传达给他。那时，人的眼睛看到了上帝的威严；那时，他还没有处于蒙蔽他的黑暗之中，也没有遭受死亡和苦难的折磨。但他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荣耀而不陷入骄傲。他想以自己为中心，独立于我的帮助之外。他退出了我的统治；当他渴望在自己身上找到幸福，从而使自己与我平起平坐时，我就把他交给了我。然后，我让那些臣服于他的生物反抗，让他们成为他的敌人；因此，人类现在变得像野兽一样，远离了我，直到他对造物主几乎只剩下一丝迷茫，以至于他的所有知识都已熄灭或受到干扰。他的感官从来不是理性的仆人，往往还是理性的主宰，却把他带入了追求享乐的歧途。所有的生物要么折磨他，要么诱惑他；要么用它们的力量征服他，要么用它们的魅力融化他。

这就是人类的现状，他的原始天性中还残留着一些微弱的幸福本能，而他却陷入了盲目和欲望的痛苦之中，这些已经成为了他的第二本性。

从我在这里向你们阐述的这一原则中，你们可以看出那些矛盾的原因，这些矛盾在使所有人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分歧。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在无数苦难的考验中都无法扼杀的伟大

和光荣的运动，看看它们的原因是否一定是另一种性质的。

你们从自己身上寻找解脱痛苦的方法是徒劳的。你们所有的光芒只能让你们知道，在你们自己身上找不到真理和善。哲学家们向你们许诺了这些，却没有给你们。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你们真正的善，也不知道什么是你们真正的美。

既然他们都不知道你们的病，又怎么能对症下药呢？你们的主要疾病是傲慢，它使你们远离上帝；还有欲望，它把你们束缚在尘世中；而他们（哲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滋养这两种疾病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如果他们把上帝说成是你们的目的是，那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骄傲，让你们以为自己天生就像上帝，与上帝相一致。那些看到了这种断言的奢侈性的人却把你们推向了相反的悬崖，诱使你们相信你们的天性与野兽的天性相同，让你们倾向于在野兽共有的情欲中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不是治疗你们不义的方法，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你们的不义。只有（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才能让你们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你与上帝合一，那是出于恩典，而非天性。如果你堕落了，那是因为罪，而不是（本来应有的）天性。因此，这种双重能力表明，你不在你被创造时的状态中。这两种状态呈现在你面前，你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存在。

跟随你们自己的动作，观察你们自己，看看你们是否能找到这两种品质的活泼特征。

一个问题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吗？

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毫无理由地服从我的信仰，我也不是要通过暴政方式让你们臣服。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给你们一个理由来解释每一个事情。为了调和这些矛盾，我希望通过令人信服的证据，让你们看到，这将向你保证上帝是谁，并验证你们无法拒绝的奇迹和证据所带来的权威，以便你们就可以合理地相信他；当你找不到其他理由拒绝它（圣经）时，它就会教你。

人的真正本性、真正的善、真正的美德和真正的宗教都是与知识密不可分的。

了解人的全部本性之后——宗教若要真实，就必须了解我们的本性。它必须了解人的伟大和卑微，以及两者的原因。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什么宗教能显示出这种知识呢？

真正的宗教教导我们的责任，教导我们的弱点、傲慢和欲望，教导我们谦卑和克制。

真正的宗教必须教导伟大和苦难，必须引导人们尊重和蔑视自我，

引导人们去爱和去恨。

它 -- 真正的宗教必须让人爱他的上帝。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除了我们的宗教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宗教这样吩咐过；我们的宗教这样做了。还必须认识到人的欲望和软弱；我们的宗教必须对这些缺陷采取补救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祈祷。没有其他宗教向上帝要求爱他和服从他的能力。

就是这样。

如果万物的起源只有一个，那么万物的目的也必然只有一个；一切由他而起，一切为了他。因此，真正的宗教必须教导我们只崇拜他，只爱他。但是，我们发现自己无法崇拜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也无法爱任何东西，只能爱我们自己。

教导我们履行这些义务的宗教，也必须教导我们这种无能，并教导我们补救的办法。它告诉我们，因为一个人（亚当），一切都失去了，上帝与我们之间的纽带断裂了，而因为一个人（基督），纽带得到了修复。

我们生来就与上帝的爱背道而驰，我们必须生来有罪，否则上帝就是不公正的。



任何宗教，如果在信仰上不崇拜作为万物之源的唯一的上帝，在道德上不爱作为万物之目标的唯一的上帝，都是虚假的。

在每一种宗教中，我们都必须真诚，真正的异教徒、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基督徒。

当我看见人的盲目和痛苦、当我环顾整个无声的宇宙，人没有了光，只剩下自己，迷失在宇宙的一角，不知道是谁把他安置在这里，不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不知道他死后会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任何事情，我陷入了恐惧之中，就像一个人在睡梦中被带到一个荒凉可怕的孤岛上，醒来时对自己的下落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逃生的办法；我不禁要问，处于如此悲惨境地的人怎么会不绝望呢？我看到周围有其他人也是这样，我问他们是否比我消息灵通，他们说没有；于是，这些悲惨的流浪者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些令他们高兴的东西，就把自己交给了这些东西，并依附于它们。至于我，我不能依附于它们，考虑到表象是多么强烈地表明，除了我所能看到的東西之外，还存在着別的东西，我就想探究一下，这个上帝是否留下了一些自己的印记。

我看到许多相反的宗教，因此除了一种之外都是虚假的。每个宗教都希望人们相信它自己的权威，并威胁着不信者，但我并不因此相信它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同样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自称为先知。但我看到基督教应验了预言，这是每个人都做不到的。

如果没有这种神圣的知识，人们又能做什么呢？要么因为内心确信自己过去的伟大依然存在而振作起来，要么因为看到自己现在的软弱而被打倒？因为他们看不到全部的真相，也就无法达到完美的美德。有些人认为（人的）天性是纯洁的，有些人则认为天性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既不能摆脱骄傲，也不能摆脱懒惰，而骄傲和懒惰正是一切罪恶的两个根源；因为他们要么因怯懦而自暴自弃，要么因骄傲而逃避罪恶。因为如果他们意识到了人的优越性，却对人的堕落一无所知，所以他们很容易避免游手好闲，却只能陷入骄傲。如果他们认识到（人的）天性的弱点，他们却不知道天性的尊严，因此，尽管他们很容易避免妄自尊大，却只能陷入绝望。

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教条主义者、学院派等各种派别也由此产生。唯有基督教能够治愈这两种瘟疫，不是按照世人的智慧以一驱一，而是以福音的纯朴将它们一并驱除。因为它教导义人，它甚至提升他们参与神性；在这种崇高的境界中，他们内心仍有一切堕落的源泉，使他们一生都受制于错误和苦难，受制于死亡和罪恶；同时，它向最邪恶的人宣告，他们可以接受救赎主的恩典。因此，宗教使它所称义的人为之颤抖，使它所谴责的人为之欣慰，它通过恩典和罪恶的双重能力（这是所有人共有的），如此公正地用希望来调和恐惧，以至于它比单纯的理性无限贬低，但并不绝望；它比自然的骄傲无限提升，但并不膨胀，从而证明

只有它免于错误和罪恶，只有它才有教导和改造人的职责。

那么，谁又能对如此神圣的光芒不加信任和崇拜呢？因为，我们比白天更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内心不可磨灭的善良品格；同样真实的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体验着我们的悲惨处境和它的影响。

那么，这种混乱，这种畸形的混乱，不过是在宣告这两种状态的真相，它的声音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抵挡。

哲学家们从未规定过这两种状态应有的情感。

他们激发了简单伟大的动机，而这不是人的状态。

他们激发了简单卑鄙的动机，而这不是人的状态。

必须有屈辱的动作，但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忏悔，不是安于现状，而是走向伟大。必须有伟大的行动，但不是来自功绩，而是来自恩典，而且是在经历了屈辱之后。

人的这种双重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有人把我们想象成有两个灵魂。

在他们看来，一个单一的主题不可能有如此巨大而突然的变化，

从无以复加的骄傲到可怕的精神沮丧。

所有这些矛盾让我离（世俗的谬误的）宗教知识越来越远，但却最迅速地将我引向真理。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充满了骄傲、野心、欲望、软弱、苦难和不公，那我们真是瞎了眼。如果知道了这些，我们还不渴望得到解救，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除了敬佩那如此了解人的缺陷的宗教，渴望那许诺了如此珍贵的救赎的宗教的真理，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理性的堕落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奢侈习俗上；为了让人类不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真理的到来是必要的。

不可理解——并非所有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无限数。无限等于有限。

上帝让他自己与我们结合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如果这是真诚的，那么就像我所做的那样，承认我们事实上是如此卑劣，以至于我们自己无法知道上帝的仁慈是否会使我们成为他的能力（的彰显）。因为我想知道，这个自知软弱的动物如何有权衡量上帝的仁慈，并根据自己的想象给它设定界限。人不知道上帝是什么，甚至连他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不安，就大

胆地宣称上帝不能使人有能力与他相交。

但我要问的是，上帝除了要求人认识他和爱他之外，还要求人做其他什么吗？既然人天生就有爱和知识的能力，为什么人却认为上帝不能让他认识自己和爱自己呢？因此，这些论点中一定有一种难以容忍的傲慢，尽管它们似乎是建立在表面的谦卑之上，但这种谦卑既不真诚也不合理，除非它（真正的谦卑）使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我们只能从上帝那里了解我们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我宣布，一旦基督教揭示了人性是堕落的、从上帝那里堕落的这一原则，我的眼睛就睁开了，到处都能看到这一真理的特征：因为大自然是这样的，她到处都在表明，无论是在人的内心还是在人的外部，都有一个他所失去的上帝和一个堕落的本性。

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必须承认，基督教有其惊人之处。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你生在其中。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会对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生怕这种偏见会让我产生偏差；但尽管我生在其中，我却不能不发现它是如此。

万事万物的发展都必须以建立和壮大宗教为目标：在人们心中植入符合宗教诫命的情感，总之，宗教应该完全成为万事万物的目

标和中心，以至于了解宗教原则的人都能对人性做出具体的解释，也能对整个世界的秩序做出总体的解释。

我们的宗教既聪明又愚拙。明智，因为它最博学，最建立在奇迹、预言等基础之上。愚拙，是因为这一切并不是我们信奉它的本质原因；这（神迹、预言、理智、等等）的确使我们谴责那些不信奉它的人，但却不是我们信仰、信奉它的（根本）原因。是十字架让我们相信，*ne evacuata sit crux*。因此，带着智慧和神迹而来的圣保罗说，他既不是带着智慧而来，也不是带着神迹而来，因为他是来使人皈依的。但那些只为使人信服（而不是信仰、信奉）而来的人却可以说，他们是带着智慧和神迹而来的。

这个宗教（基督教）在神迹方面是伟大的，有圣洁无瑕的教父，有博学而伟大的见证人，有殉道者和君王，如大卫和以赛亚；在科学（哲学）方面也是伟大的，（保罗）在展示了她（哲学）所有的神迹和智慧之后，却全盘否定，说她（哲学、科学）既没有智慧，也没有神迹，只有十字架和愚拙。

因为那些通过这些神迹和智慧值得你们相信，并向你们证明了他们的品格的人，向你们宣告，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你们，不能使你们有能力认识和爱上帝，只有十字架愚拙的大能，才能改变你们。因此，我们的宗教是愚拙的，当我们考虑到为它做准备的智慧时，它是明智的。

基督教是多么奇怪！它要求人承认自己卑鄙，甚至可憎，又要求人渴望像上帝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平衡点，这种提升会让人变得虚荣可怕，或者这种卑鄙会让人变得卑微可怕。

苦难催人绝望，骄傲催人自负。

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通过人类所需要的伟大补救措施，向人类展示了其痛苦的严重性：不是使我们无法行善的卑劣，也不是免于邪恶的圣洁。

没有比这更适合人类的教义了，因为它教导人类接受恩典和失去恩典的双重能力，因为人类总是面临绝望和骄傲的双重危险。

没有其他宗教规定要憎恨自我。因此，对于那些憎恨自己、寻求完全被爱的存在的人来说，没有其他宗教能取悦他们。这些人，如果听说过屈辱的上帝的宗教，就会立刻信奉它。

没有其他人认识到人是所有生物中最优秀的。有些人认识到了人的卓越，却指责人对自己的低劣评价是卑鄙和忘恩负义的；有些人深知这种卑鄙是多么真实，却傲慢地嘲笑那些对人来说同样自然的伟大情感。

“举目仰望上帝”，这些人说，“看看他的形象，他让你们崇拜他。你们可以使自己像他一样；如果你们愿意遵循智慧，智慧会使你们与他等同”。但其他人说“把你的眼睛转向大地吧，可怜的虫子”“把畜生当作你的伙伴吧”那么人类会变成什么呢？

他将与上帝平起平坐，还是与野兽平起平坐？这是多么可怕的鸿沟！那我们该怎么办？谁能从这一切中看不出：——人类已误入歧途，他已从自己的位置上跌落，他在不安地寻找自己的位置，他无法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既然最伟大的人也无济于事，那么谁来指引他呢？

人类通过最大的光亮也难以了解的东西，宗教（基督教）却教给了婴孩。

其他宗教，如异教徒的宗教，更受欢迎，因为它们只有外表，但对受过教育的人没有影响。纯粹知识性的宗教更适合受过教育的人，但对人民却毫无用处。只有基督教是适合所有人的，它由外在和内在组成。它使人升华为内在的行为，使骄傲的人贬低为外在的仪式，两者缺一不可，因为人们必须理解文字中的精神，而受过教育的人必须使他们的精神服从于文字。

哲学家将恶习归于上帝本身，从而将恶习神圣化，而基督徒则将美德神圣化。



原罪。

这里有两个同样肯定的信仰真理：一个是，人在被造或蒙恩的状态中，被提升到了一切自然之上，与上帝相似，是神性的分享者；另一个是，在堕落和罪的状态中，人从更高的状态中堕落下来，与野兽相似。这两个命题同样坚定而肯定。《圣经》明确地宣告了这一点。

邪恶的人盲目地放任自己的激情，不认识上帝，也不费心去寻找上帝，他们自己也证实了他们所攻击的信仰的这一基础，即人的本性是堕落的。犹太人如此顽固地抨击基督教，再次证实了他们所抨击的同一信仰的另一个基础，即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他来救赎世人，将他们从堕落和苦难中解救出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先知们所预言的犹太人的境况，就像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先知们所预言的一样，他们不可侵犯地保留着这些先知们的预言，作为识别弥赛亚的标志。

我想问问他们，他们自己不也证实了他们所抨击的信仰的基础，即人的本性是堕落的。

默罕默德确实看到了自然的堕落，也看到了人们反对体面的行为，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能飞得更高。

## 善与恶的含义

原罪（学说）对人是愚昧的，但人们承认它是愚昧的。既然我承认它没有道理，那么就不能指责这一学说缺乏道理。但这种愚昧比人的一切智慧都要聪明，即 *sapientius est hominibus*。因为没有这一点，我们怎么能说人是什么呢？他的整个状态都依赖于这个无法感知的点，既然它是违背理性的东西，既然理性非但不能通过自己的方式发现它，反而在它提供给她的时候反抗它，那么他的理性又怎么能感知到它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不显示出人类的苦难或神的仁慈；没有神的人类的软弱或有神的人类力量。

因此，整个宇宙都在教导人类，要么他是堕落的，要么他是被救赎的；每一件事都在教导他，要么他是伟大的，要么他是悲惨的；异教徒身上体现了上帝的遗弃，犹太人身上体现了上帝的保护。

大自然有其完美之处，表明她是上帝的形象，也有其缺陷之处，表明她不过是上帝的形象。

当我们希望想到上帝时，有一种东西就向我们显明，我们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与生俱来的。

欲望已经成为我们的天性，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因此，我们有两种本性，一种是善，另一种是恶。你的罪性不在的地方，神的国度就在你心中。

因此，万物都在指示人的状况，这是事实，但必须清楚地理解这句话，因为万物显明上帝不是事实，万物隐藏上帝也不是事实。但是，他对试探他的人隐藏自己，对寻求他的人显明自己，这都是真的，因为人既不配也有可能接近上帝；不配是因为他们的堕落，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本性。

我们无法想象亚当的荣耀状态，也无法想象他的罪的本质，更无法想象他的罪传给了我们。这些事情都是在与我们被造的本质截然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超越了我们现在的理解能力。

我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可悲的、堕落的、与上帝分离的，但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因此，堕落和救赎的两个证据来自于对基督教宗教漠不关心的恶人，以及作为基督教宗教不可调和的敌人的犹太人。

所有的信仰都源于耶稣基督和亚当，所有的道德都源于情欲和恩典。

难道只有知道自己本性的人才会知道自己的痛苦吗？难道只有了解了自己本性的人才会痛苦吗？

他不能什么也看不到，也不能看到太多，以至于相信自己拥有它，但他必须看到足够多，才能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它；因为要意识到失去，他必须看到又看不到，而这正是他的天性。

我们渴望真理，却发现自己的内心只有不确定性。我们追求幸福，却发现只有痛苦和死亡。我们不能不希望得到真理和幸福，但我们既不能得到确定性，也不能得到幸福。这种愿望是留给我们的，它既是对我们的惩罚，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归宿。

难道会有人断言，因为人们说过正义已经从人间消失，所以他们知道原罪？

人在无辜时的尊严在于利用和支配万物，而现在则在于将自己与万物分离，使自己服从万物。

一个谦卑的神，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一个弥赛亚用他的死战胜了死亡。耶稣基督有两个本性，两次降临，人性的两种状态。

关于原罪。

给犹太人

《创世记》第八章第 21 节。人从幼年起，心中的心思意念就是邪恶的。

R. 摩西-哈达尔尚：这种邪恶的酵母从人一出生就存在于人体内。

正如《诗篇》第三十七篇所写，这种对人的恶意每天都在更新。恶人看守公义的人，想要杀他，但神不会弃绝他。这种恶意在今生试探人的内心，并将在来世控告他。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塔木德经》中找到。

Midrach Tillim on 诗篇. iv.: “心存敬畏，就不会犯罪”。心存敬畏，害怕你的欲望，它就不会让你犯罪。诗篇第三十六章，恶人心里说：“在我面前不要敬畏上帝”这就是说，人天生的恶毒对恶人说了这句话。

Midrash el Kohelet: “贫穷而聪明的孩子胜过年老而愚昧的国王” “国王不能预见未来”孩子是美德，国王是人的恶性。说它是王，是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服从它；说它是老，是因为它从婴孩到老年都在人的心中；说它是愚昧，是因为它把人引向了他无法

预见的灭亡之路。

Misdrasch Tillim》中也有同样的内容。

Bereschist Rabba on 诗篇. xxxv.: "Lord, all my bones shall bless thee, who deliverest the poor from the tyrant." "主啊，我全身的骨头都要为你赞美，你救穷人脱离暴君。还有比邪恶的酵母更大的暴君吗？箴言第二十五章：“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的。”也就是说，如果邪恶的酵饿了，就给他箴言第九章所说的智慧粮；如果他渴了，就给他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所说的水。

Misdrasch Tillim 也是这么说的，经文中提到我们的敌人时，指的是邪恶的酵，我们给它面包和水，就是把火炭堆在它的头上。

Misdrasch Kohelet on Ecclesiastes ix. "大王围困小城"这个伟大的国王就是邪恶的酵母，他所包围的巨大引擎就是诱惑，而有一个可怜的智者解救了它，也就是美德。

关于诗篇 xli.

那体贴人的有福了

关于《诗篇》第三十七章。魂去而不复返，有些人借此误解了灵

魂的不朽；但其意思是，这魂是邪恶的酵，它伴随人直到死亡，在复活时不会再回来。

诗篇 ciii 也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诗篇 xvi.

=====

=====

=====

=====

=====

=====

=====

=====

=====

=====

基督徒的永恒宗教。

这种宗教一直存在于世间，它认为人类从荣耀和与上帝相交的状态堕落到悲伤、懊悔和与上帝疏远的状态，但在今生之后，我们将通过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得到恢复。万物都已逝去，而这万物仍

在。

在世界的最初时代，人们陷入了各种不端行为，但也有圣人，如以诺，拉麦和其他人，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从世界之初就应许的基督。挪亚目睹了人类罪恶的巅峰；他被发现有资格以自己的名义拯救世界，因为他所代表的弥赛亚的希望。亚伯拉罕被偶像崇拜者包围时，上帝向他揭示了弥赛亚的奥秘，他从远方迎接了弥赛亚。在以撒和雅各的时代，憎恶遍布整个地球，但这些圣洁的人活在信仰中，雅各临终时为他的孩子们祝福，他激动地喊道：“我的上帝啊，我等待着你所应许的救世主。主啊，我等待着你所应许的救世主”。埃及人被偶像崇拜和魔法所感染，甚至上帝的子民也被他们的榜样引入歧途。然而，摩西和其他人却看见了他们看不见的神，他们崇拜他，期待着他为他们准备的永恒礼物。当时，希腊人和拉丁人将虚假的神灵奉为神位，诗人们创造了一百多个不同的神灵，但这些神灵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崇拜。

然而，在犹大的中心地带，总是有一些被拣选的人预言着弥赛亚的到来，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弥赛亚终于来了，从那时起，尽管出现了那么多的分裂和异端邪说，那么多的政府革命，那么多的万事万物的巨大变化，但这个教会，这个崇拜弥赛亚的教会，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奇妙的、无与伦比的、完全神圣的事实是，这个宗教经久不衰，从未受到过攻击。它曾无数次濒临灭亡的边缘，而每当它处于这种境地时，上帝都会以非凡的力量使它复原。



这一点令人惊奇不已，因此它也没有因为屈服于暴君的意志而幸存下来。因为当一个国家的法律有时屈从于需要时，它还能存在，这并不奇怪。

如果国家不经常让自己的法律屈从于需要，那么它们就会灭亡，但（基督教）宗教却从未遭受过这样的痛苦，也从未实行过这样的做法。事实上，要么妥协，要么奇迹。通过屈服而得救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严格来说，这并不是忍耐，况且到头来他们还是会彻底灭亡：没有一个宗教能够经受千年的考验。但是，这种宗教虽然不灵活，却始终得到坚持，这说明它是神圣的。

唯有宗教违背我们的本性、常识和快乐，唯有宗教一直存在。

只有违背常识和人性的科学（哲学），才是一直存在于人类之中的科学（哲学）。

表明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基督徒拥有相同的宗教。

最后是律法和与摩西的盟约。

我说，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的爱，其他一切都被他拒绝了；

上帝不接受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太人如果犯了罪，就会像外族人一样受到惩罚。申命记 viii. 19. “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上帝，随从别神而行，我今日指证你，你必灭亡，如同上帝在你以前所灭的列国一样”。

外邦人如果爱上帝，就会像犹太人一样被上帝接纳。以赛亚书 lvi. 3. “外人若与耶和华上帝联合，事奉他，爱他，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接受他们的祭物，因为我的殿是祷告的殿。”

真正的犹太人将他们的一切功绩归于上帝，而不是亚伯拉罕。《以赛亚书》 lxiii. 16. “你无疑是我们的父，虽然亚伯拉罕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是我们的父，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摩西自己说过，上帝不会接受仅仅是外表的崇拜。

申命记。

10:16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颈项。

10:17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

所吩咐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申命记 x. 16; 耶利米书 iv. 4. “你

们心里要受割礼。你们要剪除心中的赘疣，不要硬着心肠，因为你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刚强可畏，他不接受任何人。”

上帝说他总有一天会这样做。申命记 xxx. 6. “上帝会给你和你子孙的心行割礼” “使你全心全意地爱他”

心中未受割礼的人应该受到审判。

耶利米书. ix. 26. 因为神要审判未受割礼的民，和以色列的众民，因为他心里未受割礼。

与内在相比，外表算不了什么。《约珥书》第二章第 13 节。Scindite corda vestra，等等。以赛亚书 lviii. 3、4 等。《申命记》全书都嘱咐要爱神。

《申命记》第30章第19节：“我叫天地见证，我已将死与生摆在你们面前，叫你们拣选生命，又叫你们爱上帝，顺从他，因为上帝是你们的生命”。

犹太人因缺乏爱，他们的罪行将被弃绝，外邦人将代替他们被拣选。何西阿书一 10.

申命记三十二 20。“我必因他们后来所犯的罪孽而躲避他们，因

为他们是悖逆的世代。他们因非神之物惹我发怒，我又要因非我的民，因无知愚昧的民族，惹他们嫉妒”。以赛亚书lxv.1。世俗的东西都是虚假的，真正的好东西是与神合一。

诗篇 cxliii 15。他们的节期是神所不喜悦的。

阿摩司书第 21 节。犹太人的祭祀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以赛亚书. lxvi.

诗篇 xlix. 8-14. 他只因他们的坚硬而建立他们。《弥迦书》vi. 6-8.

列忘记上xv. 22; 何西阿书 vi. 6.

外邦人的祭物应为神所接受，神不会接受犹太人的祭物。玛拉基书 i. 11.

上帝将与弥赛亚立下新约，旧约将被废除。耶利米书三十二31. 以西结书二十25.

忘记旧事。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 18、19 节；第四十五章 17、18 节。

不再想起约柜。耶利米书第三章 15、16 节。

圣殿应被弃绝。耶利米书第七章 12-14 节。拒绝献祭，建立更纯净的祭祀。玛拉基书第一章 11 节。

亚伦的祭司制度应该被摒弃，弥赛亚应该引入麦基洗德的祭司制度。Dixit Dominus.

这种牺牲（献祭）应该是永恒的。希伯来书。

耶路撒冷应被摒弃，罗马应被接纳。犹太人的名字被弃绝，而一个新的名字被赐予。以赛亚书lxv. 15。

这个新名比犹太人的名更优越，而且是永恒的。以赛亚书. lvii. 5.

犹太人没有先知，没有阿摩司，没有国王，没有王子，没有祭祀，没有偶像。

尽管如此，犹太人仍应是一个民族。耶利米书三十二章 36 节。

人类一直相信弥赛亚。亚当的传统在诺亚和摩西身上依然鲜活。在他们之后，先知们作了见证，同时预言了其他事情，这些预言

时不时地在众人眼中应验，证明了他们使命的真实性，也证明了他们关于弥赛亚的应许的真实性。耶稣基督行了神迹，使徒们也行了神迹，他们使所有外邦人改变了信仰；预言一旦实现，弥赛亚就永远得到了证明。

因此，我拒绝所有其他宗教。在这一点上，我找到了所有反对意见的答案。

如此纯洁的上帝只向心灵得到净化的人显露自己，这是很正常的。

因此，这种宗教对我来说是可爱的，我发现它得到了如此神圣的道德的充分授权，但我发现更多的是，我发现一个令人信服的事实是，自从人类有记忆以来，就不断有人向人们宣告，他们是普遍堕落的，应该有一位救世主来拯救他们。

这不是一个人说的，而是无数人说的，是一个延续了四千年的民族说的，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创造的.....。因此，我向我的救世主伸出双臂，他已经被预言了四千年，在所有的时间和条件下，为我受难，为我死在地上。

在他的恩典下，我平静地等待着死亡，希望与他永恒地结合在一起；然而，无论是在他喜悦赐予我的好处中，还是在他为了我的利益而赐予我的坏处中，我都快乐地生活着，他用自己的榜样教

导我如何承受这些坏处。

犹太教堂先于教会，犹太人先于基督徒，先知预言了基督以及基督徒。

除了我们自己的宗教，没有任何其他宗教教导人们生而有罪；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教派说过这一点，因此也就没有人说过真理。

除了基督教，地球上没有任何教派或宗教一直存在。

只有基督教才能让人同时变得可爱和幸福。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不可能既可爱又幸福。

古往今来，要么是人对真神说话，要么是真神对人说话。

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内在的，另一个是外在的，即恩典和奇迹，两者都是超自然的。

---

---

---

---

---

---

---

---

=====

=====

=====

=====

=====

## 基督徒的宗教证据

道德—教义—神迹—预言—人物

-----

证明-1. 基督教在与自然相悖的情况下，却如此坚定而又悄无声息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基督徒灵魂的神圣、尊严和谦卑。圣经的奇妙之处。特别是耶稣基督。特别是使徒们。-特别是摩西和先知。犹太民族。预言。永恒性。（除了基督教）没有一种宗教是永恒的。解释一切的教义。这条律法的神圣性。世界的进程。

毋庸置疑，在思考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宗教之后，如果我们的内心产生了追随宗教的倾向，我们就不能拒绝采取行动，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理由嘲笑那些追随宗教的人。

世人对教会的一般态度：上帝既愿意使人盲目，也愿意给人启迪



——事件已经证明了这些预言是神圣的，其余的预言也应该被相信，因此我们看到世界的秩序就是这样的。

创世和大洪水的神迹已被遗忘，上帝派来了律法和摩西的神迹，以及预言特殊事情的先知。

它们的实现。但由于预言可能会被怀疑，他希望使其不被怀疑，等等。

但是，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最反对宗教荣耀的人，在这方面也并非对他人毫无用处。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的第一个论据是，这里有超自然的东西，因为那种盲目性不是自然的，如果他们的愚蠢使他们如此反对自己的利益，那么，通过对如此可悲的榜样和如此值得同情的愚蠢的恐惧，这将有助于保证其他人免受其害。

人们谩骂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基督教有两点。了解这两点对人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忽视其中任何一点也同样危险。同样，上帝的仁慈也给这两点留下了印记。

然而，他们却不失时机地从旨在使他们确信其中一点的结论中得出结论，认为其中一点并不存在。那些说有上帝的圣人受到了迫害，犹太人受到了憎恨，基督徒更是如此。他们从自然之光中看到，如果世上有真正的宗教，那么万物的发展必然会像中心一样

趋向于它。基于这一点，他们大胆地诽谤基督教，因为他们误解了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只是崇拜一个伟大、强大和永恒的上帝；这实际上是一种神权主义，与基督教几乎相去甚远，就像无神论一样，是基督教的完全对立面。因此，他们推断我们的宗教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所有的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即上帝并没有以一切可能的证据向人类显现他自己。

基督教的奥秘就在于救世主，他将人性和神性合二为一，使人脱离罪的堕落，以他的神性使人与上帝和好。

因此，真正的宗教教导人们这两个真理，即有一位他们能够认识的上帝，以及他们本性的堕落使他们不配认识上帝。对人来说，了解这两点是同等重要的，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不配就去认识上帝，如果不了解救赎主就去认识自己的不配，这对人来说都是危险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么会产生哲学家的骄傲，他们知道上帝，却不知道自己的可悲；要么会产生无神论者的绝望，他们知道自己的可悲，却不知道救世主。人类同样有必要了解这两点，上帝同样仁慈地赐予了我们知识。基督教就是这样做的；它就是由这两点组成的。在此，让我们审视一下世界的秩序，看看万事万物是否都倾向于确立我们宗教的这两个要点。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没有一位（圣经的）经典作家用自然来证明上帝。他们都倾向于让人们相信（信靠）上帝。大卫、所罗

门等人从未说过“没有真空，所以有上帝”他们一定比后世那些使用这一论点的最聪明的人（哲学家）更聪明。

这一点非常值得考虑。

如果以（自然的）天性证明上帝是软弱的标志，那就不要因为圣经没有这样做而轻视它；如果知道这些矛盾是能力的标志，那就因此而珍视圣经。

你自己不是说过，天空和鸟儿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吗？

你认为上帝不可能是无限的，然后，我会让你看到一个无限且不可分割的东西。一个点以无限的速度四处移动，因为它存在于所有地方，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完整的。

也许，这种在你看来是不可能的自然现象会让你知道，可能还有其他你还不知道的现象。因此，不要从你的学徒生涯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你什么都不需要知道了，而是还有无穷无尽的事情等着你去了解。

有上帝是不可理解的，没有上帝也是不可理解的；身体里有灵魂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没有灵魂也是不可理解的；世界是创造出来的，没有世界也是不可理解的；原罪是存在的，没有原罪也是不

可理解的。

如果我们选择说人太渺小，不值得与上帝相交，那么我们就必须非常伟大，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判断。

永恒者是永恒的，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

但如果上帝不是起点，他就不可能是终点。我们仰望天空，却倚靠沙土，大地会融化，我们在仰望天堂时会跌倒。

反对者说，“我的天哪！这都是些什么垃圾话？”“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难道只是为了谴责它？ 他要对如此弱小的生灵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吗？怀疑论是消除这种罪恶的良药，它能降低这种虚荣心。”

（回答：）上帝愿意救赎人类，向那些寻求他的人敞开救赎之门。然而，人类却如此不配，以至于上帝因某些人的铁石心肠而拒绝给予他们本不属于他们的仁慈。倘若上帝的旨意是要战胜最顽固的人的固执，他本可以让他们无法怀疑他的本质的真实性，就像他在末日显现时一样，在雷鸣电闪中，在大自然的巨大震荡中，向他们显明他自己，使死人复活，瞎眼的人也能看见他。

他并不想这样温和地降临，因为许多人都不配得到他的怜悯，所

以他想让他们失去他们所拒绝的好处。因此，他不应该以明显神圣的方式出现，让所有人都信服；但他也不应该以隐蔽的方式出现，让那些真诚寻找他的人认不出。因此，他愿意向那些全心全意寻求他的人公开显现，也愿意向那些全心全意逃避他的人隐藏自己，他如此调节对自己的认识，让那些寻求他的人看到他自己的迹象，让那些不寻求他的人看不清他自己的迹象。

有足够的光亮给那些真诚希望看到的人，也有足够的晦暗给那些怀有相反想法的人。

因此，让人们在宗教的晦涩中，在我们对宗教的微弱了解中，在我们对宗教知识的漠不关心中，认识到宗教的真理。

我们宗教的预言、奇迹和证明，其性质并不能说绝对令人信服。但是，它们也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没有人可以说相信它们是不合理的。因此，既有证据，也有晦涩难懂的东西，使一些人豁然开朗，另一些人则视而不见：但证据的作用是超越或至少等同于相反的证据，因此，决定我们的不是理性，因此，这只能是内心的欲望和恶意。通过这种方式，有足够的证据来谴责，却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因此，在那些追随它的人身上，可以看出是恩典而不是理智使他们追随它；在那些逃离它的人身上，是欲望而不是理智使他们逃离它。

谁能不钦佩和拥护这样一种宗教，它彻底了解我们所认识到的、与我们的光芒成正比的東西？

上帝有意隐藏自己。如果只有一种宗教，上帝肯定会显现出来；如果只有我们自己的宗教有殉道者，上帝也会显现出来。

上帝既然如此隐秘，任何不说上帝隐秘的宗教都不是真正的宗教，任何不说明上帝隐秘的原因的宗教都是无益的。我们的宗教就是这样做的：Vere tu es Deus absconditus.

宗教是如此伟大的东西，如果它是极其晦涩难懂、不可能明白的，那些不愿意费力寻找的人就应该被免责。那么，如果宗教是可以通过寻找而找到的，为什么还要抱怨呢？

如果真理没有明显的标志，那就太模糊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它一直在一个教会和一个可见的集会中得以保存。如果教会中只有一种观点，那就太不清晰了，但认识什么是真理，只是看到什么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可以肯定的是，真理是一直存在的，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是一直存在的。

那么，即使在宗教的晦涩中，在我们对宗教了解甚少的情況下，在我们对宗教知识漠不关心的情況下，也要认识到宗教的真理。

上帝宁愿动摇意志，也不愿动摇理智。完美的清晰对理智有益，却会伤害意志。谦卑的骄傲如果没有晦暗，人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堕落；如果没有光明，人就会对补救绝望。因此，上帝应该部分地隐藏起来，部分地显露出来，这不仅是公正的，而且对我们也是有益的，因为对于人来说，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苦难而去认识上帝，和不知道上帝而去认识自己的苦难，都是同样危险的。

如果上帝的仁慈如此伟大，以至于他的教诲即使在他隐藏自己的时候都是有益的，那么当他显露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岂能不期待他带来怎样的大光呢？

如果我们不把上帝有意让一些人失明，让另一些人觉醒作为一项原则，我们就不会理解上帝的作为。

预言耶稣基督的（旧约）先知们是怎么说的？他是显而易见的神吗？不是，而是说他是真正隐藏的神，他将被误解；没有人会认为那是他，他将成为许多人跌倒的绊脚石，等等。既然我们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就不要再责备我们不清楚了；如果没有这些启示，就不会有人偶然发现耶稣基督，这是先知们正式宣布的消息之一。

你们不会抱怨上帝是隐藏的，而是要感谢他显露了如此多的自己；你们还要感谢他没有向那些不配认识如此圣洁的上帝的骄傲的智者显露自己。

有两种人知道：一种是内心谦卑、喜欢谦卑的人，无论他们的智力高低；另一种是有足够的理解力去看清真理的人，无论他们对真理有怎样的反对。

也许我喜欢完全的黑暗，但如果上帝让我处于半朦胧状态，这种局部的黑暗就会让我感到不愉快。对我来说，因为我在它身上看不到完全黑暗的好处，所以我不喜欢它。这是一个错误，证明我在上帝的秩序之外制造了一个黑暗的偶像。现在，只有上帝的秩序才值得敬拜。

如果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指导人类认识上帝，那么上帝的神性就会无可争议地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闪耀出来，但由于世界的存在只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耶稣基督而存在，为了指导人类认识自己的堕落和救赎，因此这两个真理的证据就会随处可见。

人们所看到的既不是神性的完全排除，也不是神性的完全显现，而是隐藏自己的神的存在。一切都具有这种特征。

如果上帝从未显现过，那么这种永恒的遮蔽就会含糊不清，既可以解释为神性的完全缺失，也可以解释为人类不配认识他；但通过偶尔而非持续的显现，他消除了一切含糊不清之处。如果他曾经显现过，那么他就永远显现，因此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



是存在的，人不配认识他。

上帝为了把指导我们的权利只留给他自己，也为了让我们无法理解我们的存在的困难，他把心结藏得如此之高，或者说如此之低，以至于我们无法触及。因此，我们要真正认识自己，不是靠我们的理智，而是靠我们理智的简单服从。

-----

那些认为信仰有困难的人从犹太人的不信中寻找借口。他们说：“既然如此清楚，犹太人为什么不信呢？”他们几乎希望犹太人已经信了，那样他们就不会被犹太人拒绝的榜样所吓倒。但他们的不信正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如果他们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更不会相信了。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充足的借口。这一点很奇妙，它使犹太人成为预言的忠实拥护者和预言实现的大敌。

他（基督）的敌人犹太人能做什么呢？接受他，就证明了他的存在，因为弥赛亚得到了那些期待他降临的人的承认；拒绝他，也就证明了他的真实性。

基督教并非孤立存在。

这绝不是反对相信它是真理的理由，相反，它证明了它是真理。

那些不爱真理的人以真理受到质疑、众人否认真理为借口；因此，他们的错误仅仅源于这一点，即他们既不爱真理，也不爱仁慈。因此，他们是没有理由的。

自称遵循理性的恶人，理应具有极强的理性。

那他们怎么说？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说，野兽像人一样生活和死亡，土耳其人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和死亡吗？他们有他们的仪式，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医生，他们的圣人，他们的教徒，就像我们一样，等等。但这怎么会违背圣经呢？圣经不是说过这些吗？

如果你只想知道一点点真相，这里就足以让你平静；但如果你想全心全意地了解真相，这还不够，请看细节。这对哲学问题来说足够了，但在这里却不够，因为这关系到你的全部。然而，在稍作这种默想之后，我们就会去自娱自乐，等等。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宗教；即使它不能揭示这种晦涩难懂的原因，但它也许会教给我们一些事。

如果上帝只允许一种宗教，那么它就太容易被识别了。但是，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我们很容易从混乱中看到真实。

## 耶稣神性的证据

救世主让我们考虑一下，从世界之初，对弥赛亚的期待或崇拜就从未间断过；有人说，上帝向他们启示了一位救世主的诞生，他将拯救他的子民；后来，亚伯拉罕说，他得到启示，弥赛亚将从他所生的儿子中产生；雅各宣称，在他的十二个儿子中，弥赛亚将从犹大产生；摩西和先知们接着宣布了弥赛亚降临的时间和方式；他们说，在弥赛亚降临之前，他们的律法只是暂时的，它应该持续到弥赛亚降临之时，但另一种律法应该永存；因此，无论是他们的律法还是弥赛亚的律法（这是弥赛亚的应许），都将永远存在于世上；事实上，它们一直都在持续；最后，耶稣基督带着所预言的一切情况降临了。这是多么奇妙啊！

世界上最古老的两本书是摩西和约伯的书，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他们都将耶稣基督视为共同的中心和目标：摩西记述了上帝对亚伯拉罕、雅各等人的应许及其预言。还有约伯，*Quis mihi det ut* 等。*Scio enim quod redemptor meus vivit*，等等。

有谁曾如此声名显赫？整个犹太民族在他降临之前就预言了他。外邦人在他降临后崇拜他。外邦人和犹太人这两个世界都将他视为中心。

然而，又有谁能享受到他的盛名呢？在他的三十三年中，有三十年是在隐居中度过的。有三年他是被人看作是冒名顶替的（弥赛亚），祭司和统治者拒绝他，他的朋友和亲戚鄙视他。最后他死了，被自己的一个门徒出卖，被另一个门徒否认，被所有人抛弃。

那么，他在这一切荣誉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没有人比他更荣耀，也没有人比他更耻辱。所有这些名声都是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名声。

耶稣基督的职责在于：唯有耶稣基督才能造就伟大的子民，他们是选民，是圣洁的，是被拣选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领导他们，滋养他们，使他们进入安息和圣洁之地；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们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们成为上帝的圣殿；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们与上帝和好；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们免于上帝的愤怒；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他们脱离罪的奴役；他给这个民族颁布律法，将这些律法铭刻在他们的心中，为他们向上帝献上自己，为他们牺牲自己，成为没有污点的牺牲品，他自己就是祭司，需要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的身体和宝血，还要向上帝献上饼和杯。

在许多人（先知）来到这里之后，耶稣基督终于来了，他说：“我在这里，现在是时候了：我在这里，这就是时候，就是先知所说的，要在丰盛的时候来到。我告诉你们，我的使徒将要怎样行。

犹太人要被赶出去，耶路撒冷不久要被毁灭，外邦人要进入对上帝的认识。我的使徒将在你们杀了葡萄园的承受者之后行这事”。

然后，使徒们对犹太人说：“你们必被咒诅。你们将失去上帝的知识”，这就成了事实。塞尔苏对此嗤之以鼻。

耶稣基督来告诉人们，除了他们自己，他们没有敌人，他们的（肉体血气）激情使他们与上帝隔绝，他来是为了摧毁这些激情，并赐予他们恩典，将他们团结在一个神圣的教会中，他来是为了呼召外邦人和犹太人加入这个教会，他来是为了摧毁前者的偶像和后者的迷信。所有人都反对这一点，不仅是欲望的自然反对；更重要的是，正如预言的那样，地上的君王聚集在一起，要在这一宗教的萌芽阶段就将其摧毁。

世上所有伟大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有学问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国王。第一个人写作，第二个人定罪，最后一个人杀戮。然而，尽管有这一切的反对，这些人，如此简单，如此软弱，却抵抗了所有这些力量，甚至征服了强者、博学者和智者，并从全地上除去了偶像崇拜。而这一切，都是由预言的力量完成的。

预言为这一切加冕，因此没有人会说这一切都是偶然。

不管是谁，只要生命只剩一周，就不会意识到信仰不是正确的选

择，也不会意识到这一切并非偶然。

如果我们不是激情的奴隶，一个星期和一百年似乎是一回事。

先知们预言了，却没有被预言。圣徒被预言，但不是预言者。耶稣基督既是预言者，也是被预言者。

如果我从未听说过任何关于弥赛亚的事，但在我所看到的世界进程完成了令人钦佩的预言之后，我就会明白这是神圣的。如果我知道这些书也预言了弥赛亚，我就更会确信他会降临。看到这些书把弥赛亚的时间定在第二座圣殿被毁之前，我就会说他已经来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有的犹太人都还存在，都是流浪者。

为什么耶稣基督不以可见的荣耀方式降临，而要从他之前的预言中寻找证据呢？

上帝为了使弥赛亚能被善良的人认出，而不被邪恶的人认出，所以对他做了这样的预言。如果弥赛亚的方式已被清楚地预言，那么即使对恶人来说，也不会有任何模糊之处。如果时间被模糊地预言了，那么即使对好人来说也是模糊的，因为他们的善心不会让他们明白，例如，封闭的备忘录意味着六百年。但是，时间已

经清楚地预言了，方式也只是用数字表示。

恶人误以为所应许的是物质上的祝福，因而误入歧途，尽管有明确的时间指示；而善良的人却没有误入歧途；因为对所应许的祝福的解释取决于人心，因为人心习惯于称其所爱为善，而对所应许的时间的解释却不取决于人心。因此，对时间的明确预言和对祝福的模糊暗示只会欺骗（绊倒）恶人。

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了使人成圣而来，那么整本圣经和所有的事情都会趋向于这个目的，我们就很容易说服不信的人。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为了使人失明而来，那么他的所有行为都会与之融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说服不信的人了。但是，正如以赛亚所说，他是在圣洁和患难中降临的，我们无法说服不信的人，他们也无法说服我们；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战胜了他们，因为我们说，他的行为中没有任何决定性的东西。

耶稣基督来了，他要让那些（自以为）看得清楚的人失明、让瞎子看见，让病人痊愈，让声音消失；叫罪人悔改称义，让（自以为）正义的人留在罪中；让饥饿的人吃饱，让（自以为）富有的人空手而回。

我们只能对这样一个人表示敬意：他清楚地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宣称自己的目的既是为了蒙蔽人，也是为了启迪人，他把

模糊的东西混杂在清晰的事情中。

弥赛亚在世时。弥迦书第5章

他将降生在伯利恒。他将主要在耶路撒冷显现，从犹大和大卫的家族中产生。

他要使有学问的和有智慧的瞎眼，以赛亚书六8、29；他要向贫穷和卑贱的人传福音，要开瞎子的眼睛，使病人恢复健康，给在黑暗中煎熬的人带来光明。以赛亚书. lxi.

他必须指明完美的道路，成为外邦人的导师。以赛亚书. lv.

但十二、何十四 10，这些预言对于恶人来说一定是无法理解的，但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导的人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

他必须是宝贵的房角石。以赛亚书. xxviii.16. 他必须是绊脚石和冒犯人的石头。以赛亚书. viii. 耶路撒冷必须撞击这块石头。

匠人必须拒绝这块石头。诗篇三十七 22。神要用这块石头作房角的头。这石头要长成山，充满全地。但以理书 2章.

因此，他必须被弃绝、被嫌弃、被背叛、被出卖（撒迦利亚书十



一12)、被唾弃、被折磨、被嘲弄、千方百计地受苦、被赐胆汁喝(诗篇)、被刺(撒迦利亚书十二12)、他的脚和头被刺(诗篇)。诗篇lxviii., 撒迦利亚书xii., 他的脚和手被刺穿, 被杀, 别人在他的衣服上拈阄。

他必须第三天复活。他必须升天坐在右手边。诗篇(22-24)。

国王们将武装起来对抗他。诗篇 ii. 他在天父的右边, 将战胜一切敌人。

地上的君王和万国都要敬拜他。以赛亚书. lx.

犹太人将继续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耶利米书)

他们将分散, 没有国王等, 何西阿书三; 没有先知。阿摩司书。等待救赎, 却一无所获。以赛亚书。

耶稣基督对外邦人的呼召. 以赛亚书 lii., 诗篇.

犹太人杀了他, 使他们无法接受弥赛亚, 同时也给他盖上了弥赛亚身份的最后印记。

他们继续否认, 使自己成为无可指责的见证人; 他们杀死他, 继

续拒绝他，就应验了预言。

犹太乌合之众在彼拉多面前控告耶稣基督时偶然念出的加利利一词，为彼拉多提供了将耶稣基督送到希律王那里的理由，从而使他接受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审判这一奥秘得以实现。显然，偶然性是这个谜得以解开的原因。

外邦人的皈依只能等到弥赛亚的恩典。

-----

如果这是对犹太人如此明确的预言，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或者为什么他们没有因为反抗如此明确的预言而被灭绝呢？

我首先回答：这既预言了他们不会相信如此清楚的事情，也预言了他们不会被消灭。对于弥赛亚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荣耀的了，因为仅仅有先知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不被怀疑。

如果犹太人都被耶稣基督改变了信仰，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些可疑的证人；如果他们完全被消灭了，我们就根本没有证人了。

犹太人弃绝了他，但并非所有（犹太）人都弃绝了他。圣徒接受了他，但属肉体的人却不接受他。然而，这远远不是反对他的荣

耀，而是完善他荣耀的最后一击。他们这边的论据，也是《塔木德》和犹太教著作中唯一的论据，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手持利剑征服万国，没有gladium tuum potentissime。这就是他们所能指控的全部吗？他们说，耶稣基督被杀了，他被征服了，他没有用他的力量统治异教徒，他没有在我们中间分配战利品，他没有赐予财富。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指控吗？这正是，在我看来，他是如此可爱。我不愿意接受他们所说的那种人。很明显，他的生命只会阻碍他们接受他，他们拒绝接受他，就成了无可指责的见证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实现了预言。

有些人看得很清楚，人除了情欲（肉体血气），没有别的敌人；情欲使人远离上帝，而不是上帝（使人远离他）；（对我们而言），除了上帝，没有别的好处，不是肥沃的土地。让那些相信人的善是在肉体之中，而恶是使人远离感官享乐的东西的人去迷惑自己，并死在其中。但那些全心寻求上帝的人，他们唯一的病痛是见不到上帝，唯一的愿望是拥有上帝，唯一的敌人是那些想使他们远离上帝的人，当他们被这些敌人包围和淹没时，他们会感到痛苦；——但他们可以得到安慰，因为我向他们宣布了这个喜讯：他们有一位救世主，我要把他指给他们看；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上帝，我不会把他指给别人看。我要向他们显明，有一位弥赛亚已经应许，他要救他们脱离仇敌，这位弥赛亚是来救他们脱离罪孽的，而不是来救他们脱离（外在）仇敌的。

犹太民族在持续的苦难中存在着这么多年，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值得所有人关注，作为耶稣基督的证据，他们既要存在为他做见证，又要因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悲惨。

当尼布甲尼撒将犹太人掳走时，他们事先得到保证，他们被掳的时间不会太长，很快就会复国。他们从未失去过先知的安慰和国王的陪伴。

但第二次毁灭却没有了恢复的承诺，没有了先知，没有了国王，没有了安慰，没有了希望，因为权杖被永远夺走了。

耶稣基督的证据——被俘虏七十年还能保证得到解救，这不是真正的被俘虏。但现在他们成了没有希望的俘虏。

上帝曾应许他们，即使将他们分散到天涯海角，但只要他们忠于律法，他就会将他们聚集起来。他们现在非常忠于律法，但仍然受到压迫。

-----

圣经的盲目性——犹太人说，圣经上说我们不知道基督从哪里来。约翰福音第七章 27 节和第十二章 34 节。（回答：……）

经上说基督永存，他却说他必死。（回答：因此，圣约翰说，他们不信他，尽管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为要应验以赛亚的话：他弄瞎了他们的眼睛，等等。）

矛盾。权杖直到弥赛亚降临。没有国王或王子，永恒的法则，改变了。

（回答：永恒之约，新的盟约。）

《旧约》中耶稣基督的家谱与许多无用的家谱混杂在一起，无法区分。（回答：如果摩西只记录耶稣基督的祖先，那就太简单了。如果他没有标注耶稣基督的祖先，那就不够清楚。但毕竟，仔细观察的人都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祖先是通过他玛、路得等人清晰地追溯出来的。）

当奥古斯都得知希律王的亲生儿子也在他下令杀死的两岁以下儿童之列时，他说做希律王的猪不如做他的儿子。

Macrob. Saturn. Lib.

马克罗比乌斯，关于被希律王杀害的无辜者。

希律相信自己是弥赛亚。他夺走了犹太的权杖，但他并不属于犹太。有相当多的教派持有这种观点。

巴科西巴和另一个人都被犹太人接受了。还有在那个时代，谣言无处不在。苏埃托尼乌斯、塔西佗、约瑟夫。

弥赛亚的权杖永远在犹太，他来的时候权杖将离开犹太，那么弥赛亚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降临呢？

为了不让他们看见，不让他们理解，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耶稣基督的证据——耶稣基督说的大事如此简单，以至于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它们，但又如此简洁，以至于很明显他考虑过它们。这种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非常奇妙。

是谁向福音书的作者们传授了一个完全英勇的灵魂的品质，使他们能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此完美地描绘出来？他们为什么要描述他在痛苦中的软弱？难道他们不知道如何描绘坚定的死亡吗？毫无疑问，他们知道，因为同样是圣路加，他把圣司提反的死描绘得比耶稣基督更勇敢。

因此，他们形容他在需要死亡之前会感到恐惧，然后就完全坚强起来。

但是，当他们把他描述得如此痛苦时，那是他自己痛苦的时候，

而当人们折磨他时，他就完全坚强了。

福音书的风格在许多方面都很奇妙，其中之一就是它不包含对耶稣基督的刽子手和敌人的谩骂。历史学家（福音书作者）没有抨击犹太、彼拉多或任何犹太人。

我相信，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从未被人注意到，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工作是多么冷静。

使徒们要么是被骗了，要么是骗子。这两种假设都很困难，因为不可能把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弄错。

当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时，他的存在可能会支撑他们，但在那之后，如果他不向他们显现，他们还有什么力量去行动呢？

耶稣基督的证据——认为使徒们是骗子的假设是完全荒谬的。假设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想象这十二个人在耶稣基督死后聚集在一起，密谋说他复活了。他们以此攻击一切世俗权力。人的心是很奇怪的，容易变幻无常，被诺言和财富所左右。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在这类诱惑下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如果他们在监狱中、在酷刑中、在死亡中自相矛盾，他们就会迷失方向。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关于使徒是骗子的假设。

时间很清楚。

方式模糊不清。

无神论者他们有什么理由说不可能复活呢？出生和复活，哪一个更难；是从未有过的东西应该存在，还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应该再次出现？诞生比回归更困难吗？习惯让我们觉得前者容易，而缺乏习惯则让我们觉得后者不可能。流行的判断方式。

为什么处女不能生孩子？

没有公鸡也能下蛋？谁告诉我们母鸡不一定能像公鸡一样生出胚胎？

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复活和圣母生子呢？如果他们从未见过任何种类的动物，他们能猜到它们不是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产生的吗？

我是多么痛恨这些不相信圣体等的愚蠢行为啊。如果福音是真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神，那还有什么困难呢？



以看不到圣餐为由而不相信圣餐是不虔诚的。

=====

=====

=====

=====

=====

=====

=====

=====

=====

=====

=====

=====

=====

=====

### 耶稣的使命和伟大

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认识上帝。如果没有这位中保，我们与上帝的一切交流都会被剥夺，我们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认识上帝。没有耶稣基督，所有想认识上帝和证明上帝的人都只能得到微弱的证据。但我们有预言作为耶稣基督的证据，这些预言是确凿无疑的证据。这些预言通过事件得以实现并证明其真实性，标志着这些真理的确定性，因此也标志着耶稣基督的神性。在他里面，通过他，我们认识了上帝；离开了他，没有圣经，没有原

罪（的认识），没有预言和降临的必要中保，我们就无法绝对地证明上帝，也无法传授正确的教义和健全的道德。但是，通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证明了上帝，教导了道德和教义。耶稣基督就是人类的真神。

但我们同时也知道自己的苦难，因为上帝不是别人，正是他修复了我们的苦难。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认识自己的罪孽才能很好地认识上帝。因此，那些认识了上帝却不知道自己的苦难的人，不是荣耀了上帝，而是荣耀了自己。*Quia non cognovit per sapientiam, placuit Deo per stultitiam prædicationis salvos facere.*

我们不仅因耶稣基督而认识上帝，也因耶稣基督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只因耶稣基督而认识生与死。离开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什么是我们的死亡，什么是上帝，什么是我们自己。

因此，如果没有以耶稣基督为唯一对象的圣经，我们就一无所知，在上帝的本性和我们自己的本性中只能看到模糊和混乱。

没有耶稣基督，人就会陷入罪恶和苦难；有了耶稣基督，人就摆脱了罪恶和苦难，在他里面有我们所有的美德和幸福。离开他，只有罪恶和苦难、错误和黑暗、死亡和绝望。

没有耶稣基督，世界将不复存在，因为世界要么毁灭，要么变成地狱。

没有耶稣基督，认识上帝不仅不可能，而且毫无用处。他们没有远离他，而是靠近他；他们没有自卑，而是*Quo quisque optimus est, pessimus, si hoc ipsum, quod sit optimus, ascribat sibi.*

耶稣基督，两部《圣经》都以他为中心，旧约是其目的，新约是其模式。

毕竟，在耶稣基督之前，人们既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是伟大还是渺小。那些说自己是大是小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毫无道理地凭空猜测，却总是错误地排除了其中一个。

*Quod ergo ignorantes quæritis, Religio annuntiat vobis.*

如果伊壁鸠鲁看清了道路，他就会对人们说：“你们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唯有耶稣基督引领我们走向“*via*”，“*veritas*”。

耶稣基督什么也没做，只是教导人们，他们爱自己，他们是奴隶、瞎子、病人、悲惨的人和罪人，他将拯救他们、启迪他们、祝福他们、医治他们，而这一切都将通过憎恨自己、通过心灵贫穷和十字架上的死亡来跟随他来实现。

艺术大师谈论财富，律师谈论战争或王权等，但富人正确地谈论财富，国王轻描淡写地谈论他刚刚送出的大礼，上帝正确地谈论上帝。

何西阿书 iii.

《以赛亚书》 xlii、xlviii、liv、lx、lxi 。最后一节，我早已预言，使他们知道是我。

人配不上上帝，但并非不能配得上。

上帝不必须让自己与悲惨的人结合，正如上帝不必须让他脱离苦海。

身体与心灵之间的无限距离是心灵与慈善（恩典）之间更无限距离的一个比喻，因为这是超自然的。

对于那些寻求理解的人来说，所有辉煌的伟大都毫无光彩可言。

国王、富人、征服者以及所有肉体上的伟人都看不见有悟性之人的伟大。

智慧的伟大，除了上帝之外是不存在的，是属肉体的人和有悟性的人所看不见的。这是三种不同的等级。

伟大的天才拥有他们的国度、他们的荣耀、他们的壮观、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光辉，而不需要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世俗的伟大。

它们不是被眼睛看到，而是被心灵看到，这就足够了。

圣徒有他们的国度、他们的荣耀、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光辉，他们不需要肉体或心灵的荣耀，因为这些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这些对他们没有任何加添，也没有剥夺。他们被神和天使看见，不是肉眼，也不是好奇的灵；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恩典与荣耀。

阿基米德如果没有世俗的浮华，也会受到同样的尊敬。他没有为人们的目光而战，而是将他的发现留给了所有人。哦！他的思想是多么的辉煌。

耶稣基督没有财富，也没有任何科学的外在表现，他有自己的圣洁秩序。他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科学发明，他从未统治过世界；但他谦卑、忍耐、圣洁；在上帝面前圣洁，对魔鬼可怕，没有任何罪迹。哦！他以何等的华丽，何等的超凡脱俗，出现在辨别智慧的心眼中。

阿基米德虽然出身贵族，但在他的几何学著作中却没有必要扮演王子的角色。

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为了在他神圣的国度中发光发热，他本不需要像君王一样降临；但他确实带着与他的等级相称的荣耀降临了。

如果因为耶稣基督的卑微而感到不快，就好像这种卑微与他所要展示的伟大是同等重要的，那是非常不合理的。让我们从他的生平、他的激情、他的默默无闻、他的死亡、他对门徒的选择、他们对他的遗弃、他复活的秘密以及其他方面来考虑这种伟大，就会发现他的伟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任何余地来冒犯另一种顺序的卑微。

但有些人只能欣赏肉体的伟大，好像没有精神的伟大；而有些人只能欣赏精神的伟大，好像没有智慧的无限高度。

所有天体、苍穹、星辰、大地，心知道这一切，也知道自己；身体什么也不知道。

所有的身体和所有的思想，以及它们所能产生的一切效果，都不值得慈善机构（神的恩典）做丝毫的动作。这是一种无限崇高的境界。

从所有的身体中，我们无法提取一个小小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另一种秩序。从所有的身体和思想中，我们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慈善（恩典）的动作，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另一种超自然的秩序。

犹太人在检验他是否是神时，发现他是人。

面对那些否认耶稣基督是人的人，教会在证明他是人时遇到的困难与证明他是神时遇到的困难一样多。证据也同样重要。

耶稣基督是我们亲近而不自傲的神，在他面前我们谦卑而不绝望。

耶稣基督为所有人，摩西为一个民族。

犹太人因亚伯拉罕而蒙福。“我会祝福那些祝福你的人”但万国都因他的后裔而得福。Parum est ut, etc. 以赛亚书

Lumen ad revelationem gentium.

大卫在谈到律法时说：“Non fecit taliter omni nationi”。但在谈到耶稣基督时，他必须说Fecit taliter omni nationi.

因此，耶稣基督的属性是普世性的；甚至教会也只为信徒献祭。  
耶稣基督为所有人献上了十字架。

战胜死亡；一个人得到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拯救自己灵魂的人必要失去灵魂。

我来不是要毁坏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献祭的）羔羊没有除去世人的罪，我却是羔羊。

谁能除去罪孽？摩西没有给你们天上的粮。摩西没有带领你们脱离囚禁，使你们真正自由。

类型（预表）——耶稣基督开启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明白了圣经。

有两个伟大的启示。

1. 所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都是预表：*vere Israelitæ, vere liberi*，从天上来的真粮。

2. 谦卑至十字架的神。基督必须受苦并进入荣耀，他必须以死征服死亡。两次降临。

救赎的完整性的类型（预表），如太阳给所有人光亮，只表示完



整性，但它们形象地暗示了排斥，如犹太人被选中而排斥外邦人，表示排斥。

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救赎主——是的，因为他像一个人一样，拯救了所有愿意来到他身边的人。那些在途中死去的人是不幸的，但就他而言，他们为他提供了救赎。耶稣基督是救赎者，他也许不是所有人的主宰，因此，只要在他里面，他就是所有人的救赎者。

如果没有审判的形式，耶稣基督是会被杀死的，因为死于审判比死于不公正的煽动要可耻得多。

### 耶稣基督对外邦人的呼召

耶稣基督毁灭了犹太人和异教徒。

### 耶稣的奥秘

耶稣在他的激情中遭受了人加在他身上的折磨，但在他的痛苦中，他遭受了加在他自己身上的折磨；turbare semetipsum。这不是人的痛苦，而是全能之手的痛苦，承受痛苦的人也必须是全能的。

（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至少在他的三个最亲爱的朋友身上寻求安慰，而他们都睡着了。他祈求他们陪他看一会儿，他们却满不

在乎地离开了他，没有一点怜悯之心，甚至连片刻的安睡也无法阻挡。就这样，耶稣只剩下独自承受天父上帝的愤怒。

耶稣在世上无人能感受和分担他的苦难，甚至无人知道他的苦难；只有他和天堂知道他的苦难、耶稣不是像第一个亚当那样在快乐的花园中毁灭了自己和整个人类，而是在痛苦的花园中拯救了自己和整个人类。

他在恐怖的夜色中承受着这种悲伤和遗弃。

我相信耶稣从来没有抱怨过，只有在这唯一的一次，但他的抱怨仿佛再也无法抑制他的极度悲伤。“我心忧伤，甚至忧伤至死”。

耶稣向人寻求陪伴和安慰。在我看来，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但他没有得到，因为他的门徒们都睡着了。

在这种被普遍地遗弃中（门徒们或者在睡觉、或者不在身边），耶稣甚至警告他们要为自己的安全和利益着想，对他们的忘恩负义表示由衷的同情，并告诫他们：灵是甘心的，肉体是软弱的。

耶稣发现他们仍在熟睡、丝毫不顾及他们自己或他的感受，便温柔地没有叫醒他们，而是让他们继续熟睡。

耶稣在门徒沉睡时，为他们成就了救赎。当每一个正义之士在出生前的虚无和出生后的罪孽中沉睡时，耶稣为他们成就了救赎。

他只祈求过一次，让杯子过去，而且是顺从地祈求；但他祈求过两次，如果需要的话，让杯子过来。

耶稣疲惫不堪。

耶稣看到他所有的朋友都睡着了，他所有的敌人都醒着，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天父。

耶稣为了进入他的痛苦，把自己与门徒分开；我们必须把自己与最亲近的人分开，才能效法他。

耶稣在痛苦中，在最大的悲伤中，祈祷得更久。

我在痛苦中思念你，我为你流下如此多的血滴。

天父爱我所做的一切

难道我必须流尽人性的鲜血，而你却不流泪吗？

你的皈依是我的事，不要害怕，要像为我祈祷一样充满信心。

我通过我在圣经中的话语，通过我在教会中的圣灵和灵感，通过我在信徒中的祈祷，与你同在。

医生不会医治你，因为你终将死去。是我治愈了你，让你的身体不朽。忍受枷锁和肉体的奴役，我现在只从精神上解救你。

对你来说，我比这样或那样的人更像你的朋友，因为我为你做的比他们多；他们没有承受过我从你那里承受的一切，他们没有像我在你不忠和残忍的时候那样为你而死，也没有像我在我的选民和圣事中随时准备做的那样为你而死。

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罪孽，你就会失去理智——主啊，我将失去理智，因为我相信你的话，相信他们的恶意——不，因为你所知道的我可以医治你的罪孽，我告诉你的是我要医治你的征兆。当你赎罪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他们的罪，你会被告知：“看哪，你的罪赦了。”

那就为你的秘密罪孽和你所知道的那些人的隐秘恶意忏悔吧。

主啊，我把一切都献给你。

我爱你，比你爱你的污秽更热切。

荣耀属于我，而不属于你，你这尘世的蛀虫。问问你的主，我自己的话对你来说是什么时候成为邪恶、虚荣或好奇的契机？

我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骄傲、好奇和欲望。我与上帝之间没有关系，与正义者耶稣基督之间也没有关系。但他为我成为罪人，你所有的祸患都落在他身上。

我必须把我的伤口加在他的伤口上，把我和他连在一起，他就会在拯救自己的同时拯救我。

但这绝不能拖到以后。

做小事就像做大事一样，因为耶稣基督的威严，他在我们里面做这些事，他过着我们的生活；做大事就像做小事一样简单，因为他无所不能。

耶稣基督的坟墓——耶稣基督死了，但在十字架上被人看见。他死了，藏在坟墓里。

只有圣徒埋葬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没有在坟墓里行神迹。

只有圣徒才能进入其中。

在那里，而不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获得了新生。

这是激情和救赎的最后一个奥秘。

耶稣基督在世上无处安息，只能在坟墓

他的敌人只是到了坟墓才停止迫害他。

我认为耶稣基督存在于所有人和我们自己之中。耶稣基督是父亲中的父亲，耶稣基督是弟兄中的弟兄，耶稣基督是穷人中的穷人，耶稣基督是富人中的富人，耶稣基督是医生和牧师中的牧师，耶稣基督是君主中的君主，等等。因为他的荣耀是一切伟大的，因为他是神；他的生命是一切悲惨卑微的。因此，他采取了这种悲惨的状态，使他能够成为所有人和所有条件的典范。

彼拉多的假审判只是造成了耶稣基督的痛苦；因为他用他的假审判使他受了鞭打，然后又杀了他。如果他一开始就杀了他，那就更好了。那些假公济私的人就是这样。他们行善或作恶以取悦世人，表明他们并不完全属于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以耶稣基督为耻。最后，在巨大的试探和重大的场合，他们杀了他。

在我看来，耶稣基督复活后只允许别人触摸他的伤口：Noli me tangere。我们必须将自己与他的苦难结合在一起。

在最后的晚餐上，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即将死去的人献给了圣餐；在以马忤斯，他把自己作为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献给了门徒；在整个教会，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升天的人献给了教会。

不要与别人比较，而要与自我比较。如果你在与你比较的人身上找不到我，你就是在与可憎的人比较。但你比的是谁呢？如果是你自己，那就是可憎恶的人；如果是我，你就把我比作我自己。现在，我是万有的神。

你们要祷告，免得遇见试探。被试探是危险的，只有那些不祷告的人才会被试探。

-----

=====

=====

=====

=====

=====

=====

=====

=====

=====

=====

=====

我热爱贫穷，因为他热爱贫穷。我爱财富，因为它给人以帮助不幸者的力量。我对每个人都恪守诺言；但我希望他们能像我一样，既不从人那里得到好处，也不从人那里得到坏处。我努力做到公正、真实、真诚，对所有人都忠心耿耿；我对那些上帝把我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怀有一颗温柔的心；无论我是独自一人，还是在众人面前，我都会把我的一切行为置于上帝的视线之下，上帝会对我的行为做出评判，而我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上帝。

这就是我的观点，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都在为我的救赎主赞美，是他将这些观点植入我的心中，是他用恩典的力量将我这个充满软弱、苦难、欲望、傲慢和野心的人变成了一个免于这些罪恶的人，所有的荣耀都归功于他；因为我自己只有苦难和罪恶。

真正的义人和真正的基督徒

成员（肢体）：从这开始。调节爱



我们必须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思想的躯体，因为我们是整体中的一员（肢体），并思考每个成员应该如何自爱，等等.....。

如果脚和手各自有独立的意志，那么它们只有在将这种独立的意志服从于支配整个身体的主的意志时，才能保持它们的秩序。如果不这样做，它们就会陷入混乱和不幸，但如果它们只愿意为身体好，它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好。

上帝创造了天地，但天地却无法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幸福，因此，上帝乐于创造能够感受到幸福的生命，让他们组成一个有思想的躯体。我们的肢体感受不到它们结合的幸福，感受不到它们令人钦佩的智慧，感受不到大自然为它们注入思想并使它们成长和延续所做的努力；如果他们能够看到和感受到这一点，那将是多么幸福啊。但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有智慧来认识它，并有良好的意愿来同意宇宙灵魂的智慧。因为，如果他们得到了智慧，却把它用来为自己保留营养，而不让它传递给其他成员，那他们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可悲的，他们会恨自己而不是爱自己。

身体爱手，而手如果有意志的话，就应该按照灵魂爱它的比例来爱自己。除此之外的爱都是不公正的。

*Adhærens Deo unus spiritus est.* 我们爱自己，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爱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肢体。

拉塞多蒙人和其他人高尚的死亡榜样几乎没有触动我们，因为它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殉道者牺牲的榜样却能触动我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肢体。我们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纽带，他们的决心可以形成我们的决心，这不仅是通过榜样，而且还因为它也许值得我们这样做。异教徒的例子中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之间没有联系。就像我们不是因为看到一个富有的陌生人而变得富有，而是因为看到一个富有的父亲或丈夫而变得富有。

我们必须只爱神，只恨自己。

如果这只脚一直不知道它属于身体，不知道有一个它赖以生存的身体，如果它只有对自我的认识和爱；但是如果它开始知道它属于一个它赖以生存的身体，那么，它对过去的的生活该有多么遗憾，多么困惑，因为它对身体毫无用处，而它的整个生命正是来自于这个身体，如果它拒绝这个身体，把它与自己分开，就像它把自己与身体分开一样，这个身体就会把它化为乌有。它会为自己在身体中的存活做怎样的祈祷，它又会以怎样的顺从让自己按照支配身体的意志来管理自己，甚至在必要时同意将它砍掉，否则它就会失去肢体的特性。因为每一个肢体都必须甘愿为身体而消亡，只有身体才是整个肢体存在的唯一理由。

为了确保肢体的幸福，他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意愿，并将其提交

给机构。

我们值得他人的爱是虚假的，我们渴望他人的爱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生来就通情达理、不偏不倚、知己知彼，我们的意志就不会带有这种偏见。但我们生来就有这种偏见；因此我们生来就是不公正的，因为一切都倾向于自我。这违背了一切秩序。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体利益，而自我倾向是一切混乱的开端，无论是战争、政治、经济还是人类自身。

因此，意志是堕落的。如果自然界和民间团体的成员倾向于团体的福祉，那么团体本身也应该倾向于他们作为其成员的另一个更普遍的团体的福祉。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体。因此，我们生来就是不公正和堕落的。

谁要是不憎恨自己的自爱，不憎恨那种把自己当作上帝的本能，那他就真的被蒙蔽了。所有人都必须明白，没有什么是与正义和真理如此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理应明白这些是错误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所有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显然，不公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摆脱它，但我们应该摆脱它。

但没有任何宗教指出这是一种罪，或者我们生来就有这种罪，或者我们必须抵制这种罪，或者想过为我们提供一种治疗方法。

任何人依附于我都是不公正的，即使他们是出于喜悦和自愿。我就是在欺骗那些被我唤起这种欲望的人，因为我不是任何人的最终目的，我也没有能够满足他们的东西。我不是即将死去吗？因此，他们所眷恋的对象也将死去。就像我使人相信假话一样，尽管我轻轻地暗示，尽管人们高兴地相信，尽管这给我带来了快乐，但是这都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同样，如果我使自己受人爱戴，如果我吸引别人依附于我，我也是应该受到责备的。我应该警告那些准备同意谎言的人，无论我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都不应该相信谎言；同样，他们也不应该依附于我；因为他们应该用自己的生命和痛苦去取悦上帝，或者去寻求上帝。

自我意志永远不会满足，尽管它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一切愿望；但我们从放弃自我意志的那一刻起就满足了。没有它，我们就不会不满；有了它，我们就不会满足。

因此，憎恨自我，寻找真正可爱的人去爱，是真正的、唯一的美德，因为我们因欲望而憎恨。既然我们不能爱我们之外的东西，我们就必须爱一个存在于我们之中，但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存在，这对每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如此。现在，只有普世的存在是这样的。天国就在我们心中；普世之善就在我们心中，是我们的本体，但又不是我们自己。

如果真有上帝，我们就应该只爱他，而不爱世间万物。恶人的推理只是建立在神不存在的基础上。“既然没有神，”他们说，“那我们就以受造物为乐吧。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但如果有神可爱，他们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这就是智者的结论：“上帝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应该以受造之物为乐”。

因此，所有导致我们依附于受造物的行为都是邪恶的，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上帝，它就会阻碍我们侍奉上帝；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它就会阻碍我们寻求上帝。现在，我们充满了（肉体血气）情欲。因此，我们充满了邪恶，所以我们应该憎恨自己，憎恨一切促使我们依附于上帝之外的事物。

我们必须只爱一位上帝，这一点非常明显，无需奇迹来证明。

这是教会的良好状态，只有上帝才能维护它。

两部法律（旧约与新约）足以规范整个基督教共和国，胜过所有政治法律。

我们罪恶的两个根源是骄傲和懒惰，因此，上帝向我们揭示了他的两种属性，即仁慈和正义，以治疗我们的罪恶。正义的属性是降低我们的傲慢，无论我们的行为多么圣洁，*et non intres in*

judicium, 等等；而仁慈的属性则是通过激励我们行善来消除懒惰，正如那段经文所说：“上帝的仁慈使人悔改”，尼尼微人的另一段话是：“让我们忏悔，看他是否会怜悯我们”。因此，仁慈绝非允许懈怠，相反，它是正式反对懈怠的品质，因此，与其说：“如果上帝没有仁慈，我们就必须竭尽全力追求美德”，相反，我们应该说，因为上帝有仁慈，所以我们必须竭尽全力。

这个世界的存在是为了施展仁慈和审判，而不是把人当作上帝的敌人，如果他们愿意寻求上帝并追随上帝，上帝就会通过恩典给他们足够的光明，让他们回归上帝；如果他们拒绝寻求上帝并追随上帝，上帝就会惩罚他们。

我们恳求上帝的仁慈，不是要他让我们在恶习中安然度过，而是要他让我们摆脱恶习。

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自认为是罪人的义人，另一种是自认为是义人的罪人。

每种宗教都有两种人：一种是崇拜野兽的异教徒，另一种是自然宗教所启示的唯一神的崇拜者。

在犹太人中，有属肉体的和属灵的，他们是旧律法中的基督徒。

在基督徒中，那些比较粗俗的人，也就是新律法中的犹太人。

肉体的犹太人寻找肉体的弥赛亚，而粗俗的基督徒则认为弥赛亚使他们脱离了上帝之爱（因为他们落入形式主义与外在的虚伪宗教之中）。真正的犹太人和真正的基督徒崇拜的是使他们爱上帝的弥赛亚。

属肉体的犹太人和异教徒有他们的苦难，基督徒也有。异教徒没有救赎主，因为他们甚至不希望有救赎主。犹太人没有救赎主，他们对救赎主的盼望是徒劳的。只有基督徒才有救赎主。

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骄傲等。事物有三种秩序：肉体、精神和意志。

肉欲者是富人和国王，他们以身体为目标。

以思想为目标的探究者和科学工作者，“智者”，以“正确”为目标。

上帝必须统治一切，对他而言，所有人都必须被提及。在肉体的事情上，情欲尤为重要；在智力的人身上，好奇心尤为重要；在智慧的人身上，骄傲尤为重要。

不是说一个人不能夸耀自己的财富或知识，但没有骄傲的余地，因为如果承认一个人博学多才，就不难向他证明他的骄傲是错误的。傲慢在智慧中也有适当的位置，因为一个人不能因为自己有智慧而骄傲自大。因为那是不公正的。现在，只有上帝才赐予智慧，因此，*qui gloriatur in Domino, gloriatur.*

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肉欲、眼欲或生命的骄傲；感官的欲望（*libido sentiendi*）、科学的欲望（*libido sciendi*）、主宰的欲望（*libido dominandi*）。被这三条火焰之河点燃而非滋润的受诅咒之地有祸了。在这三条河流上（没有沉没）的人是幸福的，他们没有被淹没，也没有被冲走，而是牢牢地固定在洪水之上，不是站着，而是坐着，在坚实稳固的基座上，在黎明到来之前，他们不会从那里升起；而是在那里，他们在安息之后，向那位将他们托起的人伸出双手，使他们在天上耶路撒冷的门廊里站得稳，站得直，在那里，骄傲再也不能攻击他们，也不能将他们击倒；他们哭泣，并不是因为看到那些易腐烂的东西被洪水冲走，而是因为想起他们亲爱的祖国，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

巴比伦的河流奔腾不息，跌宕起伏，席卷而来。神圣的锡安啊，在那里一切都稳固，没有任何东西倒塌。我们必须坐在洪水之上，不是在洪水之下，也不是在洪水之中，而是在洪水之上；不是站着，而是坐着，坐着是为了谦卑，坐着是为了安全。但在天上的门廊里，我们将屹立于新耶路撒冷。



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快乐是稳定的还是短暂的；如果它消失了，那它就是巴比伦之河。

真正的基督徒寥寥无几，即使是在信仰方面也是如此。信的人很多，但迷信。有许多人出于生活的莽撞而不相信，很少有人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是轻信、迷信、盲信，也不是不信）。

在这里，我不包括那些道德真正圣洁的人，也不包括那些信仰发自内心的人。

因为过于顺从（盲信、迷信）而责怪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这是一种与不信一样自然、一样有害的恶习，迷信。

亚伯拉罕不为自己做任何事，只为他的仆人做任何事；正义之人也不为自己做任何事，不为世人的掌声做任何事，只为他的激情做任何事，他把激情当作它们的主人，对一个说‘去’，对另一个说‘来’。Sub te erit appetitus tuus. 被征服的激情就是美德。而仁慈、怜悯、恒心也是激情。我们必须把它们（各种激情）当作奴隶来对待，把食物留给它们，阻止灵魂去攫取任何食物。因为当激情占据上风时，它们就是恶习，然后它们就会给灵魂提供营养，灵魂吃了这些营养就会中毒。

公正的人在最小的事情上也凭信心行事；当他责备他的仆人时，他希望他们因上帝的灵而改变，并祈求上帝纠正他们；因为他对上帝的期望与对自己的责备一样多，他祈求上帝祝福他的纠正。他爱他的邻居，但他的仁慈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流向他的敌人，然后是上帝的敌人。

这是普通人和圣人生活的共同点，所有人都在努力追求幸福，区别只在于他们将幸福置于何种目标之上。两者都把那些阻碍他们获得幸福的人称为敌人。

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判断好坏，因为上帝既不会不公正，也不会盲目；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旨意，因为我们自己的旨意总是充满恶意和错误。

门徒和真门徒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他们回答说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有能力摆脱魔鬼的奴役，那么他们确实是门徒，但不是真正的门徒。

-----

人们说：“如果我能看到一个奇迹，我就会成为一名基督徒”。他们怎么能确定自己会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呢？人们以为，皈依就是把对上帝的敬拜变成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种交易和生活方式。

真正的皈依在于，在我们经常挑衅的、随时都可能毁灭我们的宇宙主宰面前消灭自我；在于认识到没有他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除了他的愤怒，我们从他那里什么也得不到。这包括认识到我们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不可战胜的对立，没有中间人就不可能与上帝相交。

*Comminutum cor.*

圣保罗这就是基督徒的性格。Albe vous a nommé, je ne vous connais plus. 科尔内耶这是非人的性格。人的品格则恰恰相反。

基督徒多么不自傲地认为自己与上帝合一，多么不自卑地把自己与尘世的蛆虫相提并论。这是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接受生与死、善与恶。

诚然，进入虔诚的生活是有困难的、但这种困难并不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宗教信仰，而是源于我们内心深处仍然存在的不宗教信仰。如果我们的感官不与忏悔相对立，如果我们的堕落不与上帝的纯洁相对立，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痛苦。我们所受的痛苦只是与我们与生俱来的恶习抗拒超自然恩典的程度成正比；我们的心被这些相互冲突的努力撕裂了，但如果把这种暴力归咎于吸引我们的上帝，而不是归咎于牵制我们的世界，那就太不公正了。就像一个孩子被母亲从强盗的怀抱中拽出，在痛苦中，他应该爱母

亲为他争取自由的慈爱和合法的力量，而只憎恨那些不公正地扣留他的人的专横和暴虐的暴力。上帝今生能对人发动的最残酷的战争，就是让他们失去他来带来的战争。他说：“我来是要带来战争，”为了告诉他们这场战争，“我来是要带来火焰和刀剑”。在他之前，世界生活在虚假的和平之中。

要想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东西，都必须将外在与内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下跪、用嘴唇祈祷等等，这样才能让骄傲的人——他本不愿臣服于上帝，现在却要臣服于受造物。指望从这些外在的东西中获得帮助是迷信，拒绝将它们与内在的行为结合起来则是骄傲。

外部作品——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天主和人都喜悦的事情；因为那些天主和人都喜悦的事情，都有天主喜悦的一面，也有人类喜悦的另一面；圣特蕾莎的伟大就是如此。上帝所喜悦的是她在启示下的深沉谦卑，而人类所喜悦的是她的光芒。因此，我们折磨自己去模仿她的话语，从而想着去模仿她的状态，从而去爱上帝所爱，把自己置于上帝所爱的境界之中。但是，宁可不禁食而谦卑，也不要禁食而膨胀。

法利赛人和义人

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的赐福；上帝只赐福于按照他的规则和方

式、为他所做的事情，因此，方式与事情同样重要，也许更重要；因为上帝能从恶中产生善，因为没有上帝，我们就会从善中产生恶。

基督徒对拥有无限美好事物的盼望，既掺杂着实际的享受（和拥有），也掺杂着敬畏；因为这并不像那些盼望得到一个王国的人，他们作为臣民什么也没有；他们盼望的是圣洁和免于不公，他们拥有一些（天国的分）。

没有一个人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幸福，没有一个人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通情达理，没有一个人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品德高尚，没有一个人像真正的基督徒那样和蔼可亲。

只有让自己远离爱，我们才能远离上帝。

我们的祈祷和美德，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祈祷和美德，在上帝面前就是可憎的。如果我们的罪不是耶稣基督所承担的罪，我们的罪就永远不会成为上帝怜悯的对象，而会成为上帝审判的对象。

他接纳了我们的罪孽，让我们与他立约，因为美德是他自己的，罪孽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而美德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罪孽对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是我们自己的。

让我们改变迄今为止判断善恶的准则。在这方面，我们一直以自己的意愿为准则，现在让我们以上帝的意愿为准则，凡是他所意愿的，对我们来说都是善的和正确的，凡是他所不意愿的，都是恶的。

上帝所不允许的，都是被禁止的；罪恶是被禁止的，因为上帝已经作出了一般性的声明，他不允许罪恶。上帝没有全面禁止的其他事物，因此被说成是允许的，但并不总是允许的；因为当上帝从我们身上拿走其中任何一样东西时，以及当作为上帝旨意体现的事件发生时，上帝似乎不允许我们拥有某样东西、或者上帝的旨意是不允许我们拥有一样东西多于另一样东西。这两件事之间唯一的区别是，上帝肯定不会允许罪的存在，而他不一定允许另一种存在。但只要上帝不允许，我们就必须将其视为罪，——只要上帝的旨意（唯有上帝的旨意才是一切良善和一切正义）的缺失使其变得不公正和邪恶。

然而，真正的基督徒服从愚拙，不是因为他们尊重愚拙，而是上帝的命令；上帝为了惩罚人类，让他们服从自己的愚蠢。Omnis creatura subjecta est vanitati. Liberabitur. 因此，圣托马斯解释了圣雅各书中关于（不应当）让位给富人的经文，即如果他们不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样做，那么宗教的诫命就会化为乌有。

所有伟大的娱乐活动对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危险的，但在世人发明的所有娱乐活动中，没有一种像戏剧那样令人恐惧。戏剧对激情的表现是如此自然和细腻，以至于它能打动我们的激情，让它们在我们心中涌动，尤其是爱情，主要是当它被表现得非常贞洁和非常可敬的时候。因为在纯洁的灵魂看来，它越是天真无邪，他们就越能被它打动；它的暴力取悦了我们的自爱，自爱立刻产生了造成我们所看到的如此美好的效果的愿望，同时我们也为自己树立了一种建立在我们所看到的感情的荣誉之上的认知。这就消除了纯洁灵魂的恐惧，因为他们（误）认为，用一种在他们看来如此温和的爱去爱，对纯洁并无坏处。

因此，我们在离开剧院时，心中充满了爱的美丽和温柔，灵魂和思想如此相信它的纯真，以至于我们完全准备好接受它的第一印象，或者说，寻找机会让它们在某个人心中萌生，以便我们能够得到我们在剧院中看到的同样的快乐和同样的牺牲。

-----

按照世俗生活最容易的环境，就是按照上帝生活最困难的环境，反之亦然。按照世俗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宗教生活更困难；按照上帝的说法，没有什么比宗教生活更容易。没有什么比按照世俗生活在伟大的职位和巨大的财富中更容易的了；没有什么比按照

上帝生活在其中，而不参与其中并热爱其中（世俗之中）更困难的了。

-----

那些没有读过《旧约》和《新约》就信教的人之所以信教，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圣人的心态，他们所听到的关于我们宗教的一切都与这种心态相吻合。他们觉得是上帝创造了他们；他们的意愿是只爱上帝，他们的意愿是只恨自己。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没有能力，他们无法到上帝那里去，如果上帝不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无法与上帝相交。他们听到我们的宗教宣称，人必须只敬畏上帝，只憎恨自己，但所有人都是堕落的，都不适合上帝，上帝让自己成为人，让他自己与我们结合。对于内心有这种（宗教信仰）倾向并了解自己的责任和无能的人来说，无需再多费口舌来说服他们了。

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不了解预言和证据的基督徒，与那些了解预言和证据的人一样，能够判断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用心灵来判断，其他人则用理解力。上帝会亲自引导他们相信，从而有效地说服他们。

我承认，那些无凭无据就信教的基督徒也许没有资格说服异教徒，因为异教徒也会这样说服自己；但那些了解（基督教）宗教证据



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样的（基督教）信徒确实受到了上帝的启示，尽管他（不了解基督教证据的基督徒）自己无法证明这一点。

因为上帝通过他的先知（毫无疑问都是先知）说过，在耶稣基督统治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精神传遍万国，教会的年轻人、少女和孩子们都要尊崇他。

毫无疑问，上帝的灵在这些人身，而不在其他人身上。

看到单纯的灵魂不假思索地相信，你会感到惊奇。上帝给了他们对他的爱和对自我的恨，他使他们的心倾向于信仰。如果上帝不引导人的心，没有人会有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但只要上帝引导人的心，人就会相信。这一点大卫深有体会：*Inclina cor meum, Deus, in testimonia tua.*

《罗马书》第三章 27 节：夸口是被排除在外的，靠的是什么律法？不是（靠行为的律法）；而是信心的律法。因此，信心不像律法上的行为那样，是我们的能力所不能及的，它是以另一种方式赐给我们的。

信仰是上帝的恩赐，不要以为我们说信仰是理性的恩赐。其他宗教并没有这样说他们的信仰，他们只提供了理性作为获得信仰的

手段，而理性终究不会带来信仰。

诚然，信仰说出了感官没有说出的东西，但并不与感官所感知的相反。它高于感官，而非违背感官。

我很羡慕那些人，我看到他们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信仰者，却在生活中滥用天赋，而在我看来，我应该对这种天赋有截然不同的使用方式。

律法强加了它没有赐予的东西，而恩典则赐予了它强加的东西。

律法并没有摧毁自然，而是对其进行了指导；恩典并没有摧毁律法，而是呼唤律法发挥作用。

洗礼时接受的（表白的）信仰是基督徒和皈依者整个生命的源泉。

我们把真理本身当作偶像，因为真理离开了仁爱就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形象和偶像，我们必须既不能爱，也不能崇拜；我们更不能爱和崇拜它的反面，即虚假。

-----  
顺从和运用理性，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

理性的最后一个过程是认识到存在着超越理性的无穷事物；如果理性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是软弱无力的。

如果自然事物超越了它（理性），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超自然事物呢？

-----

顺从——我们必须知道何时怀疑，何时确信，何时顺从。不懂得这一点的人就不懂得理性的力量。有些人违背了这三条规则，要么把一切都当作证据，却不知道什么是证据；要么怀疑一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顺从；要么屈服于一切，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信仰有三种途径：理性、习惯和灵感（圣灵启示）。基督教只有理性，它不承认那些没有灵感（圣灵启示）就信教的人是它真正的孩子；这并不是说它排斥理性或习惯，恰恰相反，而是说有必要敞开心扉接受证明，通过习惯来确认自己，然后谦卑地向灵感（圣灵）献身，只有灵感（圣灵）才能产生真正有益的效果。基督的十字架不可撤离。

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宣传我们宗教的真理：一种是通过理性的力量，

另一种是通过演讲者（说话者）的权威。我们不会说我们使用的不是最后一种，而仅是第一种。“你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样说的经文是神圣的”，——但如果我们却说：“你们必须相信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那么，这些都是软弱无力的论据，因为理性屈从于一切。

如果我们将一切服从于理性，我们的宗教将一无所有。

神秘或超自然。如果我们违背了理性原则，我们的宗教就会变得荒谬可笑。

圣奥古斯丁说，如果理性不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顺从是一种责任，它就永远不会顺从。因此，当理性判断它应该服从时，它就应该服从。

虔诚不同于迷信。

虔诚到了迷信的程度，就等于毁灭了虔诚。异端指责我们迷信地顺从。这（虔诚的迷信）就是在做他们责备我们的事。

没有什么比否认理性更符合理性的了。

两个过度：排除理性和只承认理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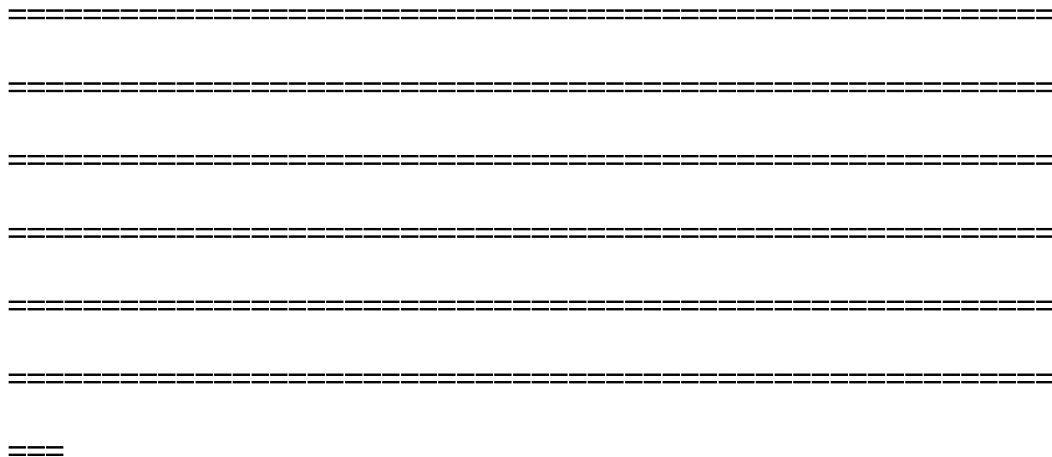
迷信和欲望。忌憚、邪惡的欲望、邪惡的恐懼。恐懼，不是源于对上帝的信仰，而是源于对上帝是否存在的怀疑。真正的恐惧（敬畏）源于信仰，虚假的恐惧源于怀疑。真正的恐惧（敬畏）与希望相伴，因为它源于信仰，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上帝充满希望；虚假的恐惧与绝望相伴，因为他们惧怕自己不相信的上帝。一类人（前者）害怕失去他，另一类人（后者）害怕找到他。

有一天，一个人对我说，当他从忏悔中走出来时，他感到无比的喜悦和自信。另一个人对我说，他仍然感到恐惧（敬畏），于是我想，这两个人加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好人，而每个人（分别地）都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他没有另一个人的感受。在其他事情上，情况往往也是如此。

对上帝的了解与对他的爱相去甚远。

我们每天不厌其烦地吃饭和睡觉，是因为饥饿和昏昏欲睡会重新出现；如果没有饥饿和昏昏欲睡，我们就会感到厌倦。因此，同样地，如果没有饥饿，我们会对属灵的事物感到厌倦。

=====  
=====  
=====



渴慕公义。

上帝温柔地处置万物，他的行为是通过理性将宗教注入人们的思想，通过恩典将宗教注入人们的心灵。但是，以武力和威胁“将宗教注入思想和心灵”，这不是将宗教注入思想和心灵，而是将宗教注入恐怖，即 *terrorem potius quam religionem*。

第一部分：没有上帝的人是悲惨的。第二部分：有上帝的人的幸福。或者第一部分：大自然是天然腐朽的。第二部分圣经显示了一位救世主。

对话安排。我该怎么办？我看到的只是无处不在的模糊。我该相信我什么都不是，还是该相信我是上帝？

一封引导人们追寻上帝的信。

然后让人们在哲学家、怀疑论者和教条主义者中间寻找他，他们（那些背离神的人）给所有寻找他（神）的人带来麻烦。

同情那些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还不够不幸吗？

首先要怜悯不信的人，他们的处境已经够悲惨了。我们不应该辱骂他们，除非这样做是有益的，但这样做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给朋友写一封劝告信，引导他去寻找，他就会回答：既然一无所获，寻求又有何益。然后回答他：“不要绝望”。他就会回答说，他很高兴能找到一些光亮，但（他误以为）根据这种宗教信仰，这样相信对他没有任何用处，因此，他宁可不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在写完我们应该寻求上帝的信之后，再写关于消除障碍的信；这是关于机制的论述，关于准备机制的论述，关于理性寻求的论述。

这封信显示了机制对证据的使用。信仰不同于证明；一个是人的信仰，一个是上帝的恩赐。Justus ex fide vivit. 上帝亲自将这种信念注入人心，而证明往往是这种信念的工具，即fides ex auditu；但这种信念在心中，让我们说的不是scio（机制、认知、理性），而是credo（信仰、信念、信靠）。

---

人们蔑视宗教，他们憎恨宗教，害怕宗教是真实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说明宗教并不违背理性；然后说明宗教是可敬的，让人们尊重它；然后让它可爱，让善良的人希望它是真的，然后证明它是真的。

可敬是因为它了解人类，可爱是因为它承诺了真正的美好。

我害怕自己犯错，害怕发现基督教是真实的、而不是自欺欺人地相信它是真实的。

“腐败堕落之后的安排”——处于这种状态的人，无论是满足于这种状态的人，还是不满于这种状态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一点，这是正确的；但让所有人都看到救赎，这是不正确的。

看看犹太人的整个状态中，有什么是清晰而不容置疑的。

除了“基本原理”一章之外，还必须加上“比喻的事物”一章，这一章涉及类型（预表）的原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时就被预言，为什么预言的方式模糊不清。



一封信，关于人类知识和哲学的愚蠢。

这封信是在分流之前写的。

安排——我完全可以按照下面这样的顺序进行论述：先说明各种生活状态的虚荣，再说明普通人生活的虚荣，然后说明哲学家、怀疑论者、委曲求全者生活的虚荣；但这样的顺序不会被遵守。我略知一二，知道这一点的人少之又少。任何人类科学都无法遵守它。圣托马斯没有保持它。数学能保持秩序，但数学因其深度而毫无用处。

一般的奇迹。

奇迹是检验教义的标准，而其中有假的，也有真的。必须有一个标记来识别它们，否则它们就毫无用处。

现在，它们（真正的神迹）并非毫无用处，相反，它们是最基本的。现在，这给我们的规则必须是不损害真正的奇迹对真理的证明，而这正是奇迹的主要目的。

摩西说了两点（申命记）：

-----

18:17 耶和華就對我說，他們所說的是。

18:18 我必在他們弟兄中間，給他們興起一位先知象你。我要將當說的話傳給他。他將我一切所吩咐的都傳給他們。

18:19 誰不聽他奉我名所說的話，我必討誰的罪。

18:20 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說我所未曾吩咐他說的話，或是奉別神的名說話，那先知就必治死。

18:21 你心里若說，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話，我們怎能知道呢？

18:22 先知托耶和華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

13:1 你們中間若有先知或是作夢的起來，向你顯個神迹奇事，

13:2 對你說，我們去隨從你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事奉它吧。他所顯的神迹奇事雖有應驗，

13:3 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作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

13:4 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事奉他，专靠他。

13:5 那先知或是那作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治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13:6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13:7 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

13:8 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

13:9 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

13:10 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

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

13:11 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13:12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

13:13

13:14 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

13:15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

13:16 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

13:17 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怜恤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

13:18

---

这两点可以总结为：——预言会实现（申命记第十八章），也不会导致偶像崇拜（申命记第十三章）；耶稣基督说了一点。

马太福音

24:23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24:24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24:25 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24:26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24:27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24:28 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

---

---

---

---

从来没有人因为自称看到的奇迹而殉道；人们的愚蠢或许会因为土耳其人相信的传统奇迹而殉道，但不会因为他们看到的奇迹而殉道。

---

如果没有虚假的奇迹，就会有确定性。如果没有检验奇迹的规则，奇迹就毫无用处，信仰也就没有了理由。

现在，从人类的角度来说，除了理性，人类没有任何确定性。

有人说：相信教会，但没有人说：相信奇迹；因为后者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前者。前者需要戒律（诫命），后者不需要。

---

我多么痛恨那些让人怀疑奇迹的人。在其两段文字中，蒙田都是这样谈论奇迹的。在一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多么谨慎（秉持怀疑、不信的立场），而在另一个段落中，他却相信奇迹，并嘲笑不信的人。

## 人不相信的原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7. Cum autem tanta signa fecisset, non credebant in eum, ut sermo Isaye impleretur. 等。

### 约翰福音

12:37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

12:38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阿，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12:39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

12:40 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12:41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

-犹太人在祈祷，而古希腊人在思考。

不相信真正奇迹的理由是缺乏仁慈。约翰 Sed vos non creditis quia non estis ex ovibus. 相信假神迹的理由是缺乏仁慈。

## 帖撒罗尼迦后书

2:1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2:2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或作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2:3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2:4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2:5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2:6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2:7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2:8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2:9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



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2:10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2:11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2:13 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2:14 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2:15 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

2:16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

2:17 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

---

神迹是宗教的基础；那么，上帝是否反对神迹，反对我们对祂信仰的基础？

如果真有上帝，对上帝的信仰必然存在于世间。现在，反基督者没有预言耶稣基督的神迹，但反基督者的作为与假神迹，却被耶稣基督预言了。

摩西预言了耶稣基督，并命令跟随他；耶稣基督预言了敌基督，并禁止跟随他。

在摩西时代，不可能有人对不为他们所知的敌基督坚信不疑，但在敌基督时代，相信已经为人所知的耶稣基督却（可能使假先知的欺骗）轻而易举。

没有理由相信敌基督，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耶稣基督，但有理由相信耶稣基督，而其他理由却不存在。

---

标题：为什么人们会相信那么多说自己见过奇迹的骗子，而不相信那些说自己有让人长生不老或返老还童秘诀的偏方药物的人

呢？因为如果没有真药，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假药，也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相信这些假药。如果没有任何良方，如果所有的疾病都是不治之症，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想象他们能够提供良方，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相信那些吹嘘自己有良方的人。就像如果一个人吹嘘他能（通过药物）防止死亡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他，因为没有这样的例子。

但是，由于有许多补救措施都是属灵的、属于精神性质、信仰性质的，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的知识也认为这是真实的，所以，人们的信仰就会因此倾向于此；既然人们知道这件事是可能的，那么人们就会因此得出结论：这是真的。因为公众通常是这样推理的：一件事是可能的，所以它是真的；因为这件事不能被普遍否认，因为有一些特定的结果是真实的，所以人们无法分辨哪些特定的结果是真实的，就会相信所有的结果。这就是人们把那么多虚假的效应归因于月亮的原因，因为有一些效应是真实的，比如潮汐。

预言、神迹、占梦、抽签等也是如此。如果在所有这些事情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真实的事情，也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其中的任何事情；因此，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没有真实的奇迹，仅仅因为有那么多的奇迹都是假的；相反，我们必须说，肯定有真实的奇迹，因为有假的奇迹，而假的奇迹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有些奇迹是真实的。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推理宗教，因为如果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宗教，人们就不可能想象出这么多虚假的宗教。

有人反对说，野蛮人也有（敬拜宇宙天地造物主的）（真）宗教，但我们回答说，他们听说过真实的宗教，大洪水、割礼、圣安德烈十字架等都表明了这一点。

在考虑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虚假的神迹、虚假的启示、拈阄等等之后，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有真实的神迹、真实的启示、真实的宗教。除非有一个是真实的，否则不可能有这么多虚假的神迹、虚假的启示、虚假的宗教。因为如果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人们就不可能想象出来，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人相信。但是，由于曾经有过非常伟大的事情是真的，而且被伟大的人所相信，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几乎每个人都有能力相信假的事情。

假奇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真奇迹；同样，假宗教之所以存在，也是因为有真宗教。

圣奥古斯丁说，如果不是神迹，我就不是基督徒了。

如果不是神迹，不信耶稣基督就（在此事上）没有罪，（人就按着本身应有的、上帝所置于其中的良知道德律法受到上帝审判）。

不可能不合理地相信奇迹。（即神迹应当符合上帝自己的话语、启示、道德法则。申命记13章。）

神迹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上帝有必要警告我们不要把所有神迹（都自动地）归于他，尽管上帝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没有这一点，神迹就会扰乱人心。

因此，《申命记》第十三章中的这些经文反对神迹的（终极）权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它们的力量了。敌基督也是如此，“甚至可能诱惑选民”。

犹太人用圣经来判断神迹，蒙蔽了自己。上帝从未离开过他真正的崇拜者。与其他任何人相比，我更愿意追随耶稣基督，因为他有神迹、预言、教义、永恒等。

耶稣基督行神迹，然后是使徒和众多早期圣徒。

神迹是他们的（唯一）（超自然）见证。人们（旧约先知们）预言弥赛亚将使万民皈依，如果没有万民的皈依，这个预言就不可能实现。除非万民看到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的效果，否则他们也不可能皈依弥赛亚。因此，在弥赛亚死而复活、使万民归信之前，一切都没有实现，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需要神迹。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针对犹太人的神迹了，因为预言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持久的神迹。

（尚未实现的）预言并不被称为神迹，正如圣约翰所说的第一个

神迹发生在迦拿，然后是耶稣基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话，向她揭示了她所有隐藏的生命。然后他医治了百夫长的儿子。

耶稣基督证明自己是弥赛亚，不是通过圣经和预言来验证他的教义，而总是通过他的神迹。

他用奇迹证明了他能赦免罪孽。

耶稣基督说，不要因你们行神迹而喜乐，要因你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喜乐。

“他们若不信摩西，也不信那从死里复活的”。

尼哥底母从他（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中认识到，他的教义来自上帝。Scimus quia venisti a Deo, magister, nemo enim potest facere quæ tu facis, nisi Deus fuerit cum eo. 尼哥底母通过神迹认识到他的教义是上帝的。

这里没有真理的国度，她在人世间默默无闻地游荡。上帝给她蒙上了一层面纱，让那些听不见她声音的人认不出她来；甚至连那些至少非常明显的真理也被亵渎了。如果福音的真理被公布，相反的真理也会被公布，问题就会被掩盖，使人们无法辨别，他们就会问我们：“你有什么使你比别人更信呢？这教义必须得到奇迹

的支持”，这是他们亵渎教义的借口。如果奇迹发生了，就会有人说，没有教义，奇迹是不够的，这是对奇迹的另一种亵渎。

耶稣基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并在安息日行了许多神迹，因此他弄瞎了法利赛人的眼睛，因为他们说神迹必须经过教义的检验。

“我们有摩西，但至于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们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但他却创造了这样的奇迹，这太奇妙了。

耶稣基督既没有反对上帝，也没有反对摩西。

两约所预言的敌基督者和假先知将公开反对上帝，反对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是不隐藏的。无论谁是暗中的敌人，上帝都不会允许他公开行神迹。

在一场公开的争论中，如果双方都宣称自己站在上帝、耶稣基督或教会一边，那么假基督徒这边从来没有出现过神迹，而另一方却一直有神迹。

“他有一个魔鬼” 约翰福音第十章 21 节”还有人说，魔鬼能开瞎子的眼睛吗？”

约翰福音

10:20 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

10:21 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

耶稣基督和使徒们从（旧约）圣经中得出的证据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们只是说摩西预言会有一位先知降临；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先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这些经文只是为了说明我们没有违背（旧约）圣经，也没有矛盾，而不是说明我们是一致的。这就足够了，没有矛盾；而且还有神迹。

因此，他认为神迹是他教导的确凿证据，犹太人必须相信他。事实上，正是神迹让犹太人的不信变得如此值得责备。

上帝和我们人类之间有一种相互的责任：Quid debui。”上帝在以赛亚书中说：“控告我吧。上帝必须实现他的诺言，等等。

人们有责任接受上帝赐予他们的宗教。上帝有义务不把人们带入误区。如果创造奇迹的人宣布的教义在常识看来不是明显错误的，如果创造奇迹的人没有警告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假的教义，那么他们就会陷入错误。



就像一个人向我们宣布上帝的秘密一样，他的私下见证不值得相信，恶人会因此怀疑他；同样，当一个人作为他与上帝相交的标志，使死人复活、预言未来、医治病人时，没有一个恶人会不屈服，法老和法利赛人的不信是超自然的坚硬的结果。

因此，当我们同时看到奇迹和不值得怀疑的教义时，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但是，当我们看到神迹和可疑的教义同在一边时，我们就必须看看哪一个最清楚。

上帝的大能超越这一切他的敌人。

犹太驱魔师被魔鬼殴打，他们说：“耶稣我们认识，保罗我们认识，但你们是谁？”神迹是为了教义，而不是教义为了神迹。但如果（仅凭）神迹是真的，我们（仍）不能说服人们信奉所有的教义，因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必须根据奇迹来判断教义，我们必须根据教义来判断奇迹。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矛盾。

因为我们必须分清时代。

从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来看，一个人不可能隐瞒他的邪恶教义，只让善良的教义显露出来，假装他与上帝和教会是一致的，却创造奇迹，在无形中暗示一种虚假而微妙的教义。这是不可能的。

更不用说，了解人心的上帝会为这样的人创造奇迹。

引导（教导）人，与误导人入歧途之间有很大区别。上帝会引导人，但他不会使人犯错。试探是提出一些没有必然性的场合；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就会做某件事。引人入歧途，是让人不得不形成并遵循错误的结论。

这是上帝所不能做的，但如果他在一个模糊的问题上为谬误一方创造奇迹，他就会这样做。

在《旧约》中，当他们让你远离上帝时，在《新约》中，当他们让你远离耶稣基督时。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某些奇迹排除在可信范围之外的。没有必要排除其他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排斥所有来到他们身边的先知。如果他们不把那些否认上帝的人排除在外，他们就犯了罪；如果他们把那些没有否认上帝的人排除在外，他们也犯了罪。

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个神迹时，我们要么立刻默许，要么立刻对它产生怀疑。我们必须看清它是否否认上帝、耶稣基督或教会。

神迹不是用来改变信仰的，而是用来定罪的。

Et ingemiscens ait; Quid generatio ista signum quærit. Marc. viii. 12. 他们问了一个不好的意图的迹象。非 poterat facere。尽管如此，他还是许诺给他们约拿的记号，这是他复活伟大和无与伦比的证据。

### 马可福音

8:11 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

8:12 耶稣心里深深地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

### 马太福音

12:38 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12:39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12:40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12:41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

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12:42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12:43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

12:44 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12:45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 马太福音

16:1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16:2 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16:3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

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16:4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

Nisi videritis signa non creditis. 他（耶稣基督）并不是责怪他们在没有神迹的情况下不相信，而是责怪他们自己没有见证神迹。

圣保罗说：“敌基督的标志是泯灭”。帖后二

帖撒罗尼迦后书

2:1 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

2:2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现在或作就）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2:3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2:4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

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

2:5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2:6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

2:7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2:8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2:9 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但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

2:10 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2:11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

2:12 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

-----

基督教会会有三种敌人：犹太人，他们从不属于教会；异端，他们从教会中退出；坏基督徒，他们从内部撕裂教会。

-----

宗教（基督教）适用于各种智力。有些人只考虑宗教的建立，而这种宗教（基督教）它的成立本身就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有些人追溯到使徒时代；更有学识的人则追溯到世界之初；天使们看得更清楚，也更早。

-----

那些因为耶稣基督的神迹而追随他的人，尊重他的能力所创造的一切奇迹。但那些声称因耶稣基督的神迹而追随他的人，实际上只是因为耶稣基督安慰了他们，用世俗的东西满足了他们，而当耶稣基督的神迹与他们自己的便利背道而驰时，他们就会贬低耶稣基督的神迹。

Joh. ix: Non est hic homo a Deo, quia sabbatum non custodit.  
还有人何以能面对自己的罪孽？

不拥护耶稣基督却说出来，与不拥护耶稣基督却假装拥护，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一方可以创造奇迹，而另一方则不行，因为很明显一方是违背真理的，而另一方则不是；因此奇迹就更加明显了。

“你们若不信我，至少要信神迹”，他（耶稣基督）把神迹作为最有力的证据。

他（耶稣基督）曾对犹太人和基督徒说过，他们不应该总是宣扬神迹；但法利赛人和文士还是大肆宣扬他（基督）所行的神迹，并极力证明这些神迹是假的，或是魔鬼所行的，因为如果他们承认这些神迹是上帝所行的，就一定会被说服。

但我们不需要这样辨别。这里有一件圣物（十字架），这里有一根来自救世主王冠上的刺，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力量，它靠着为我们所流鲜血的直接力量创造奇迹。因此，上帝在这里公开彰显他的大能。

在这里，不是有人以一种未知的、可疑的美德创造奇迹，让我们难以分辨；而是上帝自己，是他独生子的激情，他在许多地方选择了这里，让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在他们的软弱中得到奇迹般的帮助。



因为耶稣基督与魔鬼作对，摧毁了魔鬼控制人心的国度（驱魔就是其中的一个形象、预表），建立了上帝的国度。所以他又说： Si in digito Dei, regnum Dei ad vos: Si in digito Dei, regnum Dei ad vos。

耶利米书 xxiii.32. 假先知的神迹。在希伯来语和瓦特布尔语中，它们被称为琐事。

耶利米书

23:21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竟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竟自预言。

23:22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

23:23 耶和華說，我豈為近處的神呢？不也為遠處的神嗎？

23:24 耶和華說，人豈能在隱密處藏身，使我看不見他呢？耶和華說，我豈不充滿天地嗎？

23:25 我已聽見那些先知所說的，就是托我名說的假預言，他們說，我作了夢。我作了夢。

23:26 說假預言的先知，就是預言本心詭詐

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

23:27 他们各人将所作的梦对邻舍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

23:28 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華说的。

23:29 耶和華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

23:30 耶和華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

23:31 耶和華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華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

23:32 耶和華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矜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華说的。

23:33 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華有什么默示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阿。耶和華说，我要撇弃你们。

23:34 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華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

23:35 你们各人要对邻舍，各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23:36 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各人所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重担和默示原文同），因为你们谬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

23:37 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你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23:38 你们若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我也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

23:39 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

23:40 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

Portentum 的意思是图像，《耶利米书》1.38，在希伯来语和瓦特布尔语中意思相同。以赛亚书第八章第 18 节。

以赛亚书

8:18 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

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8:19 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

8:20 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

8:21 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

8:22 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

耶稣基督说，他和他的意志在神迹中。

耶稣基督说，圣经为他作见证，但他没有全部说明是在哪方面。

即使是预言也无法证明耶稣基督复活前的事迹，因此，如果没有教义，神迹也是不够的，那么在他死前不信他的人就不会受到责

备。现在，那些在他复活后不信他的人都是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借口。因此，他们必须抵制确凿的证据。现在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预言实现）的证据，但只有（复活的）神迹，因此只要教义不违背，神迹就足够了，它们应该被相信。

《约翰福音》vii. 40. 犹太人之间的争论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之间的争论一样。一方相信耶稣基督，另一方却不相信，因为预言说他应该出生在伯利恒。他们本应更仔细地询问他是否出生在伯利恒。因为他的神迹是令人信服的，他们本应非常确定他的教义与圣经的这些所谓矛盾之处，但这种模糊不清不是他们的借口，而是蒙蔽了他们。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因为所谓但不真实的矛盾而拒绝相信神迹的人是不能被原谅的。

当人们因他所行的神迹而信他的时候，法利赛人说：“这不遵行律法的百姓是可咒诅的，但在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中没有一个信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没有先知”。尼哥底母回答说：“我们的律法岂是未听见人，就先审判人吗？”

### 约翰福音

7:37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7:38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7:40 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

7:41 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7:42 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7:43 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分争。

7:44 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

7:45 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

7:46 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

7:47 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

7:48 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

7:49 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

7:50 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

7:51 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作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

7:52 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

《士师记》第十三章 23 节。“主若要杀我们 就不会让我们看见这一切”。

13:22 玛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

13:23 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我们从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

《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寡妇对使她儿子复原的以利亚说：“我以此知道你的话是真的。”

《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以利亚与巴力的先知。在有关真神或宗教真理的争论中，从来没有发生过奇迹是发生在错误的一方而不是真理的一方。

---

难以置信的人是最容易相信的。他们相信维斯帕先的神迹，是为了不相信摩西的神迹。

---

教会一直受到相反错误的攻击，但也许从未像现在这样同时受到攻击；如果说教会因错误繁多而遭受更多苦难，那么教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就是这些错误会相互摧毁。

---

---

---

---

---

---

---

---

---

（基督教）信仰包含许多看似矛盾的真理。笑有笑的时候，哭有哭的时候，等等。

其根源在于耶稣基督的两个本体的结合。



还有两个世界。创造新天新地、新生命、新死亡，万物加倍，名称不变。

最后是义人的两个本性，因为他们是两个世界，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和形象。因此，所有的名称都适合他们：义人、罪人；虽死犹活、虽活犹死；选民、后裔等等。

因此，在信仰和道德方面存在着大量看似相互矛盾的真理，但它们却以一种奇妙的秩序共同存在着。

所有异端邪说的根源都是对其中一些真理的排斥。

而异端对我们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的根源，就是对其中一些真理的无知。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理解两个相反的真理之间的关系，认为接受一个真理就意味着排除另一个真理，于是他们接受了一个真理，却排除了另一个真理，认为我们在另一方面。现在，排斥是他们异端邪说的原因，而不知道我们持有另一个真理则是他们反对的原因。

---

---

第一个例子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阿里乌派无法调和他们认为互不相容的这两件事，就说他是人，但他们否认耶稣是神，所以他们是异端。他们断言我们否认他的人性，到目前为止，他们是无知的。

因此，阻止异端邪说的最捷径就是传授所有真理，而驳斥异端邪说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宣告所有真理。异端会怎么说呢？

所有的错误都更加危险，因为他们遵循的都是一个真理，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遵循的是一个错误，而在于他们没有遵循另一个真理。

四种人：有热情无知识，有知识无热情，既无知识又无热情，有热情又有知识。

宗教的三个音符：永恒、美好生活、奇迹。

异教徒总是攻击这三个他们没有的音符。

---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一些松懈的宗教人士和一些腐败的法学家（他们并不属于等级制度的成员）确实沉浸在这些腐败之中，那么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教会的真正牧师们，他们是神圣话语的真正保存者，在那些竭力破坏神圣话语的人的努力下，始终不渝地维护着神圣话语。

因此，信徒们没有任何借口去追随那种松懈的行为，而这种松懈的行为只能由陌生人的手提供给他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牧师以慈父之手向他们介绍的正确教义。恶人和异端没有理由把这些弊端作为上帝对教会的旨意有缺陷的标志，因为教会在等级制度的躯体中真正存在，目前的状况远不能证明上帝抛弃了她，使她堕落，上帝从未像今天这样明显地保护她免于堕落。

因为，如果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因为非凡的使命而宣布退隐，并采用了宗教服饰，以便他们能够生活在比普通基督徒更完美的状态中，但他们却陷入了令普通基督徒感到恐惧的混乱之中，并在我们中间变得像假先知在犹太人中间一样；这是一个私人和个人问题，我们确实必须对此表示遗憾，但我们不能从中得出任何不利于上帝对他的教会的关怀的结论；因为所有这些事情都有如此明确的预言，而且早就已经宣布会因为这些人而出现试探，所以当我们将受到良好的教导时，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上帝对我们的遗忘，不如说是上帝的指引。

如果你不知道这一切都必须发生，包括王子、先知、教皇，甚至牧师，那你就是对预言的无知。但教会必须坚守。蒙上帝的恩典，我们还没有走得太远。这些牧师有祸了。但我们希望，上帝会以他的仁慈赐予我们，使我们不在他们之列。

保持和平而损害真理是虚假的虔诚。保持真理而伤害仁爱也是虚假的热情。

他们的虚荣往往源于他们的错误。

以先辈的过错为榜样，以殉道者的苦难为榜样。

如果人们认识自己，上帝就会治愈和赦免。Ne convertantur, et sanem eos, et dimittantur eis peccata. 以赛亚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

在这个时代，真理是如此模糊，谬误是如此牢固，除非我们热爱真理，否则我们将无法认识真理。

正如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不为人知一样，他的真理也在普通观点中

保持不变，没有任何外在差异。圣餐也是如此。所有的信仰都包含在耶稣基督之中，所有的道德都包含在渴望和恩典之中。

“我为我保留了七千人”；我爱世人甚至先知都不知道的崇拜者。

相信形式是迷信，而拒绝服从形式则是骄傲。

正如国家和平的唯一目标是安全地保护人民的财产，教会和平的唯一目标也是安全地保护真理、她的财产和她心中的宝藏。如果因为害怕扰乱安宁，而允许敌人进入一个国家，不加反对地进行掠夺，那就是与和平的好处背道而驰，因为和平只是为了财产的安全才是公正和有益的，当和平使财产遭到破坏时，它就变得不公正和有害了，而为了保卫财产而进行的战争就变得公正和必要了。因此，在教会中，当真理受到信仰之敌的攻击时，当人们想把真理从信徒的心中夺走，使谬误统治教会时，保持和平与其说是为教会服务，不如说是背叛教会，与其说是捍卫教会，不如说是毁坏教会。在真理统治的地方破坏和平显然是一种犯罪，而在真理被摧毁的地方安息也是一种犯罪。和平有正义的时候，也有不正义的时候。和平有和平的时候，战争有战争的时候，辨别和平与战争是真理的利益所在。但是，真理没有时限，错误也没有时限，相反，经上说，上帝的真理永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说他来是要带来和平，他也说他来是要带来战争。因此，真理是事物的第一准则和最终目的。

教会的两大主要利益是维护信徒的虔诚和改变异教徒的信仰，因此，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些派别，要引入那些比任何其他错误都更有可能永远阻止异教徒进入我们的教会，并对那些仍然留在我们身边的虔诚和基督教徒造成致命的腐蚀，我们感到无比悲痛。因为，除了每个基督徒都必须对这些乱象有所感觉之外，我们更有义务去纠正它们，运用上帝所赋予的权威，使他所托付的人民，能够在他的旨意之下。

如果说“不同”就是“谴责”，那你就说对了。没有多样性的统一对他人毫无用处，而没有统一的多样性则会毁了我们。一损俱损。

我们应该听取双方的意见，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很谨慎。

顺从上帝胜过顺从人。

（以下略）